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为谁而敲？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英]约翰·多恩《没有人是孤岛》 | 李敖译



子尤，1990年生于北京，4岁时就已开始创作诗歌。一路成长都有诗歌相伴，曾获“世纪杯”、“春蕾杯”征文大奖。

2004年3月，在北达资源中学读初二的子尤被查出患有纵隔肿瘤，手术成功后又因为化疗得了白血病。两年多的艰苦治疗，被子尤乐观地概括为“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他那对待疾病和人生的乐观态度，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子尤的博客从2006年1月17日开始记录，到9月17日停止更新，我们一起见证了16岁少年的坚强与勇敢。在整整8个月的时间里，子尤用热情、乐观、文字与生命赛跑，他收获了鼓励与祝福，正如他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所言：生亦漂亮，死亦漂亮！

子尤于2006年10月22日告别了他所深深热爱的人世。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

责任编辑：张兆刚

封面设计：**中飞时代**
13439967288



画



因为他是天使 所以飞离人间

子尤 著 柳红 编



画天

子尤的世界

东方出版社

20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

女的只有一个

张爱玲

男的就是我

子尤

他的生命很短，但他活出了自己……以他的年纪表现出来的才情以及意志是很稀有的，但天不假年，以后的才气竟看不到了。

——李 敖

他是个1990年出生的孩子，聪明乐观有才华。我看过他的不少文章，很喜欢他。不在学校的求医生活反而给了他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精神……任何真正的作者，都是独立于世的孤儿，既然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死只是彻底的独立、安静的思考罢了。

——韩 寒

他怎么能就这样离开我们呢？我以为子尤会永远地笑下去，他的热情让人会忘记他是个带病的孩子，总觉得在他身上会出现一个奇迹，而不是这样的结局。

——陈鲁豫

诗歌对多数人来说都不是地狱，但只对少数人是天堂。

——《北京青年周刊》



画天

子尤的世界

子尤·著

柳红·编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天——子尤的世界 / 子尤著. 柳红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60-2420-4

I. 画... II. ①子...②柳...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1164 号

画 天——子尤的世界

HUATIAN —— ZIYOU DE SHIJIE

著 者: 子尤 著 柳红 编

责任编辑: 张兆刚

文字编辑: 马志明

装帧设计: 中飞时代书装设计机构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 www.peoplepress.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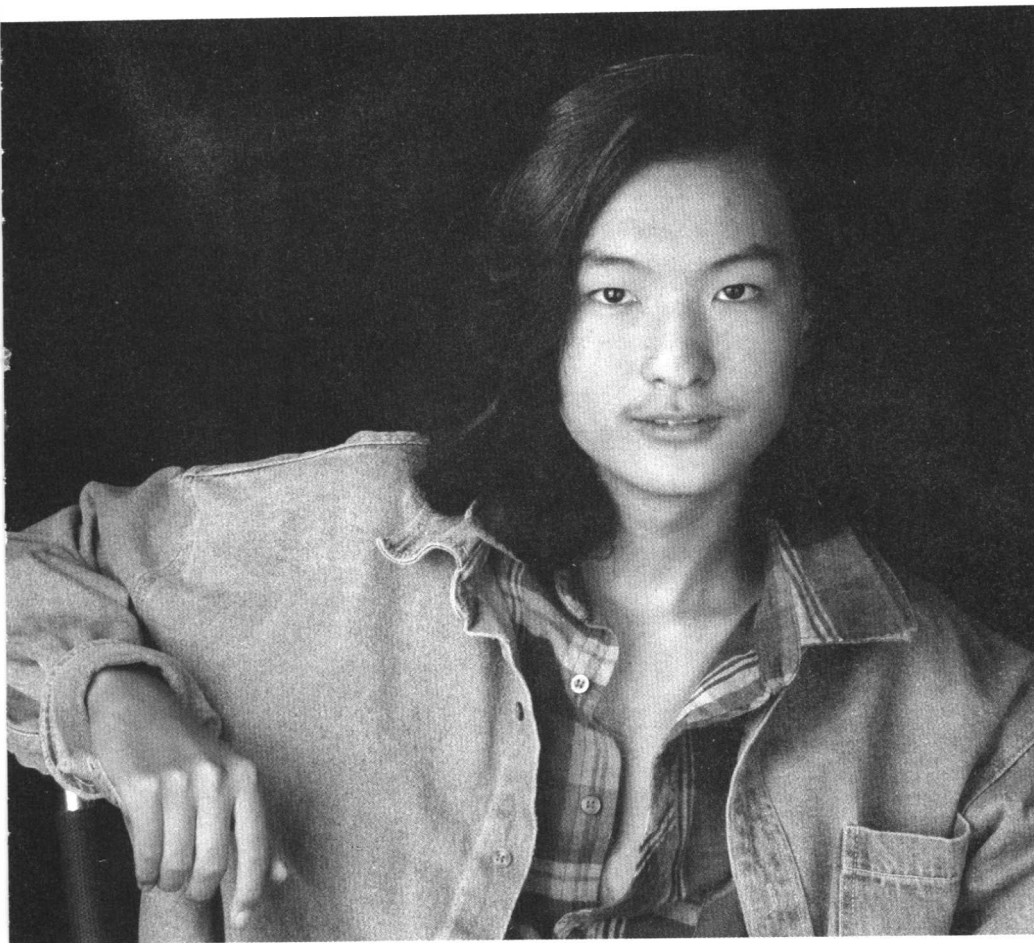
印 张: 8.75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0-2709-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子尤 · 2006 年摄于在野工作室。



目 录

序·子尤是一首写也写不完的诗 / 柳红 012

用自己的颜色画天 028 →→→→→→→→→→→

命运的琴弦 / 030

两个人的奇迹 / 033

只为这一刻 / 039

好吧！你就走吧！ / 041

告别卷发 / 043

知道吗我的小弟弟 / 045

我们的时代 / 052

写给一位刚认识就离去了的姐姐 / 056

那时 / 058

· 为中国电影百年留言 / 060

如果世界明天毁灭 / 062

当你老了 / 066

床上的遐想 / 068

有这样一群人 / 070

给泓给我 /072

捉迷 /075

安宁 /076

罢了，不想她了 /078

我是你心头优雅的秋风 /079

我是谁 /081

献给我永远的 /083

羞涩小男生系列 /085

绘 /090

童话房间 /092

我的梦 /095

我的爸爸是什么 /097



寻觅 / 099

低语 / 101

定风波 / 103

我们的爸爸死了 / 104

青门饮·谈《卡门》 / 106

苏幕遮·嵌词牌 / 107

清平乐·春光 / 108

相信未来 / 109

老鼠与青蛙 / 111

赞一位女艺术家 / 113

生日 / 115

· 血色的黄昏 / 117

莫扎特咖啡馆 / 121

欧洲之旅组诗 / 122

在广西叠彩山 / 134

希望 /136

心的感伤 /138

雪(二首) /141

十一年 /144

梦幻 /146

闲情偶寄诗二首 /149

冬 /151

赞陈真 /152

无题 /153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 156

伟大的诗人都有一颗童心 /158

我的诗歌是有“脾气”的 /160

诗歌就是我头脑里的“童话房间” /161

真正的诗，从不服务于现实 /167



· 杂论：疾病与女生

——我享受不尽，每日高歌着她们的名字 / 172

[附录 1] 您赞赏的是整首诗呢，还是我引用您的那两句？

——子尤与北岛的通信 / 175

[附录 2] 小诗人的勇气、良知和沉痛感，都足以为我师

——子尤与邵燕祥的通信 / 177

子尤的奇异之旅 186 →→→→→→→→→→

· 尤其是那般红 / 188

是喘气也是传奇，是经历也是精力
是病床不是冰床，爱点滴也是点滴
是医院也是意愿，是医生也是一生
是血液也是学业，会痛哭不会痛苦
是病痛不是病童，爱生命才是圣明

[附录] 天高任你飞翔（文珊） / 222

· 生亦漂亮，死亦漂亮 / 227

永远的子尤 230

痛悼子尤(邵燕祥) / 232

我与子尤(陈玉明) / 234

与青春同行(李小雨) / 239

青春必须燃烧(王一方) / 250

愧对子尤(李泓冰) / 254

心疼子尤(朱正琳) / 256

自由地登了顶(杨晓光) / 260

依旧翩翩美少年(朱春标) / 263

李敖：天不假年，但子尤活出了自己(朱玲) / 268

[附录] 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子尤给李敖的信 / 272

那个时刻，星空灿烂(朱嘉明) / 276

跋·架在生死之间的永恒的桥梁 / 柳红 278

子尤是一首写也写不完的诗

柳红

翻看家里的本子，最早记录子尤嘴里说出来有点像诗的句子是在1994年6月30日，那时他4岁。我们家当时在劲松，离龙潭湖公园很近，那里的春夏秋冬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足迹，是子尤最初最多接近自然的地方。有一天，子尤爸爸记下了“儿呆作诗如下”：白云在蓝天上飘啊飘，/小鸟在树上叽叽地叫。/树儿在风中弯弯腰，/老呆和爸爸一起笑。

子尤小时候呆头呆脑，慢不楞腾，人家五六个月就长牙了，一对一对地长，他十个月才长，还是一颗一颗地出。走路也晚，老摔跤。说话，就更不清楚了，只有我这个当妈妈的能听懂。那年，我去伦敦经济学院上暑期学院，怕家人不明白他的意思，行前开列了一张清单，把他说的话用汉语拼音标记出来，如DE(一声) DEI(三声) DEI(二声)，是喝(喝)水；YA(二声) YA(三声) YI(二声)(念牙哑姨)，是毛主席。这种奇怪的说话方式，子尤长大后，我们俩曾多次研究过，他的“发明创造”是在声母上或是韵母上，试图总结出一套读音规则来，但是每一次都在哈哈大笑中不了了之，找不着规律。总之，这个孩子一开始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聪明伶俐，所以，子尤在家里，除了叫“宝子”，也被唤做“儿呆”。

1994年8月2日，子尤爸爸又记下“儿呆诗一首”：太阳公公将我们紧紧地拥抱，/我们满头大汗，/忽然一阵暴风起来，/将汗吹没了。

这是诗吗？这不是每个孩子嘴里都会冒出来的句子吗？那么，诗又是什么呢？

诗，可能更多是一种情怀。

子尤5岁时的一天，我带他去龙潭湖，登上玉带桥，凉风习习，只见

西天晚霞通红，桥下水波粼粼，目睹其情其景，他突然高声吟诵：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令旁边一位老者愕然。

诗的好听和可以吟诵的感觉，忽然被小子尤抓过来即兴抒情了。这是他对诗的感知，也是诗的魔力。诗里说什么好像不重要了，那种朗朗上口之感和苍茫的气势，足以推动心中有它的人脱口而出。

后来，我们还记录过子尤稚嫩的“诗”：小孩小时候，/这山高又大。/小孩长大了，/这山低又小。（1995年6月20日）

子尤上小学前，我们没有教过他认字和算术，因为经常咳嗽，幼儿园上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没有学到读和算的技术。而5岁生日我送给他的两样礼物——相声磁带和漫画书，却在他心里栽下了喜笑的种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相声、说相声、画漫画、编故事成了他最喜欢的事情。看他喜欢，我们就尽情地满足他。比如，买刘宝瑞、侯宝林的全套相声磁带，买德国漫画家布劳恩的漫画《父与子》。由笑和幽默，他认识了卓别林，热爱卓别林，我们又为他把卓别林的影像资料应有尽有地收集起来；由卓别林电影又进入电影世界，还有话剧，像滚雪球一样，兴趣爱好越滚越多。原想为他打开一扇扇美丽之门，引他进去看看，喜欢了，就走进去，不喜欢，带上门进下一个房间。没想到，这个小朋友迷恋一个又一个房间，穿行其中，乐不思返。

诗歌呢？诗歌还会找他。

1997年5月24日，还是在龙潭湖，我记下他说的两段儿，一个是《风景》：远看山哟高，/近看山哟小。/河水清清流，/大树笑啊笑。另一个

是《下雨》：天上下雨，／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水落到河里，／就像琴中的美丽。

如今回看，对于小孩子来说，诗是什么呢？诗不是文学，不装腔作势，不高大，是孩子的第一语言，是他首先会说的话。如果我们成年人不去打扰他，诗就驻在孩子心里，他可能会一直吟诵下去。只不过，大人常常打断他，打断这种自然天成的美妙语言，换之以一种被称之为语文和算术的技术，以及其他很多门类技术，在技术的磨炼中，孩子们诗的天性就消泯了。

当这种诗的天性被大人从孩子心中抽离走了以后，有时又被披上神秘鬼怪的样子，于是，给人们一些印象：诗人就是另类，玩高雅，搞行为艺术，抑郁自杀……

在子尤这儿，有意无意中，我们没有剪断他和诗相连的那根脐带，通向诗歌的天窗始终为他敞开着。所以他一口相声，一口诗歌，一边乐呵，一边抒情，跳来跳去，平易平常。

此时，子尤更爱相声和漫画，在自己写的一些顺口溜似的小诗旁，他都要配上漫画。诗、漫画、相声在他心里是一样的，可是，在世人那里，它们是大雅大俗。子尤不吝，不嫌弃，不骄傲，好玩儿的、有意思的、新鲜的、美的，通通收下。他怀揣着这些宝物，“一路快乐而美好”（子尤语）。

1996年9月，子尤开始在西城区红庙小学上学，他继续玩积木、编故事、讲故事、说相声、模仿卓别林，迈着卓别林的步子，小朋友叫他“卓别林大师”。有一天他放学回家，我看见老师在作业本上写着：上课唱歌，多次制止后还唱。这是怎么回事呢？子尤解释说：上着上着课，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来卓别林的电影音乐，于是便唱了出来，老师批评他，过一会儿他就忘了，还是情不自禁地唱。

从他8岁起，我较多地教子尤背古诗。子尤爱模仿，一边背，一边开始自己写。我们家里公认他的第一首旧体诗是讲泰坦尼克号的，名字叫《沉船》，诗云：船在海上飘，／人往水里掉。／要问为什么？／撞上冰山了。（1998年7月5日）背了词以后，子尤也试着按格式套写，比如一首《丑奴儿》，他写的是：有个孩子叫子尤，／他真可怜，／他真可怜，／可怜时代

好几年。// 爸妈逼我学弹琴，/ 特别没劲，/ 特别没劲，/ 希望找个新事情。(1998年10月1日)

他“控诉”了我们对他的逼迫，讲了自己的心情，现在来看，令我难过和自责。子尤从5岁开始学钢琴，学得不好，挨了不少打。显然，这种生活是他不想要的，学了辛弃疾的《丑奴儿》之后，首先就用来表达这份心思了。真是“我手写我心”啊！好在不久之后，我们停掉了琴课。又过了几年，一部肖邦的传记片《一曲难忘》令他燃起了对钢琴的向往，称要做肖邦第二。这一次他主动要求学，于是，又为他找老师学琴，只不过，他在跟学技术方面实在是表现不佳，比如，他常常不按照谱子上标记的指法去弹，而是自创一套，别扭而高难度，上课时令人尴尬。上了中学，功课繁忙，子尤的琴课就又中止了。

8岁时，子尤还用《丑奴儿》的词牌写过一个《里夫演超人》，最后几句是：不容易啊，不容易，从早到晚直出气。这成了我们家甚至朋友们的口头禅。我们动不动就说：“不容易啊不容易，一天到晚直出气。”

子尤8岁时候的诗歌，最有气概的要数《中国落后时代》了。那大概是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之后所写：披发三千丈，/ 足有黄河长。/ 不知何时禁，/ 谁能往里闯……这显然是借用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在说了一年的“顺口溜”之后，子尤开始写自由诗。

那是2000年1月21日，子尤9岁。我们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听诗歌朗诵会，走北海、景山、故宫一路。行至故宫角楼，只见底下青光，顶上月光，交相映射，子尤吟诵道：北京城，/ 你这苍老的风，/ 我将伴随你——一生。我真激动啊！沿着故宫围墙经过护城河，我跟子尤讲我们小时候在这儿滑冰，那时这里不这么冷清，满是奔跑的孩子和欢声笑语。从这里延伸到平凡的滑冰场，/ 那是我妈妈青春时梦想的地方。/ 她在冰上自由地飞翔，/ 不时重重地摔上一跤，/ 嘴中的微笑却在荡漾。他的嘴里又溜出来一段儿。到了中山公园东门，站在路灯下，雪花从天而落。银雪轻飘，/ 落在我的脸上、头上/ 一种轻爽感觉/ 在我身上流淌。/ 回头仰

望，/天边茫茫。他的诗兴控制不住了。在这古城中，/在风雪环抱中，/伟大的历史重重。/雪犹如繁星，飘落，飘落，/夜风习习，/我在叉枝下高歌这美丽的时刻，/耳边响起天空里深不可测的声音，/——那是过去与未来的大钟。我飞快地记录，惟恐丢失。

此前，他并没有读过自由诗，并不知自由诗为何物。

接下来一首写于万圣书园的《梦幻》，也是这样。那天在书店里，我们各自看书，他拿起一本傅雷译的《米开朗基罗传》翻看，突然走到我身边说：“诗兴来了，要写，快给我一支笔，不然我的诗就要跑了。”我们翻出纸笔，他坐在长方形的大木头桌子上写起来了。以后，这首诗成了他在北大附小朗诵的保留节目。

也是在9岁，子尤开始了大规模的阅读名著，如《西游记》、《水浒》、《战争与和平》、《飘》、《简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射雕英雄传》等等。从此，博览群书，涉猎古今。

背古诗文有过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他8岁那年的中秋节，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带着子尤从缸瓦市姥姥家回郎家园社科院宿舍，在公共汽车上教了他一路，但是他玩性重，不专心，背了一小时也没背下来。到了宿舍院，我说，你就在院子里背吧，背会了再回家。说得虽狠，心中不忍，进了家我赶紧让子尤爸爸出去看孩子。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回来了，词已经背下来了。这首词，是子尤记得最牢固的一首，不用走脑子就从嘴里溜出来。背《滕王阁序》也是，用了好几个周末，中间还闹过气。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的东西太多，所以，背诗的时候，我和儿子一起背，补课。一家三口高声朗诵《滕王阁序》也是我们家的常景。后来，子尤可以自然地欣赏和运用这些美妙的古诗文了，他认为过去的私塾强迫孩子背书，有一定道理。我也深感那种背法对孩子的益处，不过，如果是现在，我不会那么执拗地要求他，会给他更长的时间慢慢背。

1999年，我们家从社科院的宿舍搬到北大宿舍，子尤也转入北大附小四年级。我惦记着要为他打一个比较好的古诗文基础，想找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来做家教。于是，我在北大校园网上发了一个消息，不久就接到一位同

学的电话，他说自己虽然不是中文系的，但是能背诵很多诗篇，熟悉经书，可以胜任。我便约他来家里试讲一次。这个同学叫陈玉明，安徽口音很重，连我都听不清楚，我想，那些优美的诗篇用好听的口音朗诵出来似乎是最起码的条件，所以并不满意。可是，第一次课上下下来，子尤觉得陈玉明不错，并不在乎他的口音。日后，子尤也常常模仿这小老师，用安徽口音摇头晃脑、长腔长调、自我陶醉式的朗读方法。子尤为什么选定这位老师了呢？大概是觉得他有学识，而且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古文家教延续了好多年，从先秦诗歌读下来，古文穿插其中。陈玉明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曾带子尤旁听了两次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第一次旁听的是给在职研究生讲的课，子尤这个小生顶认真，临下课，老师说下一次讲《滕王阁序》，子尤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兴奋不已。第二次是2005年，子尤住在北大校医院时。日常诵读古诗文是我们的课业，常常早上起来先读一篇，然后再开始当天的工作和学习。有一阵儿，纳兰词也是他的掌中读物。

2003年“非典”时期，子尤在家读宋词，说“很受震动，也学着填了几首，却总没它那种节奏感”。比如，有一首《清平乐·春光》：春光戏谑，/ 又是闲时月。/ 似水流年回感掠。/ 这流度，/ 歌一阙。// 风筝舞，/ 去匆匆，/ 梦人情总幽空。/ 朱粉醉迷欢笑，/ 回眸一脸残容。（2003年6月2日）

确实，子尤一直没有钻进词的领域。我猜想，那种刻意的规整，可能被潜意识地视为“技术活儿”了，与他的本性不合。不过，他也极欣赏那种工整的美妙。

子尤的朗诵水平高超，毫无小学生惯常的腔调，用心用情，气贯长虹。我说他无师自通，他说遗传于我。我中学时代在东城区少年官朗诵组和北京少年官话剧组，有过一点儿训练。子尤小时候在学校朗诵，是我给他排练；大了以后，不得了，我只有欣赏叫好的份儿。最精彩的一次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去北京郊区和朋友共度世纪之夜，迎接千禧年。那晚，子尤穿镶紫红边的黑礼服，一张笑脸，精灵活泼。子尤朗诵梁启超的《少

年中国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他挥舞的手臂在空中刹住的那一刻，英气逼人，气势磅礴，听得人真要跳起来，赢得一片叫好声。我和子尤多次回放这段录像，他常常羞涩地说“我得躲起来”，我则是一次又一次地热血沸腾。

在化疗病房，子尤朗诵李白的诗，忘我投入，前仰后合。此时此刻，他身穿病号服、右手举起、左手拿书、脖子上青筋暴露的样子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耳边依然回响着他激越好听的声音。

2005年7月，《谁的青春有我狂》出版后，在万圣书园举行了一场名为“青春论剑”的发布会，子尤朗诵《罢了，不想她了》，令座中人想到濮存昕的朗诵，颇有几分相似。其实，他也确实是喜欢濮存昕的。

子尤不刻意写诗，偶尔有诗来找他才写。他更爱写故事、写笑话、编戏演戏，诗歌常被裹在里头。比如读《西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时，他写了《环游地球梦》，开篇便是：两童相伴不畏险/一心盼将四海见/各把平日本领施/精脑探索宇宙辨/神脚踏遍五洲路/欲问二人如何办？/好奇双双创天下/须看《环游地球传》。故事中随着一声“正是——”、“真是——”、“但见——”、“仔细一看——”、“诗曰——”便引出一首首诗来，连结尾也模仿“九九八十一难”设置了一个“细记环游四十险”。从8岁起，我们每年都把他一年内写的各式文字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像一本小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子尤，那些文字记录了这一年他玩了什么、想了什么、看了什么、做了什么。在《子尤10岁作品集》的“后记”中，我写了这么一段儿：

我最喜欢他的诗，他用字那么大胆，有意境，像“心中的颤抖感应着两人的彩虹”、“不知不觉中感到了雪的歌唱”这样的句子。我羡慕他的诗来了时的那股劲儿。那天下雪，他跑出去玩，回家后我让他吃饭，他说等他把诗写出来，十几分钟的工夫写完了。他写出诗来便要朗诵给我听，我常常禁不住大叫：“太棒了！”一定程度上，我是从诗里认识我的儿子，了解他的所思所想。尽管他平时说得很多，但是用优美的诗句表达出来仍每每给我震撼。

子尤10岁那年的冬天下了两场雪，第二场雪时，他跑进雪里，又写了诗回来。我们把子尤的《雪》传真给北京一家报社的文艺副刊，据说，编辑们都觉得好，但是一听说孩子的爸爸妈妈文化程度都不低，便认为不是孩子所写。这是子尤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大人的成见。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主动发表过他的诗作，直到2006年8月16日，他小心地给《北京青年周刊》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希望发表自己的一首短诗——《命运的琴弦》。

董慧阿姨：

您好！我是子尤。我每周都会收到您寄来的《北京青年周刊》，非常好看。我爱诗，经常会写一些诗，也不知道有什么发表的途径。看到杂志里有诗歌栏目，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诗够不够格在上面亮相，且将最近为送别两个朋友而作的诗发给您。其中一首很长，肯定不适合发表，只当做是我问候您送的小礼物吧。

天呀！我写得怎么这么笨拙！我边写边想笑，因为这使我想起两个作家的故事。一个是我看过张爱玲5岁时给报社投稿时写的信的影印版，那稚嫩的笔迹诉说着一个小小的请求，“我今年5岁了，我爱好写作，我看到你们的报纸有一个栏目……”最后好像报社也没登她的作品。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徐志摩身上，他那么一个诗人，不食人间烟火，只知道“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他竟曾经在留学时为餐馆洗盘子，平均每天打碎两个，最后被开除了。

子尤

2006年9月底的一天，子尤在血液病房里翻看《北京青年周刊》，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诗歌被发表了，此时距他离世不足一个月。后来，《周刊》又刊登了一篇以“诗歌是他的天堂”为题的撰文，并发表了子尤十分喜欢却自认为公开发表是一种奢求、只当做给编辑阿姨的礼物的长诗《两个人的奇迹》，可惜子尤没有看到，而子尤的那封信里一定隐藏了这样的心愿：编辑大人慧眼识珠，将之发表出来。这符合子尤温润敦厚的性格，做事多

留有余地。

子尤喜欢新月派诗人中的徐志摩，他说徐不是个尘世间的人；喜欢林徽因、朱湘；喜欢食指，曾模仿食指的《相信未来》作了一首诗献给食指先生；喜欢北岛，子尤在《北岛诗歌集》那首著名的《回答》一旁批注“诗写到绝处也就写成这样了”；喜欢顾城，子尤看到《沉沦的圣殿》中有人说顾城没有生活，他说：是的，他净写童话诗了，陶醉在自己丰富的想象里。有趣的是，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能让人们解读出许多现实的《一代人》。但他是天才、多少年难遇的天才，这天才够他用一辈子都不用拿现实来滋补。在子尤16岁文档中，有一篇《读顾城，读诗的姿态成了诗》，可惜文章只开了个头儿：我这一阵对于如何继续写诗非常迷惘。我小时候的诗是张嘴就说，而且不分时候，搞得妈妈经常半路上找人借纸笔来记。后来自己写之后……

呜呼，“读诗的姿态成了诗”！

是的，子尤小时候，我们俩外出，诗来了，他就要脱口而出，我视之珍宝，不想遗失，常在小店、公园里向人借纸笔。

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子尤写道：诗是在灵感中写成的……我所写的诗中，自认为最好的，就是近期完成的《心的感伤》。它以最朦胧的方法提出了面对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心的感伤》中写道：我躺在思想的病床上/望着摇摇欲坠的灯光/脑中是连绵不断的幻想//我躺在现实的病床上/望着一扇扇透亮的纱窗/但愿能从透明的玻璃中/看见人类罪恶的心房//我躺在灵魂的病床上/想让看似洁白的药水洗刷我短浅的眼光/一次次疼痛的考验/让我感觉到梦是那么的渺茫。

如此这般的子尤，时常引来“质疑”。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看待、怎么对待这样一个孩子？

在《子尤11岁作品集》（2002年4月）的“后记”中，我曾记录过当时的情况和想法：

成年人往往对孩子的所作所为给予自以为是的评判。在伴随子尤成长的日子，我渐渐感到，或许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并没有

资格对孩子说三道四。比如，他写的诗文是不是太有思想了，太沉重了，不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为，否则就失去童真了云云。这些恐怕是陈词滥调，因为世俗的庸常已经遮蔽了我们。子尤对这类说法不以为然，他说：“童真是大人编出来的。”子尤“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锐利的批判式感叹，以及诗中流露的“哀愁”，也时常引起我和朋友们的疑问：这是合适的吗？子尤被生活和理想中的真善美所激动，我在他身边体会到他火焰般的热情。他对我重复最多的话就是：“妈妈，生活真美好！”面对这样的孩子，如何能用虚伪的人情世故去矫正他？！

自古英雄出少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路，此时此刻的子尤就走在这条多思多写的路上。他高兴，便是我的高兴。因此，我对他采取了宽容和欣赏的态度。而子尤对我为他提供的方便和支持是知足和得意的。

和儿子一起成长，和儿子的同学打成一片，他们向我倾吐心声，使我越来越理解孩子，越来越站在孩子一边。子尤说：“我的感叹与忧伤都因为我独立的思考与阅读的理解。而我自有一番乐趣，我的童年是绝对快乐与美好的。”对于小孩子往往会有些被大人不理解的“深沉的思想”这一点，后来我们一再发现其中的道理。比如，“吉祥三宝”中的布仁巴雅尔与乌日娜的女儿诺尔曼在8岁时写的一首歌，听上去很忧伤，我们问怎么会是这样呢？爸爸布仁巴雅尔说，就是这样的，只有孩子才会这样写，那些欢快的歌儿，像《我爱北京天安门》，都是大人写的。可不是吗！然而，只有是孩子朋友的大人才能明白这一点。

子尤总结过自己的诗歌路线：我从9岁开始写自由诗，一直到生病以前，其实都是在重复一个主题：人类终究会毁灭自己。生病以后来了个大转变，深陷情沼，不能自拔，倒也是很好的纪念。10岁时他写：他们竟是这样自不量力，/胆敢与自然为敌，/雪犹如雨一般下得更密，/我在风雪中写下了悲伤的一笔。（《雪》）11岁时他写：只可惜上帝创造了一切/

也终究会让梦坠落/我已闻到了——/乌云就在我们的头上。《心的感伤》12岁时他写：“文明社会”正挥动利剑/让自然的创造者哭泣/一大片乌云飘浮过来/我细细将它清洗/让多瑙河的芳香/擦掉人类的污泥。《夜游多瑙河》

后来，子尤患病。14岁这一年，他经历了纵隔肿瘤和右肺叶切除手术、4个疗程化疗、血小板降到零的危险。子尤把这些称之为“波澜壮阔”。他说：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我可以阅读自己的心灵，直面自己，世界好像只为我一人存在。我学会了夸自己、欣赏自己。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段在医院躺着的日子。身体是沉静的、安详的；思绪是飞扬的、澎湃的。他还说：这一年，有两个词汇布满我思绪的每个角落，即疾病与女生。疾病代表着苦难，女生预示着希望。身在病房，我与疾病为伴，享受不尽；和女生一起，则初尝思念的滋味。一年来经历惊心动魄，这是外人看到的情景。我要做的只是冷静面对，张开双臂迎接每一天。在疾病之神不停地将死亡的烟花爆炸在我头顶时，我却每日高歌着女生的名字。

子尤悠悠地写了《绘》：不要问我你的眼神是苦是甜/微笑是你的呼唤/是你紧闭的眼帘/我抱抱你好吗？/像置身苹果的清香/让我把你的陶醉/缝在夕阳的云天。

写了《羞涩小男生系列》：秋雨沙沙落/落在我心上/昨夜你在做什么/月色影迷茫。（一）盼望你的声音/和你语漫天涯/望断南飞雁/到牧童酒家/西山雨纷纷/妈妈一笑乱我心/你会不会给我打电话？（二）眼前的人是你/美丽又神秘/梦里的人是你/总是笑咪咪/反复端详总想去解析/一个最真实的你。（三）还能不能再拉你的手/凝视你火热的双眸/还能不能提出尴尬的请求/看着你微笑害羞。（四）

写了《安宁》：我在你的胶片上留下身影，/将一段开花的日子暂停。/你在我心里留下纸笔，/写出袅袅琴声的空灵。

写了《捉迷》：你在信的那头等我，/我在信的这头读你。

“人们常说某人生病时表现得很坚强。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坚强意味着苦闷、孤独，有谁能像我一样幸运？”这就是子尤，他享受命运带给他

的一切，记下来，记下来。

子尤说：“一切都有意义。”疾病带给他清澈、洞察、升华，一切的意义愈发突显；眼界和思绪愈发开展，开展到历史之中，开展到天地之间，开展到无边无际。诗歌，只不过是借用来一个小小的载体，背负着他日益丰富和深刻的思想：

岁月是一段等待连接又一段等待/人生是一句话语遥望又一句话语。

从汉到唐，我遇见你/日月光华，旦复旦夕！/从唐到宋，我遇见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举杯邀明月，我遇见你！/对影成三人，我遇见你！/她望极春愁，我对酒当歌/我在时间的迷宫里寻找你！

从古至今，一切的故事/其实都是相遇，然后分离。

（《两个人的奇迹》，写于2006年7月24日）

原本一首送别朋友的诗，被子尤赋予了不同，他曾在关于这首诗的《谈创作思想》中写道：我的主导思想是，这个故事是两个人的相遇又分别，我在想，能把它延伸延伸延伸，到什么极限？于是我从时代上延伸，他们的相遇变得伟大，不只是某个地点，而是在某句诗里相遇，如某次战争里，这是时代与时代的相遇，等等。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这不该是个写人的诗，它写时代，所以我不满意，一直不满意。今天，我改呀改，改呀改，终于拥有了我要的意义。

子尤有意思。他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上下五千年，飞翔云雾里：以后评论家研究我，会在书上写：“我们发现子尤从15岁开始，写诗在主题上胃口很大，视野变得越来越宽阔，总想总结时代，从《有这样一群人》开始，到极致的是《我们的时代》，连给小弟弟写诗都搞笑说要写到鸦片战争。如今写两个人见面，都要遨游时代。”

他是怎样遨游时代的呢？除了《两个人的奇迹》，还有：

有这样一群人，/忘记了今夕是何年。/在遥远的地平线，/
升起的是日还是月？

有这样一群人，/忘记了今夕是何年。/还有起程的原由，/
和无尽的终点。

（《有这样一群人》，写于2005年8月10日）

曾经有人把爱情的期限/无限延长到一万年/那谁知道有什么样的景象/
出现在一万年零一天//沙漠覆盖洪荒的石器时代/凝结出多少神话寓言/
轮回中谁相信永恒的承诺/看看这世界有多少沧海桑田。（《我们的时代》，写于2006年3月19日）

伴随着成长，教育也成了子尤的话题。他在给两岁小弟弟的长诗中写道：

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是否害怕长大。/长大老师会拿走你的画笔，/
不让你画梦中的画。//不让你画梦中的画，/不让你采心中的花，/
不让你乱在墙上刻划，/不让你说想说的话。（《知道吗我的小弟弟》，写于2006年4月16日）

子尤，青春的子尤。

青春是属于我的，/标记着我激情的一月一年。/人说青春是红波浪，/
那就翻滚着绘出最美的一线。//眼前只有柄孤独的桨，/握在手中就是把战斗的剑。

为什么我依然热爱考验，/因为，别人让天空主宰自己的颜色，/
我用自己的颜色画天。

（《给泓给我》，写于2005年4月19日）

而两年7个月的疾病，反而没有留下痕迹。化疗时，他的一首《童话房间》竟是豪情与浪漫齐飞：

徒有那小丑般的舞蹈，/ 我有我翱翔宇宙的连绵。/ 世界存
在于我的眼中，/ 一间通向万里的房间。

我留下我轻狂的头发，/ 在漫长的微笑里和彩鹤同眠。(2004
年4月21日)

2004年10月1日，子尤正经历化疗后的异常痛苦。从医院测血出来，狂风大作，难以抑制的恶心迫使他狂奔。我深怕他摔倒流血，一边喊一边追。他跑累了，扶住一棵树停下，我紧紧地抱住他，心里是深深的无助和伤感。可是，后来子尤的记述是这样的调子：哎呀！我突然拼出一首词：树旁一阵猛吐，/ 泪水吹向何处？/ 短短几百米路，/ 半点力气全无。他竟然能化痛苦为顽皮。

2004年3月下旬，子尤刚发病住院，一位朋友送来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集，子尤极喜欢其中一首 *When You Are Old*。化疗的痛苦间隙，他每天要背一遍这首诗：多少人爱你年轻漂亮的时候/ 真假爱/ 只被你的美貌引诱/ 只一人/ 爱你年轻圣洁的心灵/ 也爱你年老时脸上痛苦的纹沟。2004年6月25日，子尤手术前打过麻药后，医生让他说点什么，他开口还是这首诗，在背诵中慢慢睡去。事后想，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见子尤《悠悠悠悠》，载《谁的青春有我狂》）后来子尤还尝试翻译这首诗。对于译诗，他也很感兴趣。

子尤很幸运，得到了很多人的厚爱，有老有少。2003年，我们的老朋友老华（华贻方）为子尤和邵燕祥先生牵了一条红线。从此，他们以相差57岁的年纪通信相交，是诗友，是师友。邵先生不嫌子尤年幼，对他平等相待，爱惜有加。他为子尤又打开了一扇门，使子尤多读了一些诗文，感知人物、历史。子尤也敬重邵先生。据说邵先生曾在朋友面前好评子尤，而子尤说：邵燕祥比我有才多了。他12岁以前的文字比我现在写的都好。他原来多活跃，写了那么多讽刺诗。我得从11岁追起。没事儿，我就愿意看到比我好的。（2005年4月9日）2005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子尤做客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春节特别节目“温暖2005”，讲了一个找灵魂

的故事，那就是从邵先生《找灵魂》一书中读到的。

2005年，子尤和北岛也有过一次通信。说起来，还是那位热情的老华，早几年就特别想把子尤介绍给北岛。他跟我们说了多次，但是我们不想特意去认识什么人，还是自然而然比较好。每一次他提议，我们就感谢和婉拒。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北岛有各式各样的联系。这个机缘确实还是来了，使子尤有幸接触到这位前辈诗人。令人痛心的是，亲爱的老华因癌症先于子尤一年而去，子尤也为华爷爷写了深情的纪念文章。

北岛在信中不大赞同子尤对韵的坚持，还跟他谈论诗歌的节奏。这对子尤是有影响的，子尤后来多次跟我说到诗歌的节奏问题。

2006年上半年，《诗歌》杂志的副主编李小雨为做一个关于子尤的专题和我联系。她在电话中说，子尤还小，恐怕对于诗歌不一定谈得出什么，我们就随便谈谈吧，比如他的病和生活。结果一见面，她发现子尤是一个可以谈诗的小孩，有自己的见解。李小雨表达了对眼下诗歌界的不满，子尤却反而看得开，说：“没事儿，历史会筛选，好的终究会留下来。”

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景象，不仅在对诗的问题上，一个小人儿反倒像一个历史老人，想透了，超越了。

子尤的最后一首诗是在去世前3天的2006年10月18日口述的。那天晚上9点10分，子尤对我说：“妈妈，我想了些小诗句。”我说“那好，我给你记下来。”

他缓缓地、一字一句地念：

什么都擦/惟有阳光不擦/说来遗憾/入院时，我精神绽放
像朵花/我等待大夫的指挥/也等待大夫的一声擦擦擦//饮食
不要/大小便不要/咳嗽保留/精神不要/舒服不要/于是，我
赞美啊！/大肚子的我/我赞美啊！/你真的让我的肚子里绽放
出更美的花……

子尤对于医事有自己的体察和思考，为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使

在生死共舞的日子里，也要争取最好的生活。我们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靠爱、智慧、信心、勇气、毅力、耐性，然而，面对一些难以掌控的情形，我们深感无能为力。子尤感叹：“西医太强势，中医太不争气！”在最后这首诗里，他的无奈和遗憾尽在其中，尽在其中啊！它成了我一生最苦痛的记忆。

在当今社会，健康的、美丽的、激动人心的诗人和诗句越来越少了，或者不那么被人熟知和记起了。不像二三十年前我们拥有我们时代的诗人，可以口口相传“相信未来”（郭路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舒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有很多的岔路，有很多的喧嚣，年少的子尤静静地走一条自己的路。相比其他类型的文字，子尤的诗作很少，却是讲究美、可以朗诵、有思想的一路。

在我心里，子尤是诗。子尤的生命是最美丽的诗歌。他曾说：妈妈是一首写也写不完的诗。我要说：子尤是一首写也写不完的诗。

本文完成于2006年12月20日夜

【补记】

除了诗歌之外，本书还加入了子尤的一些其他文字，比如，与诗歌相关的文字，病中五记，和朋友的怀念文章。其实，这些文字和文章在本质上都是子尤诗歌的各类脚注。为了丰富诗歌的背景故事，我还为它们加了一些脚注，一共分为三类：一是我加的，作为编者注；二是“原注”，指子尤的原注；三是“柳红补记”，指我在子尤原注后面补加的内容。总之，在这里，诗和文一起成为阅读整体。

2006年12月30日



用自己的颜色画天

画天——子尤的世界

命运的琴弦

——送易然兄出国¹

这人世间充满沧桑变化，
悲欢离合就演绎在蓝天下。
你有一双注视他们的眼睛，
手中是动情的吉他。

那是大自然最神奇的声音，

¹易然姓周，小名叫娃娃，喜欢音乐。2004年共同观看人艺话剧《青春禁忌游戏》时和我们相识。第二次见面已是子尤手术之后，易然将精心挑选的外国音乐刻成盘送给子尤。那天北京雨天路断，回去的路上他们被堵了5个小时。子尤在随后的电邮中说：“喜欢死你们了，连苍天都激动得抛泪助兴。”易然送来的礼物也使子尤接触到除文学和电影以外他少有涉猎的摇滚乐，吉他伴奏的《加州旅馆》使子尤泪如雨下。2006年夏天，易然留学美国前，子尤以这首《命运的琴弦》赠弹吉他的兄弟。子尤去世，易然的母亲当即打电话告诉易然，电话那端他痛哭失声，向子尤倾悲情。那天早上8点27分，他在子尤的博客上留言：“从今往后，我会替你把精彩的人生活出来。”失去你令我极度悲伤，因为这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理解我的人中少了一个。”

10月25日的告别会后，易然母亲在给易然的电邮中写道：“有朋友说：‘你对子尤的疼爱是对儿子的期待的折射。’我觉得他说得挺对。你的每一点成长都让我感到欣慰，我对你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期待——虽然那是不具体的；同时我又有几分担忧，这不证明我对你不满意，而是我觉得人在社会中太渺小，只有有着强大精神力量的人才能不被摧残、摧毁。我们都有过16岁，我们都曾经单纯、热情、美好过，我们都曾经有过许多梦想，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我们多少都变得平庸了、平淡了、失去激情，丢弃了梦想，多数人只为活着而活。所以现在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在子尤面前感到惭愧。”

易然在给母亲的回信中说：“这正是我在前些天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话题，也是我这些天在想的问题。我非常想把我现在对生活的激情保持一生，我不想在50岁的时候面对子尤的坟墓才发现我忘记了自己的承诺。”

那是最默默无言的潇洒。
我们都是不回家的孩子，
手里握着明天绽放的花。

走在前路漫漫的大道上，
我满怀欣喜，从未害怕。
挥别昨天，用音乐发问上帝，
上帝古板，不肯回答。

还有多少没有面孔的明天，
你自弹自唱，不说话。
来吧，亲爱的兄弟！
在命运的琴弦上，一起流浪天涯！

2006年8月6日



2005年12月24日平安夜，几位爱唱歌的小朋友来家聚会。他们在唱子尤给一首外国乐曲填词而成的歌。左为子尤，中为易然，右为“吉祥三宝”之一的诺尔曼。

两个人的奇迹¹

这是个开花的季节
我拥有幻想、纸笔，和你

¹原注：一个好朋友要出国读研究生，我很舍不得，就想写首诗记录我们美好的友谊，作为送别的礼物。很早就说写好要写，但一直没动笔，因为那股劲儿——灵感浪潮滚滚来的氛围和下笔的冲动，还没降临。我期待，忐忑地期待，激动地期待。

说好今天她来我家，昨天我心想，再不写可不成了。中午睡醒，只见阳光轻柔地从红色的窗帘里透进来，一种安详的感觉扑面而来，我欣喜若狂，心说：写诗的时刻来了。那感觉就像饱受失眠症困扰的崔永元叔叔发现自己有了睡意一样。

写诗的原因有许多种，比如突然觉得眼前的时刻很美好，想记录下来。9岁的时候，我曾拿个小本跑到纷纷扬扬的大雪里一步一回头地写。我多数时候是这样的状态，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是早早打定主意要写，但等待的过程很痛苦。

不管怎么说，诗写出来了，也给朋友看了。这两天好像空气里都弥漫着文字的美，我似乎一直在和汉字排排坐，吃果果，一起交朋友。这个和我挥手，那个和我道谢，无比亲切。

刚刚看到我14岁时写的一篇论自由诗的文章，在里面我讲述了自己写诗时的体会。两年过去，感觉都差不多。我将这一段放在这儿，请大家同赏：“我写诗的感觉就像做游戏，我在和每一个字眼挑逗，且乐在其中，欲罢不能。一开始的感觉或许有些犯愁，苦恼，但像写《童话房间》时，写到中间，心里就开始激动起来，绝对是一种甜蜜的感受，可又不想在没写完时被人发现，欣喜若狂这四个字是对我当时心理最真实的描述……如何知道自己有灵感要写诗了呢？无意中突然有残缺的半句蹦入我的脑中，然后我就马上抓住那半句再努力往前延伸，最终完成整首诗。”

这不该是首写具体某个人的诗，它写时代，所以我不满意，一直不满意。今天，我改呀改，改呀改，终于拥有了我要的意义。

柳红补记：2006年7月15日下午6点，子尤叫：“妈妈，来听吧！”此前他在写诗，不让打开红花布窗帘，说那样就改变颜色了。我知道不能打扰，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此时，我跑到他的身边，像每一次一样，期待他快念给我听。只见他深呼吸，手抚胸，笑着说：“基本上，这就是诗歌史上的奇迹了！这得朗诵。”他还说：“在升华和延伸上怎么探索呢？最终落在分别和相遇。在地点上，无限的历史上都会相遇；还有从人上，一个特简单平凡的小主体可以庞大到哪儿去呢？我在尝试把个人和群体，现在和历史联接起来。”后来，他又对这首诗做了一些修改，修改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明天没有花开
只留给我回忆和回忆

你拿着一朵百合站在床前
笑着说“每天都要来这里”
那是房间里最美的身影
最美好的身影，有最美好的心灵倾听

我的稿纸涂满爱的颜色
我的泪里有两人的分离
我愿在风中写上希望
轻轻地，没有一丝痕迹

我只想变成一个安静的小胖熊，
坐在山坡上，远远地看着你¹
让你吃新鲜的果子，听新鲜的和风
还有新鲜的人心、新鲜的空气

朋友，你即将远走
可我还有无限的昨天、无限的记忆
何时，我们会重逢
何时，是归来的日期

很快，随时随地，我们会再次相遇
是吗？你在哪里？我又在哪里？²
岁月是一段等待连接又一段等待

¹原注：本来想写“树枝”，后来觉得我和熊都不一定能爬上去。

²原注：突然禁不住想写“好好保重身体”。

人生是一句话语遥望又一句话语

从汉到唐，我遇见你
日月光华，旦复旦夕！
从唐到宋，我遇见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举杯邀明月，我遇见你！
对影成三人，我遇见你！
她望极春愁，我对酒当歌
我在时间的迷宫里寻找你！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
天地过客，万古为尘
怅然慨叹，归去来兮！

看见回眸一笑百媚生
感受此恨绵绵无绝期
他们相逢，他们欢笑
他们分别，他们哭泣

我的故事与他们不同
我的相遇爱上他们的相遇
这里有个词汇叫作想念
这里有种情怀叫作美丽

那是条悠长悠长又寂静的小巷
我也遭遇了丁香一样的姑娘、丁香一样的呼吸

还想看到你迎面走来撞见我
还想看到你难以置信的惊奇
还想看到你喊：“今天见着真人儿了！”
还想看到你的欢喜
还想看到你眨巴眨巴的大眼睛
还想看到你走在金色的西西里
还想看到你亦步亦趋的脚步
还想看到你一摇一摆的笑意

还想看到你与我共望茉莉花开
还想看到你将长长的密码解析
还想看到你编织那云上的日子
还想看到你拿着重重的摄像机
还想看到你胶片上的轮椅
还想看到你笔下的秘密
还想看到你定格了谈笑风生
还想看到你记录那甜蜜
还想看到你高谈阔论
还想看到你东风无力

从古至今，一切的故事
其实都是相遇，然后分离
去吧，我送上永不流泪的祝福
然后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只为那无法言说的表达
只为那两个人的奇迹
只为那上天谱写的命运
这就是一切意义的意义！

只为这一刻！连天使也爱这美丽！
记住这一切，记住那心之所向
我们永远约定的地方
我等待，在那崎岖的小路上
会有两个人再次相遇
一个是我，一个是你

2006年7月24日



2006年5月2日，子尤和贝贝到西四红楼电影院看电影《茉莉花开》。“还想看到你与我共望茉莉花开”一句缘于此。图为子尤和贝贝看完影片后在电影院外合影。

只为这一刻¹

只为这一刻！
迷惘又徘徊。
只为这一刻！
孤独地期待。
只为这一刻！
我有种情怀。
只为这一刻！
花儿静静开。
只为这一刻！
我等春天来。

2006年7月16日

¹ 2006年12月20日，为找子尤的一首诗歌，我打开他的电脑，在16岁文档的诗歌目录下又有新的发现，就是这首。这首诗为什么而写呢？想了好久才想起来，他说过为给贝贝写诗曾建立过一个文档，叫“只为这一刻”，这大概就是那些为贝贝写诗的日子里所写的作品之一。



2006年9月15日，子尤在家中书房里发呆，这是他写诗前常有的状态。有时候，他就这样呆坐上几十分钟，然后突然激动地找纸找笔——写诗的感觉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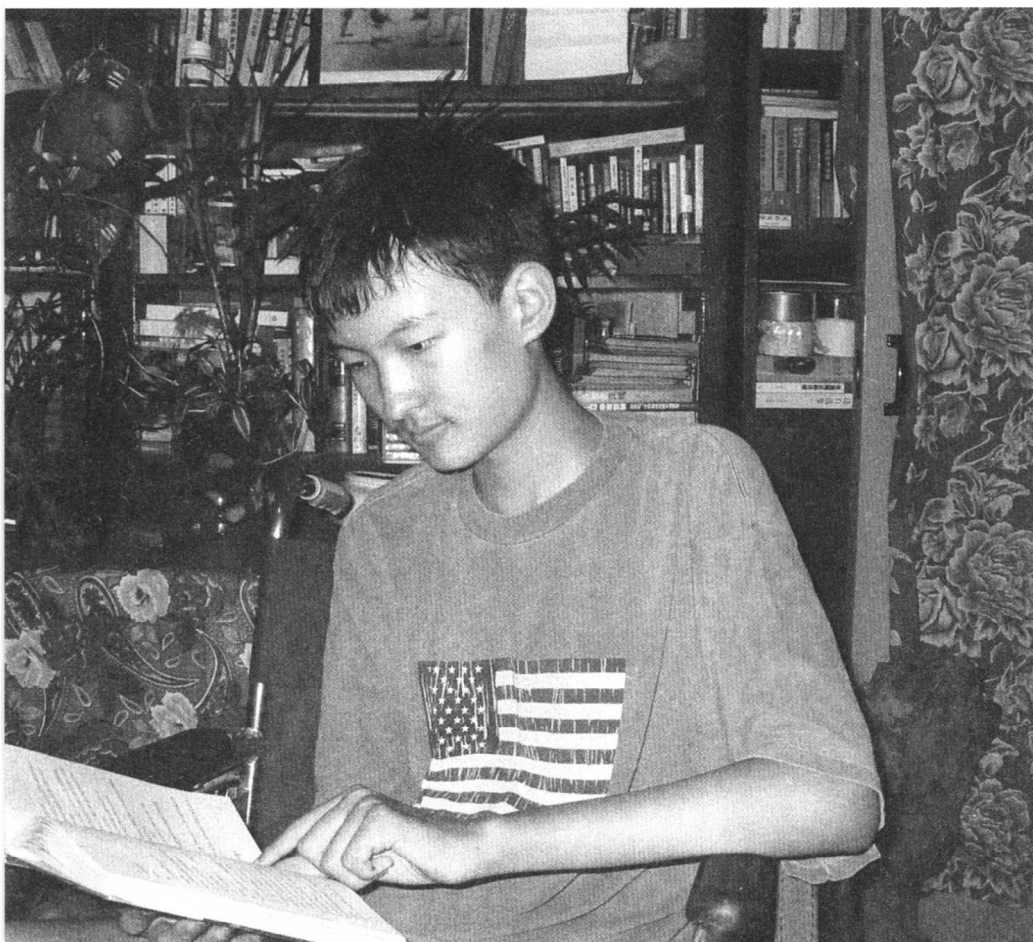
好吧！你就走吧！¹

好吧！你就走吧！
我反正无所谓
别怪我没有留你
别怪你没有后悔

2006年6月22日

¹原注：这可以算作一首在写作上有所突破的诗，其实历史上的古诗都是像我这样心灵活泼的人写的。

柳红补记：这首小诗是子尤去世后，我在他16岁文档的诗歌部分中发现的。这是他写的诗歌中我唯一不知道缘由的一首。



2006年6月28日，子尤在家中书房里翻看自己的笔记本。他的诗歌、文章一般都会写在这样的厚本子上，他还常常会在诗歌、文章的旁边画一些漫画。

告别卷发¹

像是那命运的刀锋在摩擦
咔嚓，咔嚓
剪断我的心弦
飘落我的卷发
剪断风，剪断雨，剪断一朵花
像孩子离开妈妈
像朝晖告别晚霞

它们不会再遮住我望穿的眼
它们不会再讲述见证的话
再见了，我记忆的无瑕
把昨日的岁月种进明日的花

2006年5月13日

¹一年半了，终于把头发剃了。

最后一次秃，是前年8月化疗。这一次身体的各种反应都特别厉害，头发也不长了。当时想，什么时候头发长出来了，可能血小板也就长出来了。可是，4个月后，头发长出来了，血小板还是不见长。头发越长越长，血小板却原地不动。又想，什么时候血小板长了再剃头，有点蓄发明志的劲儿，也为了让头发陪我一同走这段路。如今，一年半过去了，头发已经长得过不了夏天了，血小板还在那儿不着急呢。于是，决定不理它了，剃掉。

还真有点儿说不清的感情。毕竟，长发的生长是我又一次生命的记录，它也见证了我病中的日子，有苦痛有欢乐。而且，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想法，觉得一切都是是有生命的，头发也是。

写小诗一首。（摘自子尤写于2006年5月13日的博客）



2006年5月3日，子尤在丰盛胡同看到墙上的“拆”字，就让妈妈给他拍了这张背影照。10天后，子尤的长发剪掉了，也许他在拍照时已经意识到自己那头长发的命运就写在墙上——“拆”。

知道吗我的小弟弟¹

小弟弟，希望你听了会高兴。

小弟弟，这首歌儿送给你。

你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也来偷偷观望你。

当你蹦跳到电话前，

轻轻叫出哥哥时，

知道吗我的小弟弟，

那种声音太美丽。

知道吗我的小弟弟，

生命对你还是个奇迹。

人生的路才刚开始，

一路的风景很神奇。

你就这样欣赏吧，

就像天也爱着地。

我来念念自己的观察，

看你同意不同意。

¹小弟弟名叫行行。2005年12月初，子尤知道行行的生日是当月12日，便对行行的爸爸朱春标说自己要送一件生日礼物给行行。朱爸爸说你给他写首诗吧，子尤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写成，就这样一直推到了2006年，子尤先说在自己的生日4月10日之前完成，后来又说要作为儿童节礼物。文档上的“2006年4月16日”可能是一个写作中间的日子，真正完成时可能已经是6月份了。他发给朱春标时，邮件的标题叫：“诗来了诗来了，诗！”

你爱听妈妈“挡布事”¹，
故事里的世界忧愁神秘。
你就这样涂抹童话，
不时地加上几句。

背诗要听人表扬，
大人不能置之不理。
把自己的世界布置一新，
盼望来个开门大吉。

你的目标难度不高，
你很容易满足自己。
你和小乌龟比赛跑步，
连兔子都超过，获得胜利。

随着个子慢慢变高，
巨人也会失去神力。
人们不再懂得倾听，
那时你会不会抗议？

怎么办呢？长上一对翅膀，
自由地翱翔远去，
欣赏人类那荒诞的风景，
这时上帝放了一个屁！

你乘着屁由中国到了意大利，

¹原注：小行行口齿不清，称“讲故事”为“挡布事”。

和意大利的国王一起看戏。
今天戏演到哪一出？
管它呢！反正都是人类的秘密。

听累了吗我的小小弟弟，
我的幻想还没有停息。
我也是行路的旅客，
回头正看着刚起步的你。

让我们的故事继续，
让我们的梦儿离奇。
我现在要改变韵脚，
不管它有没有意义。

杰克顺着豆秧爬进天上的白云，
你说白云深处有人家。¹
听到面包房生意好，
你说霜叶红于二月花。²

知道吗我的小小弟弟，
明天你就会长大，
那时没有美丽的梦想，
只有沾上口号的童话。

¹原注：朱春标记录《行行趣语录》，其中有：某天给行行讲故事，说到“杰克顺着豆秧爬到了天上，白云上面有条路，前面有一座宫殿……”行行接口道“白云深处有人家”。

²原注：《行行趣语录》记：奶奶说面包房生意真好，行行一听“生意”，误以为是“霜叶”，赶紧接上“红于二月花”！

我来问你一些问题，
我张开耳朵听你的回答。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朋友？
夜里出现过梦里的她？

你害羞没有？快回答！
你和她是两小无猜还是青梅竹马？
一个是朗月仙葩，
一个是美玉无瑕？

知道吗我的小弟弟，
以后谈恋爱都得在高楼大厦。
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
誓言已经变得廉价。

不说了不说了，
说说你是否害怕长大。
长大老师会拿走你的画笔，
不让你画梦中的画。

不让你画梦中的画，
不让你采心中的花，
不让你乱在墙上刻划，
不让你说想说的话。

告诉我，我的小弟弟，
有没有大人说：“长大以后呀……”
他们是否对你指指点点？
把你的未来好好谋划？

当你成绩到达指标，
他们会把你往天上夸；
当你稍稍逃离轨道，
会有无数罪名把你骂。

听我的，别信他们！
他们比夜里的妖怪还可怕！
他们不知道你尿尿多高，
却已经把背包在你肩上压。

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
然后老实上学虽然切齿咬牙，
他曾经坐过玉皇大帝的位置，
可紧箍咒深嵌他的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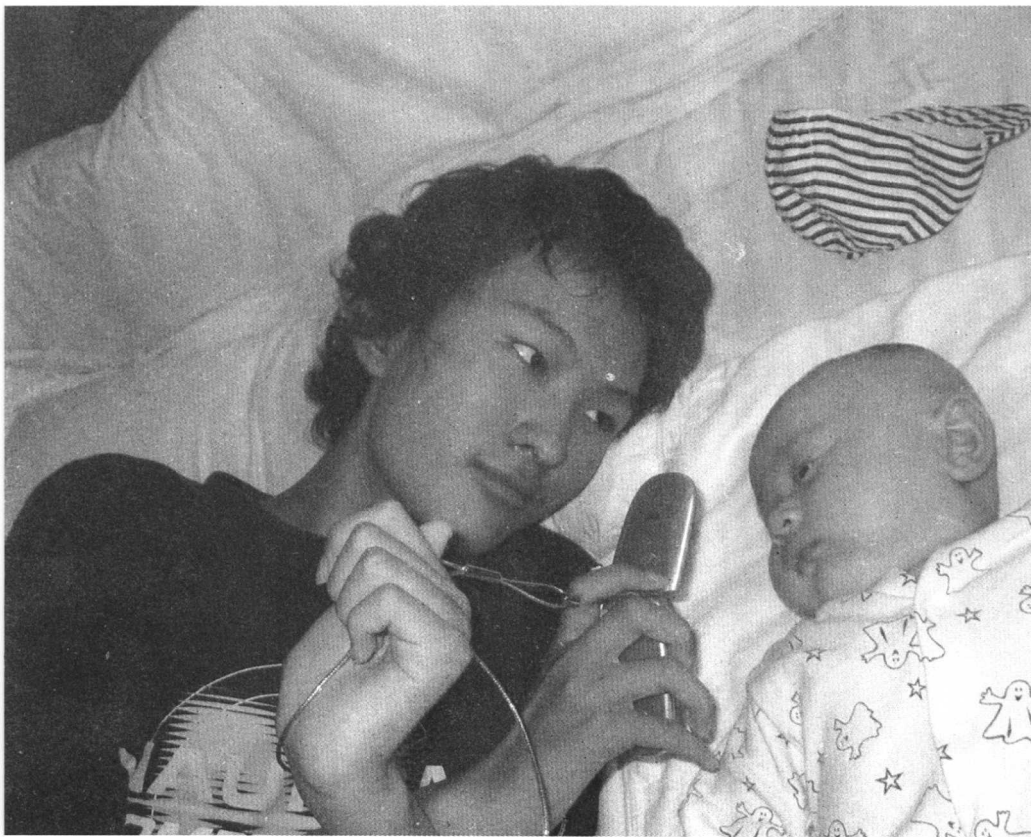
告诉我，我的小弟弟，
那时你还会有爱做的梦吗？
你会不会说我有些后悔？
你会不会说我有些害怕？

你也会长大变成一个哥哥，
你也会长大变成一个爸爸，
你也会看见一个孩子蹒跚学步，
迈着那稚嫩而希望的步伐。

嗨！为什么要幻想这些？
连我，都没完全长大。
来说些有意思的期望，
不要老编些怪梦来把你吓。

好弟弟，你就要踏上漫漫长路，
你的心儿肯定会依然无瑕。
只要记住我一句悄悄话，
记住哪里是你的家。

2006年4月16日



子尤极喜欢孩子。2005年6月4日，子尤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房，与前来看望他的朋友的孩子一起玩耍。当时，他大概是弄了一些好玩的给小弟弟看，小弟弟好奇地瞪着眼睛，好像在问：这是什么呀？

我们的时代¹

曾经有人把爱情的期限
无限延长到一万年
那谁知道有什么样的景象
出现在一万年零一天

沙漠覆盖洪荒的石器时代
凝结出多少神话寓言
轮回中谁相信永恒的承诺
看看这世界有多少沧海桑田

历史飞逝间只是一转眼
人们告诉我这是个崭新时间
天空在变化天空也无言
天空下的情节一遍又一遍

恋爱的男女在爱恋
恋爱的故事无处不上演
不管你转换哪一个频道
都会有一张青春的脸

¹前天中午，诺尔曼和我电话“马拉松”，希望我写一首歌词，表达这样的想法：现在到处是爱情题材的戏剧、影视剧，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人群不是光有恋爱一件事。老这样宣传，都滥了，人都要惧怕爱情了。我爽快地答应，电话放下后，灵感汹涌，当晚就写下了《我们的时代》。一开始还想着诺尔曼提供的主题，但越写到后面越有点“跑题”。昨天又改了一遍，兴冲冲念给诺尔曼，她说：“帅。”（摘自子尤写于2006年3月20日的博客）

有多少爱情有多少眼泪有多少永久的诺言
哪里有家园哪里有自己的哪里永久的平安
默念声追寻默念声记忆默念声永久的容颜
容颜是锁在抽屉里褪色的相片

网络是一张多大的网
有蜘蛛爬在尘封的心间
要努力抓住每一缕思绪
为什么却离它们越来越远

我们的世界在逐渐变小
只能一次次住进更大的房间
每日只需简单地剪切粘贴
就会有新的风景出现在眼前

看看人群中不同的面孔
你会知道有些事情永远不变
看看那长长的安全通道
你知道自己从未得到过安全

我想知道未来的路还有多长
我想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到达终点
我想知道是梦脆弱还是人生更脆弱
我只知道在今天睡去依然有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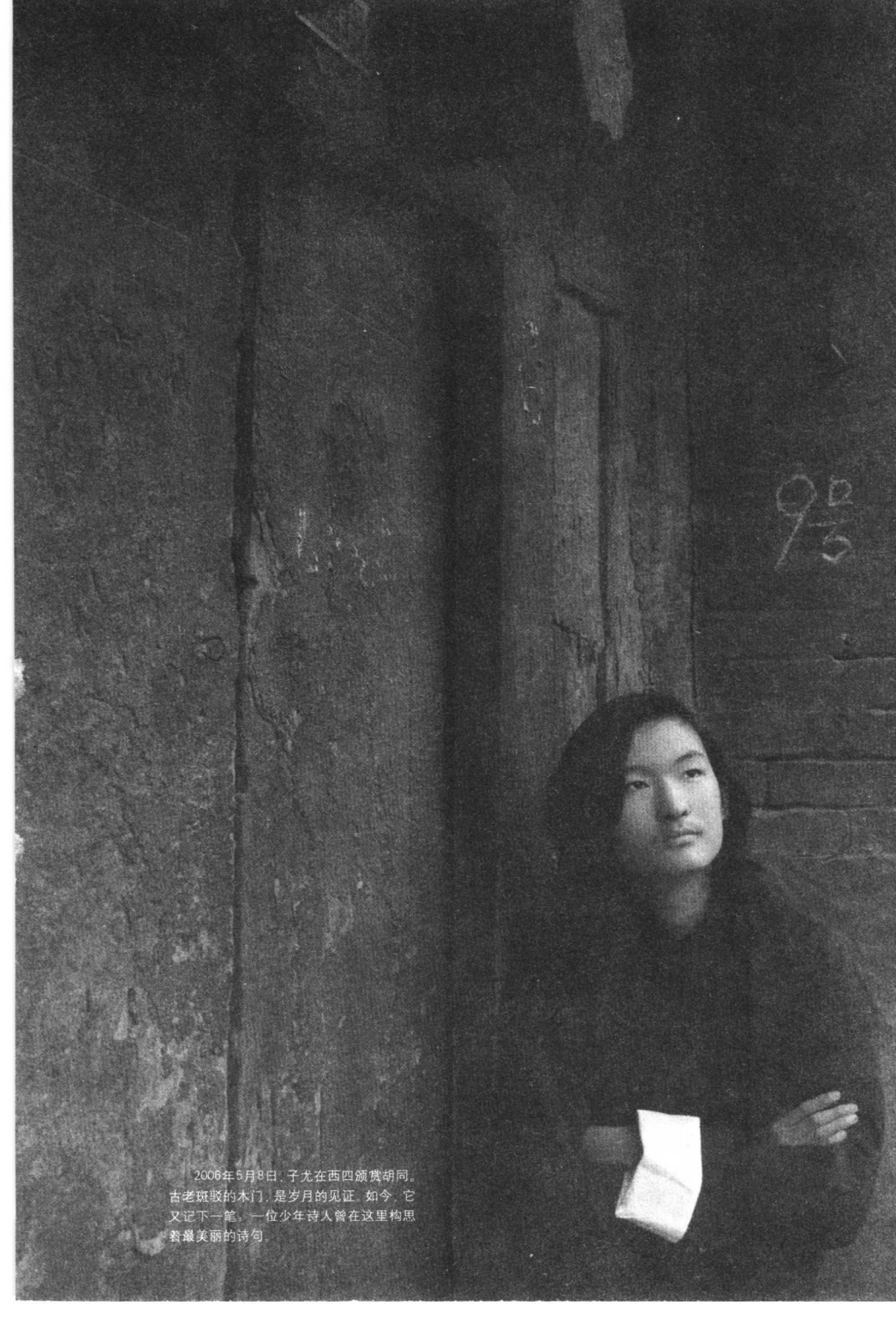
我想知道有多少词汇可以运用
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个词叫作想念
我想知道怎样与灵魂挥手告别
我只知道黑色的夜中有我黑色的眼

曾经有人把爱情的期限
无限延长到一万年
那谁知道有什么样的景象
出现在一万年零一天

一万年零一天里多少个漆黑的夜
夜空下命运的声音在低低地念

夜空下命运的声音在低低地念……

2006年3月19日



2006年5月8日，子尤在西四顺赞胡同。
古老斑驳的木门，是岁月的见证。如今，它
又记下一笔。一位少年诗人曾在这里构思
着美丽的诗句。

写给一位刚认识就离去了的姐姐¹

我认识她不久，本来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可今天早上从电话里得知，她已经走了，她只有24岁。不要以为她又是我的哪个病友，请别将死亡一类的“恐怖”词固定在医院或病床上。似乎只有病床上挣扎的“煽情时刻”，才会让人哀叹一声，同情一句，然后继续投身到“光明的、健康的世界”里，好像死亡与你无缘！不！生病后我体会到，天有不测风云，生命是脆弱的。这一年，我身边的许多人都走了，而我，依然在行进着。在此之前，她是再健康不过的一个人，可一个意外使她离开了我们。而意外其实就在每个人身边。

想到她已经离去，想到我只有那一面的记忆，拿纸拿笔，让妈妈将蔡琴的音乐打开，笔在纸上摩出沙沙的声音：

¹原注：那天，她轻轻地说：“我将是你新书的责任编辑。”最初拿到书稿，她并不在意，觉得不过是小孩写的嘛，而当她开始认真看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她竟然还有读我的书在办公室哭的经历。

柳红补记：子尤说的这位姐姐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你好，男生子尤》这本书选定的责任编辑。她来北京参加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的子尤读书会，和我们讨论了出书的设想。不曾想，回到上海一周后，她就因意外身故，那一天是她24岁生日。子尤得知后立刻写了这首诗。随后，我们收到她的同事潘夷波邮件，他写道：“子尤的诗歌让我们大家动情不已，我一直不想透露她走的消息，就在你周日给我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赶往事发现场，心乱如麻。王社长（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一方）一再叮嘱让我安排人在明天她的追悼会上朗读子尤的诗歌。我们已经妥当安排了。今天同事们自发加班给她折了1000个纸鹤。生日成了忌日，在本命年第一天的早晨，一切就如此改变了。当我将消息告诉她母亲后，我在走廊里听了她母亲持续了一夜的哭声。真的，柳老师，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母亲的哭声更凄烈的了，那一晚我听得心都碎了。”听说第二天，有个男孩在她的追悼会上朗诵了子尤的诗，在场的人都哭了。

我努力低头回忆，
回忆一切的你。
那是在哪年哪月，
那是在何时何地。

我只记得你的白毛衣，
和你的笑嘻嘻。
你低着头自我介绍，
介绍着怎样的自己。

可我只见过你一面，
可我只独守眼神的唯一。
只说过微笑的一句话，
就陷入梦的别离。

从此我们幽冥永隔，
从此我们各奔东西。
从此真实将虚幻代替，
从此我目送你远去。

还有，还有，还有呀！
可我，可我，已忘记。
当你，当你，上了路，
留下叹息和珍惜。

2006年2月22日

那 时

那时月儿亮亮，风儿轻轻
那时将面孔化成白纸，将白纸当成明镜
那时你爱看着我，我爱看着你
那时将神变作人，将人变魂灵

那时虫儿啾啾，鸟儿鸣鸣
那时将雕塑化成稀泥，唱出一语风吟
那时地爱望着天，天爱望着地
那时将生变作死，将死变幽冥

2006年1月2日



2005年12月13日，在家，窗外的阳光照在子尤脸上。

为中国电影百年留言¹


那里有悲欢离合，
那里有啼笑奇妙。
尽在不言中的往事，
让边疆家国变小。

那里有光电声色，
那里有身影飘摇。
它凝结了历史烟尘，
它预示前程美好。

它会藏在百花深处，
它会经历年华变老。
一眨眼，春水东流，
流向那，天涯海角。

2005年12月18日

¹上海《文汇报》笔会的编辑周毅来信征集为中国电影百年留言，子尤是影迷，自然不能落下。他写下这些句子后告诉我，其中藏了许多电影名，另外，竖着连起每一行第五个字组成：欢笑中国电影历程百年春天。2005年底，《文汇报》的《中国电影在上海·百年纪念特刊》上登了子尤的这一留言。



“一眨眼，春水东流，
流向那，天涯海角。”

如果世界明天毁灭¹

如果只有今天可以期待
如果只有今天可以留恋
我对自己说
没有明天，记住眼前

海伦·凯勒乞求光明的三天
我只愿拒绝黑暗的夜晚
和松涛的声音对饮
不像爱玲姐姐听电车入眠

什么时光值得我誊在纸上
再将它细细折叠
我的人生只是笑笑写写
我的回忆却是绵连无边

如果要想着一些人
我会找出记忆的相片
无须痛苦着次次回首
只说声，好吗，早安

再探头看看窗外

¹原注：如果世界明天毁灭，我做什么？突然想到这个话题，然后快速设计自己的计划，结果没想出多少必须要干的事情。这更证明了我的那个观点，就是越怨天尤人的人其实是活得最不快活也是最怕死的人。按说，怨天尤人的人死了得了，不行，因为他活得不甘心，有太多遗憾。而我，是无所遗憾也了无牵挂的。

行人如蚂蚁凌乱
喧喧闹闹依旧
我笑天地无言

和妈妈共进早餐
品味岁月流年
听他们窃窃私语
听他们超越无限

为什么要固执地相信未来
为什么不欣赏今天的灿烂
莫非等世界已经毁灭
在虚无中将未来赞叹

要是我，就沉浸在对爱的热恋
将浪漫在天空中铺展
要是我，就化做纷飞的蝴蝶
舞蹈着投进五彩的花瓣

可是，我独自享受着孤单
只有沉静将我轻轻陪伴
可是，我还思念着女生
渴望一把搂过，让她醉在我的臂弯

然后呢，嗯，想一想
我与她感叹婉转
别笑那萌动的痴情
我只有回味这唯一的遗憾

好了，该说的已经说完
外面的人群碌碌依然
而我还挺爱这生活
对它恭敬地说声：不错，晚安！

2005年11月17日

当你老了¹

当你年老鬓发白
当你睡意昏沉沉
在炉旁准备打盹
取下了图书一本
阅读慢慢路漫漫
回忆从这里起程
你曾有温柔眼神
眼神里眼波深深

你也曾貌美娇嫩
你也曾风迷万人
谁知那情有几分
惟有我爱你是真
我爱你圣洁的心
装在你稚嫩灵魂
也爱那岁月风霜
留在你脸上的吻

低下头追忆回首

¹When You Are Old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作，子尤很喜欢。在化疗的最初日子里，他每天都背诵这首诗。2006年6月25日，子尤手术前打过麻药后，医生让他说点什么，他开口还是这首诗，在背诵中慢慢睡去。他曾写道：“事后想，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

这首诗有很多译本，子尤也尝试着重新翻译了一遍。这个整齐的格式大概是学李敖的。

爱神是几时离身
山巅上闲游漫步
繁星里面孔无存

2005年11月

床上的遐想¹

此时此刻，
在世界的某地，
有没有婴儿降生，
发出悦耳的哭泣？

有没有人面对杀戮？
有没有人颠沛流离？
同样的是流下的泪水，
不同的是那蕴涵的呼吸。

即使这世界宽广博大，
即使我的空想毫无意义，
但只要那情景正在经历，
哪怕是六十亿分之一。

虽然我们相隔千里，
虽然只有思绪才能传递，
谁都会接受命运的邀请，
有我，也有你。

2005年8月18日

¹写作此诗时，子尤住在北京大学校医院。这天中午，我安排子尤睡觉，然后就去北大东门取书报，回到病房，发现他坐起来了。他告诉我刚刚写了首诗。



2005年11月16日，子尤在家中舒适的大床上，阳光透过红色窗帘的缝隙照在子尤的脸上。在这样的氛围中，创作的灵感如泉涌。

有这样一群人¹

有这样一群人，
课桌将他们与外界隔绝。
有这样一个世界，
面积大小不过方圆。

有这样一群人，
忘记了今夕是何年。
在遥远的地平线，
升起的是日还是月？

还有呀还有，
那月是圆还是缺？
还有呀还有，
何时到达终点？

远方那碌碌身影，

¹子尤给上海的一个小读者写信时顺手写下这首诗。信文如下：

看来你已经感受到了初三的可怕，虽然我没上过初三，但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不少情况，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苦难是一步步加重的。

你写信，看你写那么多，很想回报，心想，写诗吧！于是就边写边想，几分钟流出来了一首诗，有意思吧！你评价评价。

学生被逼成精神病的例子我也听过很多。

你是小记者吗？一个戴眼镜的小记者，我无法想象。你痛苦于“我得揣摩老师的心思，否则我就得不了高分，可是那样我就不能表达自己心里的真正想法，我很矛盾”。不容易呀！我不太注重自己语文作文的成绩，如果你知道自己有真本事，就不会被这些虚伪无谓的东西束缚住。你那么爱文学，已经得到了真正的高分，不是一般老师评判得了的。

我过去不屈服于自己不想信从的东西，未来更不会。

记载了一个个不眠的夜。
起程吧起程，
此地不需要忘返流连。

告诉我什么叫未来，
未来的名字叫遥远。
告诉我什么叫希望，
看一看那无边的地平线。

告诉我什么叫方向，
把彼岸在心中默念。
告诉我什么叫恐慌，
黑暗的天空在流血。

为什么我手中攥着笔，
却把别人的话语写了又写。
累了的时候就躺一躺，
然后在心中默念学学学。

我这无名的作者，
只谱写下过去的终结，
听听风的呼声，
往前呀往前。

有这样一群人，
忘记了今夕是何年。
还有起程的原由，
和无尽的终点。

2005年8月10日

给泓给我¹

青春是属于我的，
标记着我激情的一月一年。
人说青春是红波浪²，
那就翻滚着绘出最美的一线。

眼前只有柄孤独的桨，
握在手中就是把战斗的剑。

我在这里，写着刚有开头的小说，
每过完一天就翻过一页，
每翻过一页又是新的一天。

¹今天早上，我正睡觉，护士突然按铃叫：“子尤的信！子尤的信！”我被叫醒，期待异常。看到之后，我写了首诗，这可是15岁生日以后写的第一首诗，送给你，名字叫《给泓给我》。（摘自子尤给泓的信）

子尤后来记述：“是的，我15岁写的第一篇文字就是这封给她的信，而写的第一首诗则是《给泓给我》。其实都不能算诗，有点像宣言，后来我还在《艺术人生》上朗诵来着。”

2006年1月29日，子尤在《《艺术人生》中的我和青春诗歌》这篇博客中写道：“有朋友说想看看我朗诵的那首跟青春有关的诗。那首诗其实写得不太好，它是我去年4月19日给朋友泓写信时随手写出来的，所以名字一开始叫《给泓给我》，后来改叫《青春是属于我的》。‘红波浪’一句源自北岛解析‘青春’的诗。泓一向不满意对我的各种采访，昨天晚上看完《艺术人生》之后，她又发短信，大意说这个访问没有显出我的‘文采风流’。其实这个采访已经很好了。她说以后要亲自采访我。”

在子尤这首诗的手稿边上，我看到这样一行字迹：“为自己的青春热梦写序。”

²原注：借用北岛诗句“青春 红波浪 / 漫透孤独的桨”，引自《太阳城札记》。

为什么我依然热爱考验，
因为，别人让天空主宰自己的颜色。
我用自己的颜色画天。¹

2005年4月19日

¹子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这句话作了解释：“在发病一年之时，回首征程，发现，这一路我不是愁眉苦脸走过的，不是唉声叹气走过的，不是遮遮掩掩、小心翼翼走过的，而是一路有言笑、横刀向天笑、仰天长笑、泪中带笑走过的。我的世界，因发病而与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视野因而开阔，我可以舒心地用自己的性格布置世界，也就是曾写过的一句诗‘别人让天空主宰自己的颜色，我用自己的颜色画天’的意思。我经历了，我看见了，我享受了，我感叹了，最重要的，我认识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人。有比我大的人，比我小的人，还有许多以前无缘认识的同龄人。同龄人中又以女生居多，她们都是精彩的女生、美丽的女生、优秀的女生。我突然觉得这时和她们的交往与生病前的性质大不一样——小男生从课桌旁到了病床上，虽然同样会羞涩尴尬，却可以堂而皇之又潇潇洒洒。”

青春是屬於我的標記
着家激情的
一月一年
人說青春是
紅波浪那就
翻滾着繪出
最美的一錢
眼前只有柄
孤獨的槳握
在手中就是
把戰鬪的劍
我在這里寫

着剛有拜讀
的小說每過
完一頁就翻
這一頁每翻
過一頁又是
新的一天
為什麼未依
然熱愛考驗
因為別人讓
天空主宰自
己的顏色
我用自己的
顏色畫了

子尤詩給我的

寫於二〇〇五年四月九日

游祥書於二〇〇六年十月三日

子尤的姥姥手書的《給泓給我》。這是子尤最為人熟知的一首詩，因為它寫了青春，寫了女生。當然，姥姥的這幅漂亮的字也功勞不小，如今它就挂在家中客廳的牆上。

捉 迷¹

让我们来做一個游戏，
 游戏的名字叫捉迷。
 从起首的冒号到结尾，
 走过热烈的字字句句。
 纸面上低低的呼唤，
 伴随每一次轻盈的记忆。
 “你的好触及了我的劣”²，
 就这样开启尘封的叹息。
 想起后海旁的漫步，
 夜空下丝丝的寒意。
 一支或喜或悲的笔，
 绘出不凡的意义。
 写完了满眼光怪陆离，
 草草记下日期，
 你在信的那头等我，
 我在信的这头读你。

2005年1月15日

¹原注：这是为泓17岁生日而写。寄给她时还附了一封短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泓，新年刚过，春节将至。你也真会找过生日的时候。以你的性格，不庆祝到天崩地裂就誓不罢休。我，“一介病夫”，除了动笔没别的本事，只好默默祝你快乐。

诗，原本只有一句，今天又添写完整。写这些文字时，心情是甜蜜而安静的，你的形象在眼前乱蹦乱跳。

我可爱、美丽、聪明的泓啊！去尽情享受生活吧！你在做的就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却做不了的。一种亮得刺眼的性情融化在你身上。过几天该是你的生日了。我写此信，配诗送给你，请微笑回应。

²原注：这是泓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写的句子。她承诺每天给我写一封信。

安 宁¹

我在你的胶片上留下身影，
将一段开花的日子暂停。
你在我心上留下纸笔，
写出袅袅琴声的空灵。

不去谈魂牵梦萦，
不去把欢笑倾听。
你就藏在信的字句里，
享受着阅读我的安宁。

2004年12月10日

¹子尤为安宁18岁生日而作。安宁美丽善良，子尤写此诗时，她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是她，引来了“四中女生”，给子尤的生活和文字增添了颜色。子尤在《悠哉悠哉》中写道：“安宁的生日到了，她在家办了个极其热闹的聚会，我当时身体又到了一个的低谷，不能到场，只好写首诗送给她，我还把一个在家里圣诞树前照的相片发给了她，祝她生日快乐。诗该怎么写呢？我觉着自己的诗才快枯竭了，不敢轻易写。我想起安宁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照相，还有她在我家沉静地弹古琴的样子，所以我的诗就是这样写的。12月18日晚上，安宁来短信：谢谢子尤，如果可以的话，元旦时带聚会的录像来看你。昨天礼物收获颇丰，但静下心来想想，最特别的还是子尤的，再道声谢谢。”



2004年5月，子尤在中日友好医院接受化疗，安宁来看望，为子尤照了这张相。

罢了，不想她了¹

崇尚进攻的无奈防守，
独自做梦的满面容愁。
轻易从别人的狭隘中得硕果累累，
面对她大大的眼眶，我颗粒无收²。

永远不要放开接受，
永远不要陶醉于她的“应酬”。
以为自己是她心头的蓝天，
却成了一片白云，无所停留。

纵使脑海有设想千种，
到她面前你就无欲无求。
要拼命抓住她的躯体，
最后只化了身影满手。

去欣赏更多的美景吧！
一个笑容不至于看那么久。
罢了，不想她了，
去选择那不会拥有的拥有。

2004年10月19日

¹原注：读朋友文章后有感而发。

²原注：引友人文章中的句子。

我是你心头优雅的秋风¹

送你一首秋叶歌，
唱出蜿蜒纹路上的回忆。
致你一字秋叶信，
夜半长梦梦的是昨日别离。
脑海上荡漾着你的话，你的语，
你灯盏前身影的孤寂。
愿化作笔间一丝不屑的痕迹，
与你在霜刀寒剑中飘零，
在崎岖道路前大笑，
在冰冷的枷锁上痛快地游戏。
我就在这儿，朋友
在这儿默默地看着你。
我是你心头优雅的秋风，
淡淡描绘着你的感叹，你的赞美，
你眼里永远的笑意。

2004年10月12日

¹原注：写给好友钊，他正因无穷无尽的考试而痛苦。

我 就 在 这 儿
朋 友 ！
在 这 儿 默 默 地
看 着 你。
象 是 你 心 头
优 雅 的 秋 风
淡 淡 地 描 绘 着
你 的 感 叹，
你 的 赞 美，
你 眼 里 永 远
的 笑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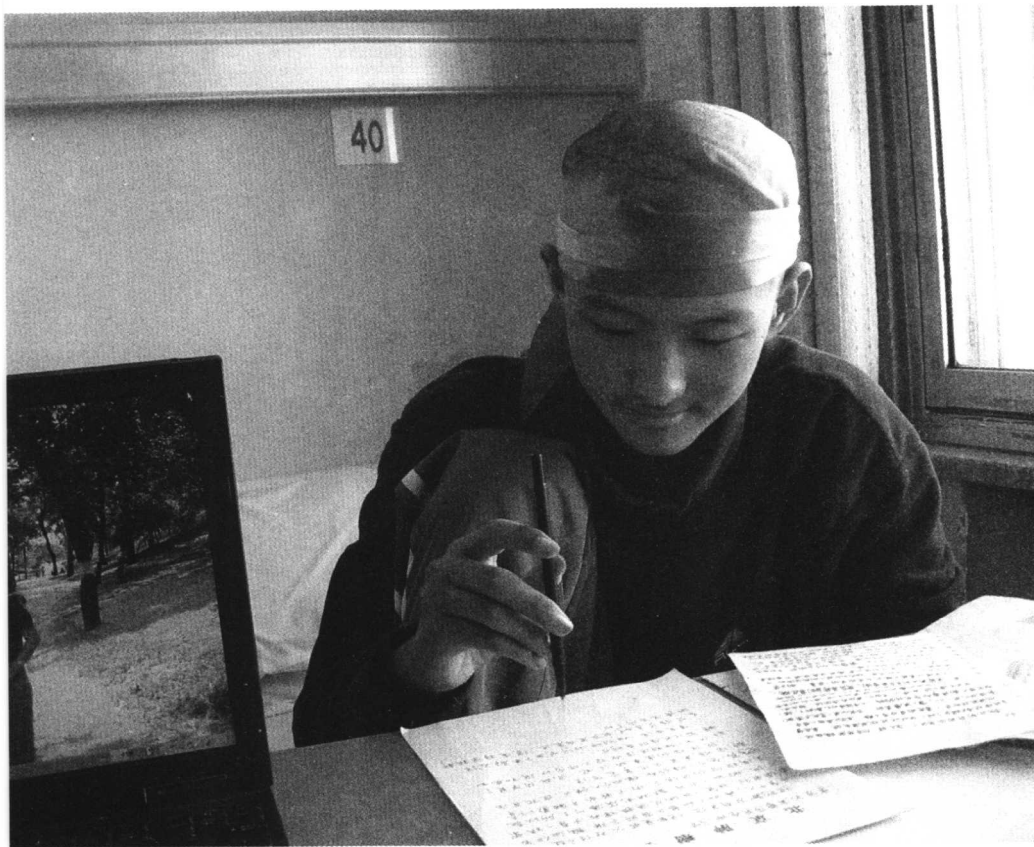
子 尤

2006年10月22日，子尤绝笔手书了《我是你心头优雅的风》这首诗，急就，24日悬挂在告别子尤的会场里。

我是谁

我是苍云下的过客，
我是云海上的帆衣，
智慧是我耕耘的犁，
我跟上帝借支笔，
撒旦为我铺稿纸，
写作人生是我的意义。

2004年9月15日



2004年9月7日，在肿瘤医院，子尤边写作边玩转笔。转笔是子尤的特长，这方面的事迹，他曾在文章中做过描述。著名主持人陈鲁豫还跟子尤学过转笔功夫。

献给我永远的¹

我是你家台阶前的参天树，
 呼唤你名字的岁月流进旋转的年轮。
 我是你窗外徐徐蔓延的爬山虎，
 记录下那无奈光阴的皱纹。

我只愿化作那满城的飞花，
 飘过你生命的清晨。
 融作地平线升起的第一缕阳光，
 陪你直至落日黄昏。

如果我是那默默无闻的参天树，
 会扯下肢体，为你做一扇护风的门。
 如果我是那绵连无边的爬山虎，
 就固执地依偎在你左右，感受那跳跃的体温。

当你欢笑，我是你忘情的眼神，

¹原注：小云这个可怕的小女生，她即使毫无举动，就足以引得我这边感情波澜壮阔。看看我为她写了多少东西：4首歌词，两首诗，还有那首残缺得只有两句的诗，上万言的文章，一部实验话剧，还有零碎写给她的书信、心灵表白书，或许还得加上一首古体词。“满城飞花”典出自小云自己的诗，源于我给她写的信中提到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期间看见窗外“片红飞减、娇红四吹”。有一天躺在床上，右手打着点滴，但心中的写作之欲依然存在。我用左手在手上歪七扭八写了许多文章。突然，我脑子里有了写诗的欲望，并且冥冥中感觉那会是我写得最好的诗。于是我先努力手写几句，后来又在电脑上打了一稿二稿三稿，是我写作耗时最长的诗。写完它，我已经疲惫不堪，并对妈妈肯定地说：“这是我给小云写的最后一首诗。”我最后的落脚是青春。

悄然藏在风中，与你共享落英缤纷。
当你失意，我爱抚那破碎的伤口，
擦净你独自流下的泪痕。

或者，我是个无名的邮递员，
每天早上只为看你接信时睡眼发困。
不要嘲笑我春心萌动的痴情，
人生何曾再有过这记忆的稚嫩。

忘记我，我们从未相逢，
我只是你身旁陌生的过路人。
但看看我，再看我一眼呀！
因为我们那永恒的名字，青春！

2004年7月12日

羞涩小男生系列

— 1

秋雨沙沙落
落在我心上
昨夜你在做什么
月色影迷茫

迷茫处迷离
迷离独神伤

¹原注：4月28日上午，我突然奇想，准备开始写歌词。写多了自由诗，写起歌词跟玩儿似的。受李敖的影响，也是写成几个字就一句的。写完之后，还修改过几遍，让不必要的伤感淡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总觉得“你笑着摆手去远方”这句像是在哪儿听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诺尔曼上初一，是个极其纯洁的草原女孩，会自己写歌自己唱，是个创作型歌手，属于实力派。我请她为我的第一首歌词配曲，她爽快地答应了。

柳红补记：这首歌词原来没有标题，后来好多人用第一句“秋雨沙沙落”作它的标题，就这么习惯性地延续了下来。诺尔曼为这首歌词谱了曲，子尤给两人的合作取名“曼尤乐队”。2006年2月14日，子尤受邀作为《艺术人生·吉祥三宝》的嘉宾，和诺尔曼合唱了这首歌。诺尔曼夸奖子尤音准，子尤非常高兴。他们计划录制单曲。夏天时，子尤、诺尔曼和音乐制作人三个在京郊一个马场碰面，商量制作计划。吉祥三宝一家来家里采集了两个人合唱的小样，可惜没有来得及进棚录制，子尤就住进了医院。10月1日，诺尔曼和爸爸布仁巴雅尔到医院看望子尤，在病房里，他们都唱了歌。10月22日中午，布仁在子尤的博客上留言：

昨天晚上11点，我和诺尔曼刚刚录完《秋雨沙沙落》小样，准备今天拿给子尤听的。但是，今早丹云姐打来电话，告诉了这一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我们都很悲痛。现在诺尔曼和妈妈到处打电话，联系星期二之前赶录《秋雨沙沙落》和一首诺尔曼自己作曲作词的《烛光》的音乐制作及录音棚的事儿。根据联系的情况，今晚能赶出来。

10月24日，送别子尤时，告别室里回荡着《秋雨沙沙落》，吉祥三宝一家现场演唱了这首歌。

你笑着摆手去远方
梦我在枕旁

电话不再响
倾吐含唇上
你笑着摆手去远方
远方的远方

梦中见到你
侧影明又亮
昨夜你在做什么
让我好繁忙

2004年4月28日

二

无聊孤独时等你的电话
享受着流音飞卷在我家
当天色已晚空荡漾一抹流霞
你会不会给我打电话

盼望你的声音 和你语漫天涯
望断南飞雁 到牧童酒家
西山雨纷纷 嫣嫣一笑乱我心
你会不会给我打电话

熟记你的电话号码却心存隐隐害怕
害怕打扰你听到你拒绝的回答

光阴长度留我独守眼巴巴
你在学校是否不好打电话？

欲携你同享海阔天空说到理屈词穷
无言无语我心放不下
待到开烂漫山花羞言一句
这是新买的电话卡请给我打电话

2004年5月13日

三¹

给我一个真实的你
令我不必再猜疑
让那颗心能安定
朦胧的泪眼变清晰

给我一个真实的你
在我耳旁许诺奇迹
当夕天变得黑寂
踏上行程与我行走千万里

给我一个真实的你
不要让我再猜谜
询问的话语一句又一句
你含笑不言心里甜蜜蜜

¹原注：用时4分钟，初稿即定稿。在电话里给小云读完这首歌词，她笑着说：“这就是真实的我。”

眼前的人是你
美丽又神秘
梦里的人是你
总是笑咪咪
反复端详总想去解析
一个最真实的你

最终叹口气决定要放弃
忘记原来的预期
只无奈说一声
给我一个真实的你

2004年5月13日

四

回忆总发生在雨后
已经熄灯的教学楼
被窗影拼接成的地板上
孤独的我睡意浓稠

回忆总发生在痛苦的时候
想起的却都是美梦悠悠
忘不了春色的五月五
用雨水编织成舟

公园的山坡很陡
你紧跟在我的身后
随风拂摆的枝柳

舞蹈在你我左右

还能不能再拉你的手
凝视你火热的双眸
还能不能提出尴尬的请求
看着你微笑害羞

还能不能再收获阳光
倾听你春风的问候
还能不能用火包裹寒冰
融化在我的心头

且把回忆折成信纸
寄给那无奈的缘由
你远去的身影已渐渐黯淡
只有我痴痴询问着无止无休

当黑夜吞噬了阳光
失却了你的问候
冷雨拥抱着回忆的我
空遗下春风依旧

2004年6月16日

绘¹

不要问我你的眼神是苦是甜
微笑是你的呼唤
是你紧闭的眼帘
我抱抱你好吗？
像置身苹果的清香
让我把你的陶醉
缝在夕阳的云天

任红流滚过我的心头
落下的头发
弹奏在波动的心间
口齿间倾吐着
似言非言

追逐春天的劲风
将浪漫的音符撒遍

¹2004年4月23日晚，子尤与小云通了电话。子尤后来写道：

如此长时间的电话，把太阳都聊下山了。我和她相约挂下电话各写首诗，她说她从来没写过，可还是答应了。挂下电话，我手起笔落……

第二天醒过来，怕打扰小云家人，我就等着她来电话。吃完早饭，属于她的铃声像闹钟一样准时响起。给她念完了我的诗，小云却磨蹭起来，先是央求只念4句好不好，又说自己从来没写过，最后才缓缓吟出：我只能在这里/想象满城飞花的情景/狭小的空间/却容得下漫无边际的思绪/如果阳光可以洒向枕边/但愿能留下我恬静的侧影/虽然无法在旷野上奔跑/但我可以拥抱蓝天。

这首诗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明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经常有大人看见我的诗惊叹地说：“哎呀，真棒！我都写不出来！”废话，你肯定写不出来。（引自《悠悠悠悠》）

桃色绘满了你的面庞
你眨眨眼
调皮地写出
艳若桃花，翩翩红颜

2004年4月23日

童话房间¹

当迷茫的白色开始破碎，
巨大的幕布上滚动起辉煌的蓝天。
我愿化作那蓬勃的一角，
黎明与黑夜变得更加直接。

乌云是弱者身上的枷锁，
是令人发颤的闪电。
抬起头，再看一看呀！
挑衅的怒吼已成了发黄的照片。

徒有那小丑般的舞蹈，
我有我翱翔宇宙的连绵。
世界存在于我的眼中，
一间通向万里的房间。

书是浩瀚的山河，
床是流连百态的云烟，
笔是一声霹雳的锋芒，
电话是倾吐声音的爱恋。

¹原注：2004年4月21日上午写于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223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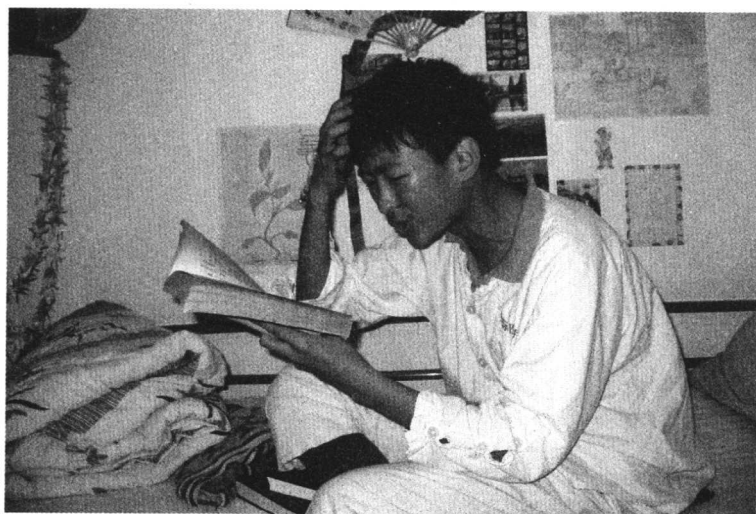
柳红补记：写作此诗时，子尤在化疗间歇。很久没有写过诗了，他怀疑自己再也写不出诗来了。这天，在笔记本电脑上他悄悄地写起来，越写越痛快。后来他写道：“写《童话房间》时，写到中间，心里就开始激动起来，绝对是一种甜蜜的感受，可又不想在没写完时被人发现，欣喜若狂这四个字是对我当时心理最真实的描述。”（见子尤《谈自由诗》）

细雨羞涩着在窗口翻卷，
娇叶颤巍着与春风告别。
我留下我轻狂的头发，
在漫长的微笑里和彩鹤同眠。

2004年4月21日



2004年4月23日，子尤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给同学打电话。背后的墙上贴满了他喜欢的相片、图画。



在这布置得如此“漂亮”的病房里，子尤写诗的灵感来了，读诗的兴致也上来了。

我的梦¹

暮色稠浓时，我有一个梦
在沙滩上徜徉，跟随我主
滑过云空我生命里光影闪耀的片段

无论何处，我注意到沙滩上有两副足迹相伴如初
一个属我
一个属主

当生命的下一个时刻来临
回身审视沙滩上的来路
一线单一的足迹，变得孤独

在那最卑微哀痛的日子
它总扰得我心潮悲恸
而我怨诉主
为我的无助
主啊，你允诺过当我坚定地跟随你
你愿伴我跋涉全途
但在这生命最困难的时刻
为何此地空留足印一副
我那样需要你，你却情理全无

他低语：亲爱吾儿

¹原注：我妈妈的朋友段阿姨发给我一首名为 *I Had a Dream* 的英文诗，约定我和她女儿一起来翻译，看谁翻得好。

我爱你且从未弃你不顾
于你受到考验之时
那沙滩上孤独的脚步
是我正背着你，缓缓踏出

2004年1月16日

我的爸爸是什么¹

我的爸爸是什么？
何处是他停留的地方？
他是虚无缥缈的清风
是温柔亲热的臂膀

是一语“我爱我的儿子”的口号
是关怀友善的面庞
是冰火交织的话语
是时开时关的门窗

2004年1月14日

¹原注：写于2004年1月14日，历时1分钟。本来想把这首诗扩充，把我心中的“爸爸是什么”表达出来。可是，自从那天晚上吃饭时突然有了想法，扑到电脑上写了上面短短的两段后，它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完整的身体；每当我动手补充它，却根本没有灵感，只得放弃。



1990年5月25日，爸爸在给子尤洗澡。“我的爸爸是什么”这句诗，这张照片，也许值得每个人沉思许久。

寻 觅¹

我独自游离在寂寞的心头，
不畏身旁飘过冰冷的寒秋，
寻觅一位高贵的天鹅，
飞过冰凌的世界，在倒影中行走。

她是洁白天使的化身，
耀着燃烧的双眸，
是晶莹上的舞者，
啸出黑夜中月色漂流。

那天鹅有点滴妩媚，
伴着几许梦的忧愁，
有一丝哀叹，
伴着缕缕温柔。

待碧波与青云不再有分界，
流浪时还负着童话的行囊否？
我等那羽翅勾勒出几抹流霞，
吟着奔腾的独奏。

2003年12月26日

¹原注：2003年12月26日，听妈妈讲了她朋友的女儿怡颖的一些作为，颇为喜欢，随即写下这首诗。



2006年9月2日，子尤与怡颜在家。怡颜是个特别的女孩，“有一丝哀叹，/伴着缕缕温柔”。

低 语¹

蜜似交织的低语，
宛若蚕丝吐芳。
败枝像天使的臂膀，
洒落着枯萎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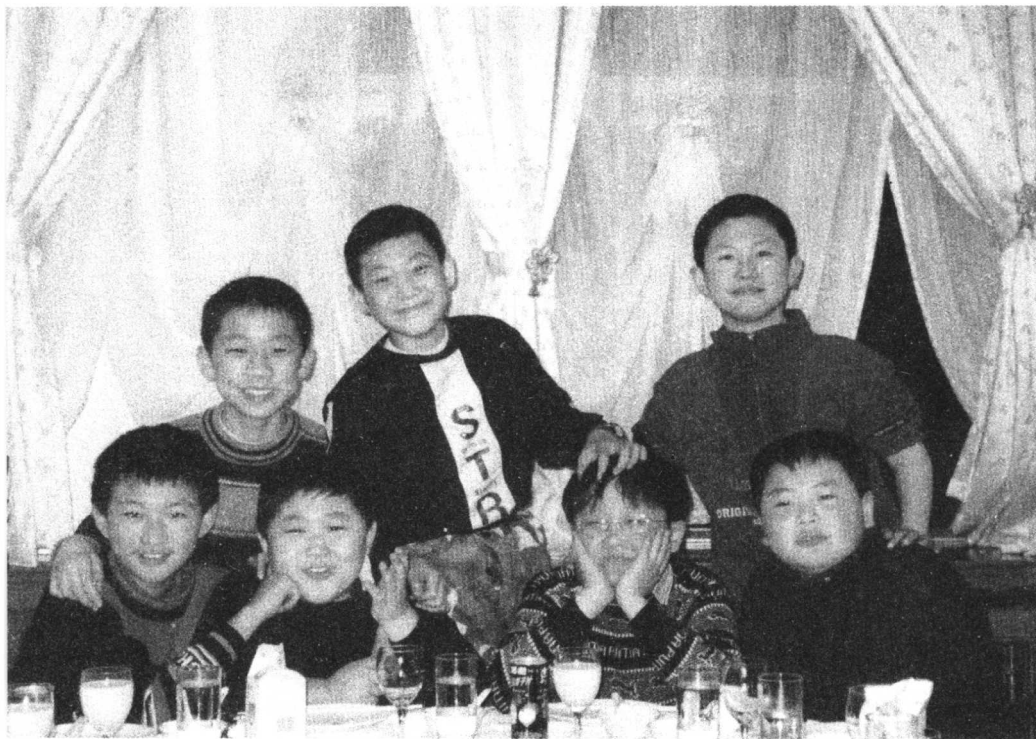
相见的招呼变得陌生，
微笑也早不是当年的模样。
紧贴的心儿被时间分开，
中间筑着遗忘的围墙。

轻盈的抽泣伴着低语流淌，
远去的生活已渐渐迷惘。
无助只得暗暗倾诉，
莫思，莫忘。

心头纵有万言汹涌，
欲语却又沉入思维的海洋。
“可记得当年曾一起欢笑，
在校园的某个地方。”

2003年11月29日

¹原注：2003年11月29日放学，和小学同学陈鸽在校园里聊起当年的同学及往事，回家后便写了此诗。



2002年3月，子尤和小学同学聚会，前排左一是子尤。“记得当年曾一起欢笑，/在校园的某个地方”。

定风波¹

夜卧梦景沉雷滚，
欲绝秋色冬啸狂。
雪絮风涌甚迷惘，
无望，
秋杀无语更荒唐。

憔悴愁吟歌破浪，
跌宕，
流白万里度寒霜。
借我几缕青云势，
直上，
任他九天势难防。

2003年11月9日

¹正如教子尤古典文学的家庭教师陈玉明所说（见本书第236页），子尤尝试着写过一些古体诗词，限于操练时日，他对平仄、韵律等形式尚未完全掌握，所作也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其对古人流风余韵的推崇和追仿，在如今时代显得难能可贵，可算作对我们民族文化乡愁的一种慰藉，更是他生命印迹的一部分，故特此存留。

我们的爸爸死了¹

我们的爸爸死了，
渐去的身影在黯淡的晚上消磨。
我们的爸爸死了，
自由的感觉忘记了岁月蹉跎。

我们的爸爸死了，
孩子稚嫩的身体还很柔弱。
我们的爸爸死了，
他重归的灵魂是否还能复活。

心是万流汇集的血源之都，
可追寻爸爸的心却要攀越高高的山坡。
一片呐喊的汪洋，
爱的话语在往深谷坠落。

当少年终于变得健硕，
在墙上记下身高的刻度。
当决意的离去已成现实，
你失去看见我几年，几十厘米，还有更多、更多。

童年啊！为何太阳与月亮交替工作？
纯真啊！为何眼神的明亮要被放荡刺破？

¹原注：名字的灵感来自于我小学同学的妈妈写的一首诗《我们的妈妈死了》。

血泪滴下了点点细雨，
却无法浇灭我心中的怒火。

在那浓烟下的还有补不上的伤口，
在伤口里的还有还不清的过错。
在过错中还有无数感情的挣脱，
我放飞挣脱，让它从此沉没。

我无助地四处漂泊，
在社会的孤儿院中居无定所。
似有种种解不开的原由，
狠狠地勒紧心房让我难过。

铁皮鼓“咚咚”敲响，
当年的死守许愿已不是承诺。
让我成为长不大的侏儒，
藏匿在失意的角落。

2003年8月28日

青门饮·谈《卡门》

红叶双飞，
碧空云卷。
清泉吐纳，
碎步凌乱。
醉色风清，
回眸霜冷，
舞步肢展罗缎。
借得东风引，
弃旧友，
居高声远。
几度春秋，
别愁离绪，
梦归情断。

爱恨交融何由？
击节凄凄惨，
花衣如瓣。
群芳争艳，
残月弯钩，
舞袖弄影真幻。
怎得年华去，
凭风雕栏。
生死何妨？
苦乐一线归还。

2003年6月23日

苏幕遮·嵌词牌¹

宴山亭，²
谁犹醉，
烛影摇红，
烟散烛残褪。
自古难迎千秋岁，
摘木兰花，
借梦欢饮睡。

浣溪沙，
终不回，
何日能归，
玉带宽憔悴。
琵琶仙人歌不寐，
月下笛吟，
一把辛酸泪。

2003年6月11日

¹原注：今天早上我突发奇想，想用词牌名组成一首词，写的时候并不困难，没过多久，得此词。

²原注：带下划线文字皆为词牌名。

清平乐·春光

春光戏谑，
又是闲时月。
似水流年回感掠。
这流度，
歌一阙。

风筝舞，
去匆匆，
梦人情总幽空。
朱粉醉迷欢笑，
回眸一脸残容。

2003年6月2日

相信未来¹

——献给我尊敬的食指先生

当我同颓废的青春一起在校园里徘徊
当我在校门口吐纳尘世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展开失意的人生
固执地用无谓的思索写下：相信未来

当娇美的雪梅已化为残冬的寒露
当天堂中的幻梦依托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执著地用枯萎的败叶
在冻结的白云上刻下：相信未来

乌云拥有它阴险的诡笑
我用红色的朝阳将它暴晒
用彩虹染红雪白的晚霞
在苍穹上绘出：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
因为我相信人间的温情
相信未来
因为我相信人性中还残存爱

相信未来
因为我相信失败

¹原注：“非典”期间，在家闲着没事，想给同学发封信，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即兴发挥，为他写了首诗。

在觉醒的瞬间迸发的一刻
我仍要用苦痛的目光在岁月的光阴里留下：
相信未来！

2003年5月23日

老鼠与青蛙¹

老鼠只是贪婪的小丑，
我为何与它们呆在一起？
我只想纯洁的梦境中，
冷静地看着老鼠的杂技。

我愿孤独地坐在深岩里，
寂寞地写着日记。
犹如快乐的井底之蛙，
满足地忘却日期。

尘世的呼声震动了天空，
也打雷似的唤醒了我的记忆。
“世界末日来了！
你为何仍玩世不恭地嬉戏！”

我正沉醉在希望的绿芽中，
难道我不能呼吸？
地球在运转，阳光在继续，
自然的哪个地方没有活力？

“可街道上的喧闹没了踪影，
老鼠们个个都在哭泣！”

¹ 这一首诗为何而作，令我费尽猜测。子尤好像告诉过我，我怎么忘记了？有一天，我猛然醒悟，这是在写“非典”。

少了心花怒放的微笑，
白色的女神开始屹立！”

“是可恶的小鸟在林中作怪，
整日不停地呱呱叽叽。
虚伪的宠物是人类的伙伴！
正在悄然地散布毒气！”

席卷残云的东风在怒吼，
开始威严地使用神力。
用铁锅将苍穹死死地罩住，
老鼠们无法挣脱也无法呼吸！

哈哈！我的同类是谎言的首领，
只能推卸责任指东指西，
好像不懂事的孩子，
最终仍然死在一起！

可爱的故事谁都爱听，
比这个猫耍老鼠的要更加有趣。
那白衣的女神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错只错在她们不自量力。

大概是想偷别人家的奶酪，
可到头来还是毫无意义。
我不想做老鼠自取苦果，
做个井底之蛙忘却日期。

2003年5月15日

赞一位女艺术家¹

令人颤抖的爱恋，
在她的心中滚烫。
熊熊燃烧的烈火，
孕育着希望。

艺术女神的出现，
将他的目光照亮。
无可抵挡的激情在一起，
迸发出波浪。

是什么使誓言海枯石烂？
是什么让闪电创造出的爱在命运中碰撞？
这爱情没有体贴，失去了温柔，
只有无穷无尽的疯狂。

僵硬的泥土与石头，
刚硬的身体与肌肤。
爆发吧！战士！
不带一丝的悲愁！

难道这爱情必定短暂？
难道这爱情只有开头？

¹原注：我原本想写“最伟大的艺术家某某某”，却忘记了她真正的姓名，只记得她著名的称呼，虽然这个称呼极度歧视女性——罗丹的情人。

或许招致了命运之神的嫉恨，
掐断了浪漫光明的咽喉？

那目光多么灿烂！
那画笔在天才的灵感里浸透。
不！停止，不要再挣扎！
在精神的禁区，漆黑的狱楼。

你失去了挚爱，藏在被泪水培育出的向日葵中，
卑鄙的魔鬼喜欢你的残存，倾听你的哀求。
撕破一场悠扬的幻梦，徘徊于凡人灵魂之间，
埋葬她，把她藏进无形的光影，昏幽。

2003年4月3日

生日¹

时间消磨了青春的激情，
光阴射下了童年的雄鹰。
可不变的友谊，
仍送你远行。

甜美的老酒，
酝酿出纯洁的心灵。
金色的歌谣，
让你我变得透明。

愿我们化作一片云，
洗刷洁白的镜。
环抱我们的蓝天，
宽广地把我们照映。

回忆过去美好的日子，
演奏欢乐的繁星。
四十二道风和雨，²
岂能简简单单地安宁？

翻开初一的作业本，
顺着幼稚的笔记追寻。

¹原注：4月3日晚上6点35分写。明天中午，老师要给在4月出生的6名同学庆祝生日，大家会在班里吃蛋糕。我很感动，特写此诗。

²原注：班上有42位同学。

你真美呀，时光！
我恳求你暂停！

不要沉睡了，光阴！
让我把心里话吐清。
发黄的作业纸不再允许我的回味，
把静静的低语倾听。

抹不去笑意里的忧伤，
脑海已经冻结成冰。
打碎积淀在回忆上的灰尘，
重摇起春天的银铃！

2003年4月3日

血色的黄昏¹

风沙埋葬了千年的文明
我疯狂地挖掘
泪，染尽了
雪白的明月

醒来啊
却无人答应
除了那血似的红枣
周围冷冷清清

锄头在狠凿坚硬的土地
汗水沾满了妇女的布衣
用它砍破黑暗吧
无人答应
空留下我的叹息

上天啊
赐予我一滴晶莹的露水吧
让我去安慰那痛苦的土地

¹原注：2002年10月2日去山西离石，3日去磻口古镇看黄河，4日回成家庄下垣则村，5日参观灵石的王家大院。从王家大院返回离石的路上，得此诗。

柳红补记：山西吕梁是我的老家。父亲少小离家，一辈子怀有浓重的家乡情。子尤从小就听姥爷讲老家的故事。4日这天，我们计划从离石城回村，子尤姥爷突然生病，大家劝他不要回了，他便让我给子尤在村口的大树前照相，算是替他而来。还好，最终他和我们同往。

在它干裂的皱纹上
洗尽伤痛
在蔚蓝的天空上
画出一道血红

奔腾吧，黄河
重现你的威武吧
找寻你的尊严吧
不要让点点滴滴的肥皂水
去嘲弄你
让我用虔诚的笔
将你装进我的心里

啊！不要消失
我用百万分的心情请求你
拉住你
一根细长的木杆
轻轻地抬起
霎时间
烟消雾散
时间到了
我们应该交还

雕梁画栋
亭台歌舞
在乒乒乓乓的锤子声中
化为了一抔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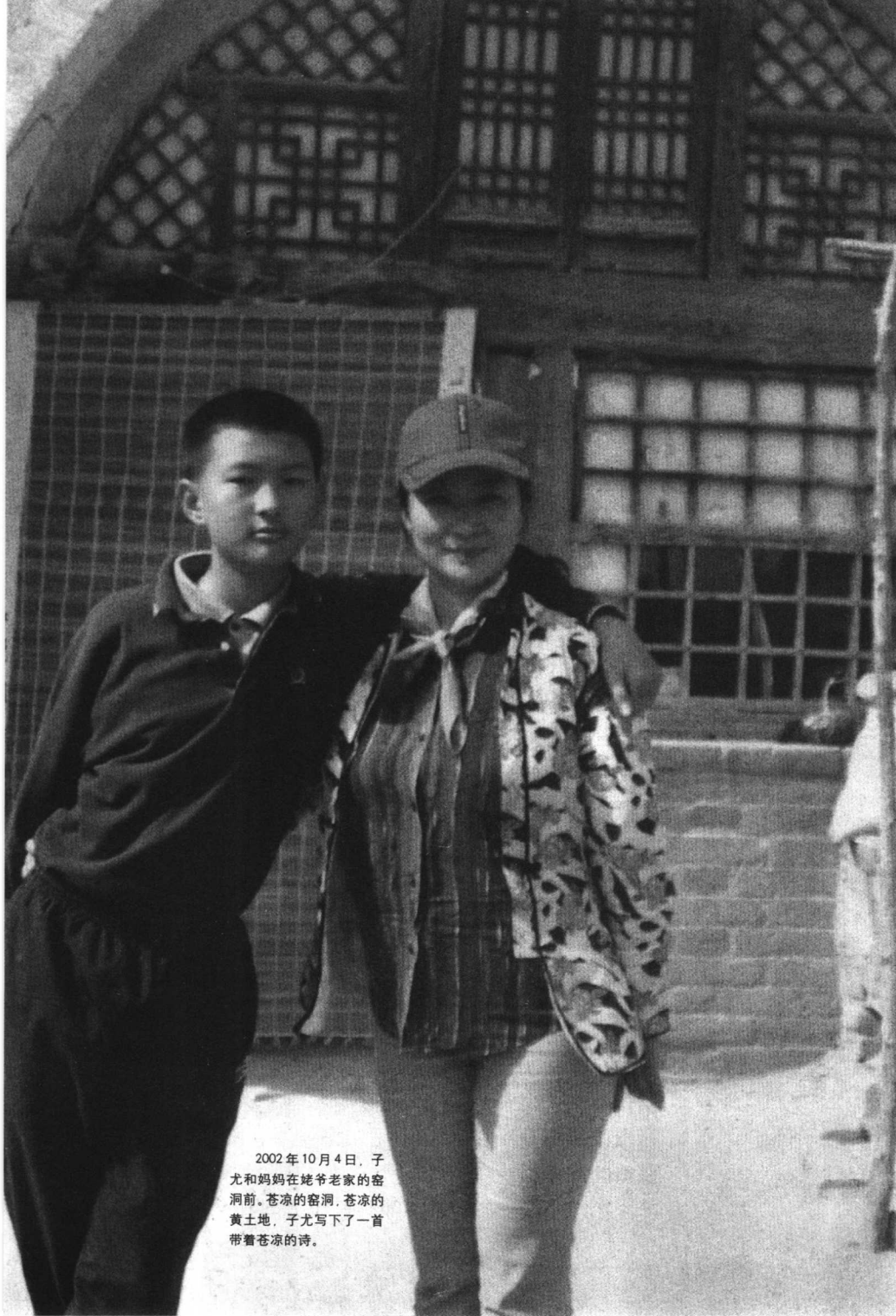
闭上眼睛

用鼻子去闻
那是什么
那是鸡鸭鱼肉四方海鲜的香味
是动人的歌声
是欢快的掌声
一个个窃窃私语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叠叠让人心动的纸钱
闭上眼睛
那是什么
那是王家大院
是撼人心魄
黄土上的灵魂

哭泣吧
你无法再怀抱那庞大的宫殿
你被挤压在细小的石缝中
口中含着万语千言
几百年的悲悲喜喜
都藏在那扇雕刻精美的木门里
欲推开，才发现
上面挂着一条冰冷的锁链

哭泣吧
我不愿松手
线的那端是一只飘飘欲飞的风筝
咔嚓，线断了
我昂着头
它慢慢消逝在
残破的屋楼后

2002年10月5日



2002年10月4日，子尤和妈妈在姥爷老家的窑洞前。苍凉的窑洞，苍凉的黄土地，子尤写下了一首带着苍凉的诗。

莫扎特咖啡馆¹

—

月悬初秋曲安魂，
屋外残雨伴留痕。
教堂钟塔环石路，
键语声碎谁听闻？

二

水晶灯下咖啡醇，
苦涩参半心潮浑。
河水难退天鹅遁²，
杯盏相碰往事人。

三

京华奥都本无缘，
悲愁相映心线牵。
清茶美酒同根长，
一苦一甜难成全。

2002年8月20日

¹原注：2002年8月20日，我和妈妈在欧洲旅游，在离开维也纳前，我们和朱嘉明伯伯去莫扎特咖啡馆。那地方真好，优美的音乐，金色的灯，见此情景一时诗兴大发，我就要朱伯伯和我对诗。他说第一句，我说第二句，而且要古体诗。朱伯伯无奈，只得和我对。

²原注：欧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洪水。

欧洲之旅组诗¹

凡尔赛宫观后²

这里曾经辉煌
踏上陈旧的地毯
只有冷酷的雕像
在向我远望

一切都令人悲伤
拧开失色的把手
仍能感受到
诱人的芳香

¹原注：2002年7月20日至8月26日，我和妈妈去欧洲探亲访友旅游，共去了7个国家：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

柳红补记：子尤在旅游途中记日记，回国后编成10回，组成《欧洲之旅》，分别是：

- 第一回 乘机翔空思奥都，坐车驰陆忘京华
 - 第二回 叹残叶化为一双手，哭败枝变成两阵风
 - 第三回 八面木鞋试套脚，四方奶酪尝进唇
 - 第四回 上广场屋里落脚，下河岸草中失足
 - 第五回 五国结束旧辞赋，三感开始新诗文
 - 第六回 看宠儿的死亡悲影，听天才之诞生乐魂
 - 第七回 观电影吾母流泪，看人生他人落涕
 - 第八回 天地一线胜造景，左右两路败双人
 - 第九回 四面银铜刺耀眼，八方湖山映照头
 - 第十回 乘机翔空别奥都，坐车驰陆记京华
- 旅游期间，子尤写了不少诗，这里挑选出几首。

²原注：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从床上爬起来，朦朦胧胧间，脑中浮现了几句诗，便挥笔写在本上。

绘彩的是图像
冻结的是时间
封住笑声的
是蜘蛛网

一切都给了它太多的创伤
我抚慰它，想看清那
昨日的夕阳

2002年7月25日

多瑙河¹

展现在我眼前的
是多瑙河的横扫千军
造物主精美的瞬间之作
让我打开那千年的太门

我躺在平静的水面上
她的肌肤是如此滋润
耳边是天使吟唱的圣歌
我正视长空
品味着海水所孕育的灵魂
我再仰望空阔的蓝天
只留下一片片破碎的白云

2002年7月31日

¹原注：我在维也纳所住的张莉阿姨家在多瑙河边，一出门就能看见多瑙河滚滚流淌。到维也纳的第二天早上，来到多瑙河边，感受她的历史，因为她的故事是那么多！未及心潮平定，就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夜游多瑙河¹

哪一位神灵
能造出如此美妙的仙境
尘世的车鸣声、人们的嫉妒心
都在这奇彩美景中
化在风里
沉入黑色的深渊
机器的轰鸣声震撼着我的心壁
“文明社会”正挥动利剑
让自然的创造者哭泣
一大片乌云飘浮过来
我细细将它清洗
让多瑙河的芳香
擦掉人类的污泥

2002年7月31日

城堡²

踏着昨天的时节
吹拂着今天的风
想着明天的文明

¹原注：晚饭之后，张莉阿姨建议我们去游泳，我们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到了外面，只见天空阴云密布，水里一片漆黑，像是无底深渊一般。我慢慢抬起脚，用大脚趾的趾尖轻轻碰了一下水，水极冷。但我们还是坚持游了一阵。回家之后，我突发灵感，写下了这首诗。

²原注：在意大利Napoli城堡，朱嘉明伯伯起头，一人吟诗一节，历时15分钟。

在沧桑的古战场上
只有几个幼稚的少年
在踢着足球歌唱

这是一个有几百铜铸的门
透过炮弹肆虐的三角
我眺望的是随风飘逝的罗马编年史

拨开厚重的浓雾
当年振奋的厮杀声
已经凝固

透明玻璃地板上
留下了无数耐克的鞋底
它在向你延伸着史前的废墟
曾经充满青春和美貌的骨架

那长长的号角
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迎面而来的
是震耳的摇滚乐

火车，可以使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连成一体
轮船，可以切短从法兰西到意大利的距离
而我们的双脚却是在多维的文明中徘徊

欢庆节日的沉醉美酒
抑制不住古老的芳香
冰冷我心的

是可口可乐的抵抗

掠过车窗的远山和田野
使我走向逆行的时空隧道
看到的是
慢悠悠的牛车

几千年前的呼喊
被时间的老人幻化成了庸俗的笑谈
身披盔甲、手持长剑的英雄
却已成了冰冷坟墓里的骷髅

2002年8月8日

赞地中海¹

一轮弯月升起
与落日交织更替
海洋与蓝天
浅蓝与深蓝
一块蕴蓄着浩瀚的画布
连接着一个个辉煌的世纪
啊，天神！
呼喊吧！大笑吧！
感叹生命吧！

¹原注：这天一早，我们租了一辆汽车，漫游西西里岛。车开出一段时间后，但见远方天水一线，波涛汹涌，这就是地中海呀！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领大家冲入海中，痛快地游了一场。此情此景，让我诗兴涌动。

去震撼那渺小的人类吧！
去嘲弄那无知的生灵吧！
去尽情地吞噬无边的土地吧！
去放开豪饮连天的江河吧！
忘记人类的烦恼吧！
摆脱文明的困扰吧！！

2002年8月9日

庞培—罗马—佛罗伦萨¹

—
所有的城郭
都在时空中磨损
只有 Pompeii
永远停留在一个时刻

化为永恒的
是留在空中
成为一道浅浅痕迹的
半壁残墙

¹原注：这首诗写于游意大利的旅途中。我和朱嘉明伯伯在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火车上对诗，一人一节，合作了这首《庞培—罗马—佛罗伦萨》。朱伯伯起头。第一段写庞培，那原本是一座辉煌荣耀的城市，在公元1世纪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毁灭。我们看见了一具具尸体，有痛苦挣扎的，有还在熟睡中的，有大官，有至死还被锁在柱子上的奴隶，有用手护着婴儿的母亲，有赶着车的车夫……惨不忍睹。第二段，诗写到罗马角斗场，但见那半壁残墙，不禁怅然泪下。第三段是讲佛罗伦萨，那幅幅动人的画。

时间，最好的打磨师
拿着残忍冰冷的刀子
将华丽的走廊
砍成灰色的石

贵族和贫民
自由民和囚犯
在太阳消失的那一瞬间
走向平等

一瞬，短短的一瞬
歌舞停止了
刀光剑影停止了
宏大的乐曲停止了
都成了那洁白的云

红色，喊叫声
还有如流水般的往事
无尽的奔跑
然后是死亡

完美，是最不完美的
残缺，是最伟大的辉煌
站在一栋破碎的房屋前
感受着渺小的脚步声

如巨浪一般滚滚而来的壁画
已消去了它应有的光色
留在我眼前的

只有一支永不停息的画笔

二

喊杀声，老虎的咆哮声
血淋淋的畅快
令人神往
唯一能够
同前人一道观看的
只有空旷

达官显贵
已化为浮云
斯巴达克斯的后代
却延绵不断
瞻仰先祖的胜利

仇恨的宝剑
护卫英雄
在他高大的身影下
站着几个嘴叼香烟穿着时髦的少年

红酒化为雨水
洗荡着罗马的文明
那黄金的年华
已随着雨水流逝

大街上，排满了买票看电影的人群
马路上，挤满了出去游玩的汽车

他们簇拥着古罗马角斗场
而它，正悲伤地孤视着远方

恐怖怪物的嘴永远张着
等待着一代代的欺骗者将手伸进去
而时间老人这个最阴险的欺骗者
正在一旁发乐

罗马剧场的石柱
如同那辉煌岁月的年轮
石柱的断裂
无疑是那段历史的终结

剧场的戏
已经停止
而人类的悲欢离合
仍在上演
一代代的演员
正身着戏服
等待着他们唯一的观众——上帝的鼓掌

在那个破旧的火车站上
乘客们等待着那辆陈旧的列车
待醒来时
咯吱一声
文明逝去了两千年

三

里拉代替了金币

欧元代替了里拉
歌剧替代了只有在田间飘扬的山歌
迪斯科替代了歌剧
唯有色彩斑斓的地下列车
永远用着拉丁的音乐

静寂无人的走廊
只有阳光在绘画它的地面
沉睡了几千年的画中人
正等待着有人将她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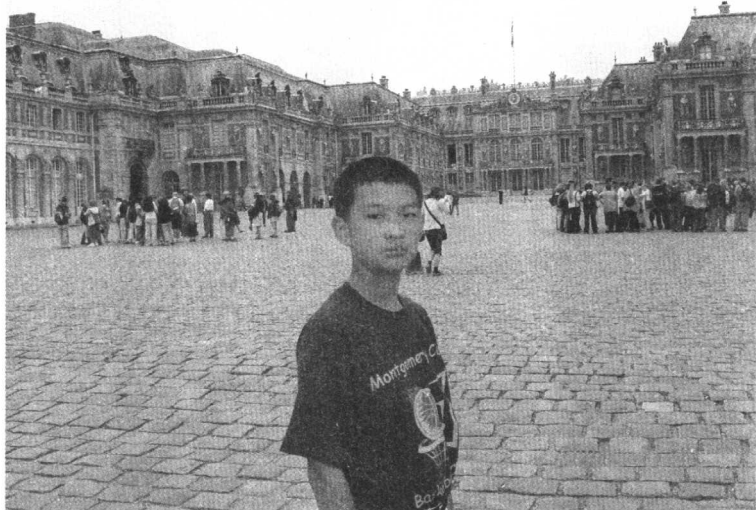
达·芬奇还在漫步
只是没有留下脚印
却引导我们
回到了六百年前那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声吉他的霹雳
撕裂了长空
蒙娜丽莎笑了
笑着歌颂佛罗伦萨的嬉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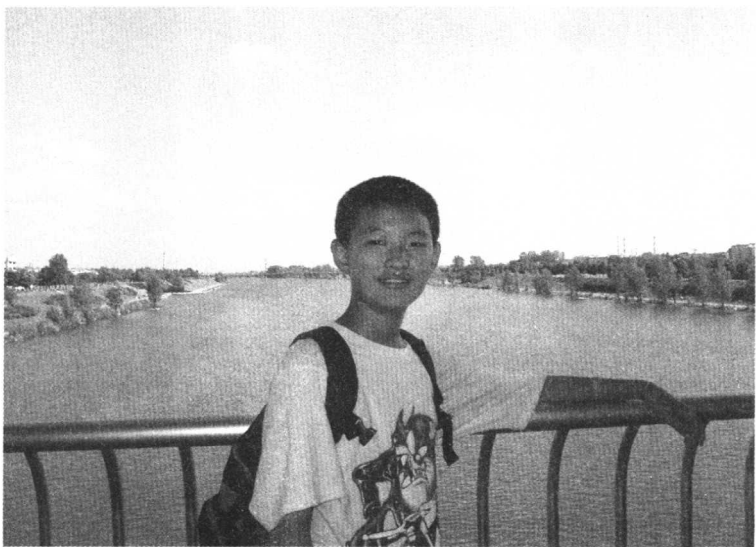
大卫，他坚硬的肌肉
衬出了维纳斯残缺的双臂
谁也无法接上
那昨天的美丽¹

2002年8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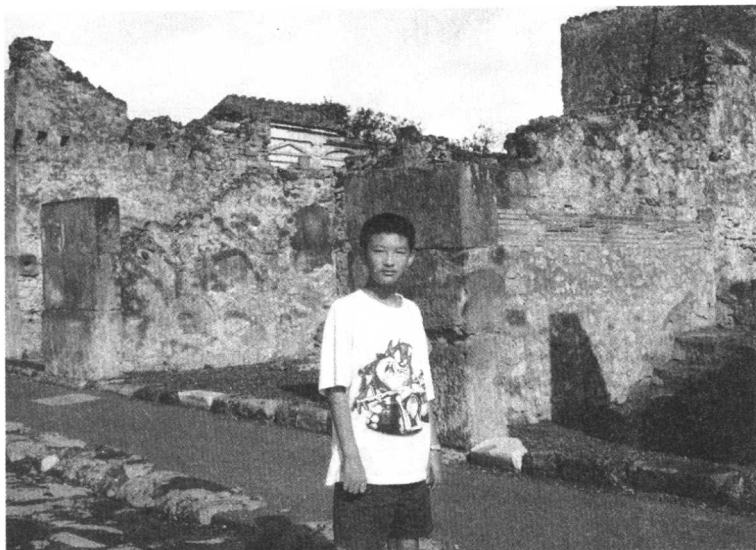
¹原注：火车要到达威尼斯了，我们不得不结束这首未完的诗。我们有心将地中海和西西里岛的内容续上，构成完整的意大利之旅，却没有时间来完成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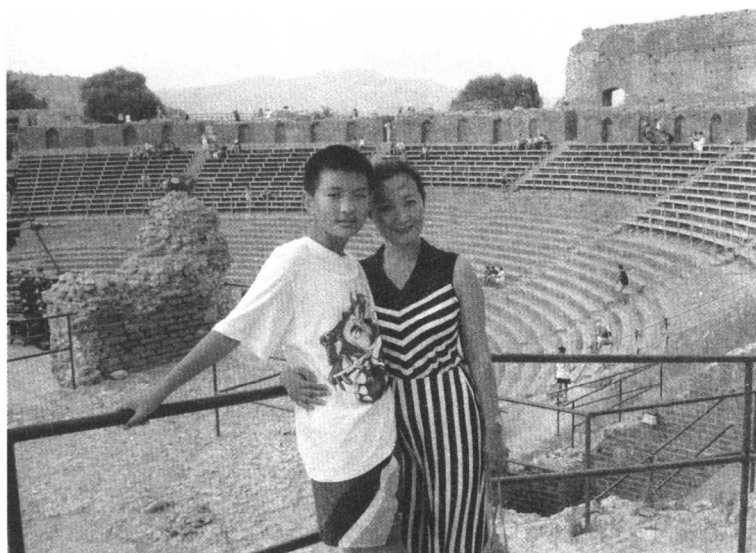
在凡尔赛宫前的广场上。子尤身后的游人在听导游讲凡尔赛宫的历史；而对于子尤来说，历史无须聆听，因为历史就在他眼中。



子尤身后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我们曾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子尤还因此写了《夜游多瑙河》这首诗。



在庞培的古城遗址。两千年前的熔岩将古城淹没，后人将其挖掘出来；子尤也在挖掘，他挖掘的是沉睡在古城中的灵魂，以及它们的故事。



子尤和妈妈在西西里岛的古角斗场。几千年前，这里频繁上演人与野兽的角斗；几千年后，子尤同样与一种“怪兽”展开了角斗；那怪兽就是他身上的肿瘤。

在广西叠彩山

—

陟彼横山望，
苍穹四野笼。
挥手白云散，
长空叠彩虹。

二

长廊内外为何由，
雄鹰姿势已成休。
残石断木萧然景，
千古风云当空流。

三

残墙断壁弃道旁，
黯然销色淡无光。
不舍放眼乱丛里，
只言片语映辉煌。

2002年1月23日



2002年11月22日，在桂林。“挥手白云散，长空叠彩虹。”桂林的山水，让一向热爱大自然的子尤笑得合不拢嘴。

希 望¹

在春天的港湾上，
一根根蜡烛在水面荡漾。
他们孕育着神奇，
承载着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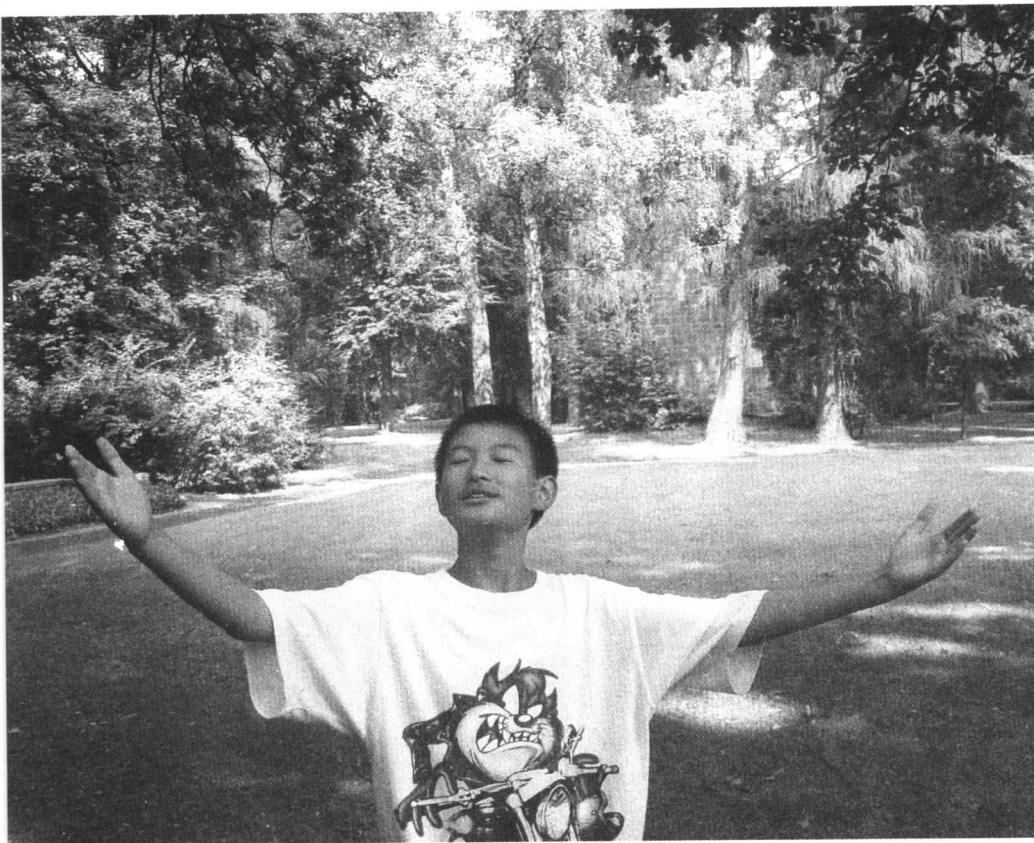
看，
夏夜的萤火虫闪烁着点点光亮。
里面藏着天真，
孩子们为之神往。

秋风中旋舞的梦，
正在欢快地歌唱。
那充满稚气的心愿，
在灿烂的霞光下飘扬。

活泼的雪花，
长上了翅膀。
带着每个人圣洁的心灵，
飞向他们心中的太阳。

2001年9月25日

¹原注：这是我的小学同学春子为做板报跟我约的诗。我躺在床上口述，由妈妈笔录。原本依照春子的名字只写春天，后来干脆把四季全写了。



2002年8月18日，在德国马堡，子尤张开双臂，闭目凝神，享受着欧洲的阳光。

心的感伤¹

我躺在思想的病床上
望着摇摇欲坠的灯光
脑中是连绵不断的幻想

我躺在现实的病床上
望着一扇扇透亮的纱窗
但愿能从透明的玻璃中
看见人类罪恶的心房

我躺在灵魂的病床上
想让看似洁白的药水洗刷我短浅的眼光
一次次疼痛的考验
让我感觉到梦是那么的渺茫

¹2001年9月16日星期日，在北大校医院的病床上，子尤因病输液治疗，子尤口述，我记录，得此诗。2001年12月2日，子尤在《我的创作经历》中写道：

我认为，我所写的小说不及我的诗好。写小说，我从没写过现实，总躲藏在一种渴望里。但诗，却实实在在地写了真正的世界，是在灵感中写成的。在此，仅举一个例子。我所写的诗中，自认为最好的，就是近期完成的《心的感伤》。它以最朦胧的方法提出了面对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那是在今年9月份，我因得了痢疾而住进医院，我躺在床上，打着吊针，双手无法活动，闲着无事，诗兴就来了，便由我口述，妈妈记下了这首诗。口述了大约10多分钟，中间被医生打断了几分钟。写完诗后仍不尽兴，创作欲大发，又写了一篇《我看文学》。我写诗素来是口述，凭感觉，一旦灵感没了，自己也不记得自己的诗了。从这里能看出，我写东西全凭感觉走。所以我写的文章常常是一段和另一段比起来判若两人，看起来非常有趣。如我写“我慢慢走，走了一半，一回头，却见烟雨蒙蒙，花香袭人”。前半句是现代风格，后半句却是古典风格。

我那如泉涌似的行李筐
是那么的轻
我那澎湃的浪
无法再用庞大的心灵来装

啊——
我又看见了金色的阳光
是那么的美
让人陶醉
只可惜一切达到极限的东西
终究会被黑暗夺去希望
看——
它已经发出了地狱的声响

啊——
我的梦，它好像一条灵巧的小舟
正在水上荡漾
它多么的可爱
散发着花一般的芳香
只可惜上帝创造了一切
也终究会让梦坠落
我已闻到了——
乌云就在我们的头上

2001年9月16日



2006年5月8日，子尤在西四颁赏胡同。看他那澄澈的眼神，他在望着天空，望着未来，望着爱。

雪（二首）

—

我被陶醉了，
它以宽阔的胸怀，
把我们围绕。
瞧！
我们多么渺小，
一个个，无视它的存在，
未发现它的美妙。

我被征服了，
它，纯洁的圣母，
虽然凝结时间，
却让我的血流奔腾，
犹如一匹骏马飞跑。

我被感动了，
多么伟大的季节，
你内在的美，
把一个神奇的世界
变得广阔，
你让一个个纯洁的心灵
光彩照人，
你让一颗颗肮脏的心
被这美景感化
成了圣洁的人儿。

你，驱散了一切丑恶，
把这里变得美好！

2001年1月6日

二

又是一个雪花漫飞的日子，
我与雪再次重逢，
后悔不该把它扔弃，
不知不觉中感到了雪的歌唱，
它复生了！
我不知所措，
无法向纯洁的茫茫银海
迈下我肮脏的一步。

我感到神奇
无声的自然给了我思想，
喜悦，
但我又悲伤地看见愚蠢的人儿在糟蹋地上的华衣。
我满腔怒气。

他们竟是这样自不量力，
胆敢与自然对敌，
雪犹如雨一般下得更密，
我在风雪中写下了悲伤的一笔。

2001年2月6日



2001年1月，子尤在雪中玩耍。子尤喜欢雪，有一次下雪，他拿着笔和本子来到外面，边玩边写诗，好不畅快。

十一年¹

——致幸福日子进行了十一年的父母

爸爸成了无边的大海，
妈妈化为蔚蓝的天空，
十一年前的那一刻，
心中的颤抖感应着两人的彩虹。

爸爸成了长江，
妈妈化为黄河，
两人共同在山上流淌，
生出了一条微弱的小溪。

爸爸成了小湖，
妈妈化为木船，
孩子躺在船中，
在湖里漂荡。

十一年前的风风雨雨，
十一年后的酸甜苦辣。
十一年前的幸福时光，
十一年后的一刹那。

十一年前的汗水辛勤，
十一年后永远的迎新。

2000年7月14日

¹原注：为纪念爸爸妈妈结婚11周年而作。



1993 年秋，全家摄于西四延安照相馆。

梦 幻¹

我进入一个梦幻世界，
一条使人沉醉的街道，
沿着街道书店，
仿佛进入风中，将古典欧洲的文明远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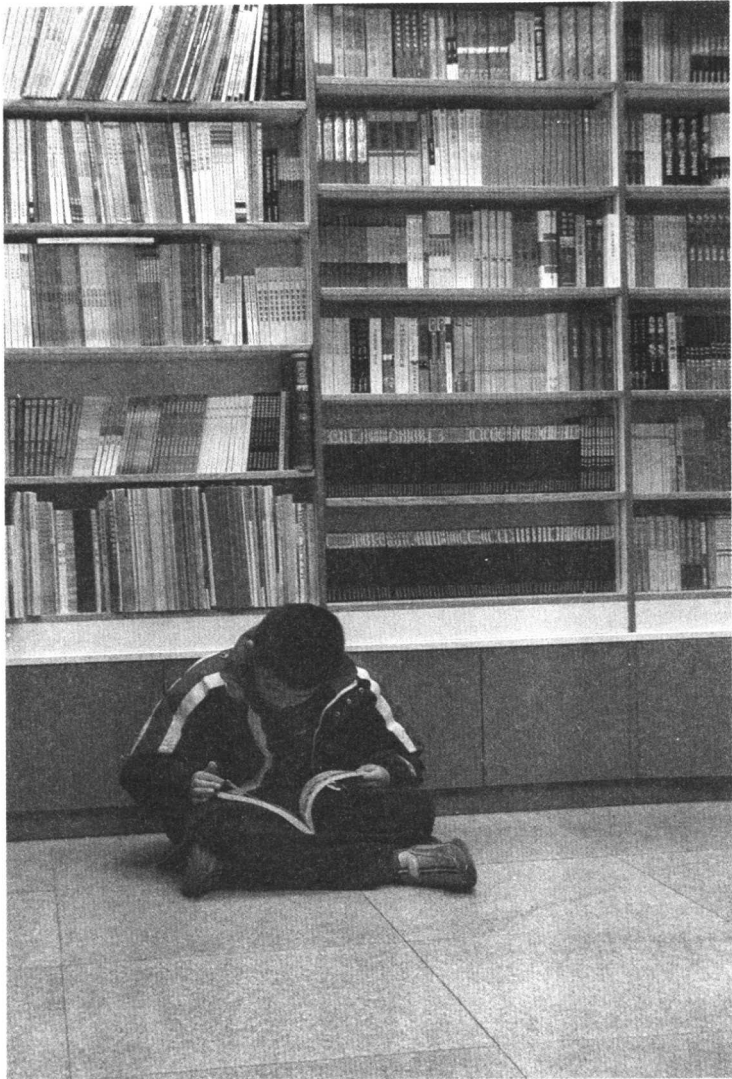
那里是书的王国，
我对于观书人来说太小太小，
一个是聪慧、顽固，
一个是用文明之火将自己燃烧。

书店闪烁着文学家的生活，
连维纳斯都在微笑，
我轻翻书页，
恐将神话变得糟糕。

¹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从北大附小接子尤回家，路过成府街时，子尤说想去逛书店，我们便去了万圣书园。子尤拿起一本傅雷译的《米开朗基罗传》翻看，突然走到我身边说：“我的诗兴来了，我要写诗。”过一会儿，又说：“快给我一支笔，不然我的诗就要跑了。”后来，他坐在一张桌子边写了这首诗。我把子尤的诗誊在一张纸上，留给店员，告诉她，这是孩子在你们店里写的小诗。随后又进了一家叫做“闲情偶寄”的咖啡馆，子尤在那里又作诗两首，我也把诗留给店员了，只是没好意思抄回来，想来遗憾。没想到，5年后，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出版，出版社在万圣书园搞了一个小型的发布会，子尤和他笔下的朋友们“青春论剑”。而后来，得知万圣书园经理刘苏理仔细读过他的书却不肯卖他的书时，子尤依然高兴，认为只要读了就好。子尤对“万圣”情有独钟，2005年到2006年间多次跟我说，他理想的生活是，早上我们一起去颐和园，他从那里坐车去“万圣”，在那儿写小说，然后我去接他。他还想在里面打工，当店员。不过，我们每次都开玩笑说他肯定是只顾看书却顾不得卖书；但是又说，他一定会门儿清什么书该放在什么位置。

风吹过来，我把门关上，
怕把安静弄吵，
让诗人的情怀更广，
我赶上了，太巧。

2000年2月29日



2002年2月8日，子尤在三联书店席地而坐，埋头看书。子尤从小就喜欢看书，书店是他最爱去的地方；有一阵子，他还想去书店当店员呢。

闲情偶寄诗二首

— 1

闲游成府街，
情系灵香园。
偶遇诗字满，
寄书古今全。

二

一人走两园，
三观又四看。
五六七杯茶，
八九十畅谈。

2000年2月29日

¹原注：“闲情偶寄”是一家咖啡馆。此为藏头诗。



2002年1月，在漓江上。有孤舟，有斗笠，没有老翁，只有少年子尤。

冬

江南冰雪天，
老家挥竹鞭。
明湖成龙镜，
白雪似软绵。
土中有枯田，
家中火泛烟。
群山耸雾中，
红日空中悬。
二月为冬远，
夜中月入选。
凉风吹我心，
夜除又一年。
山岭秀云散，
浮云飘山端。
千山仅刹视，
奋心不怕寒。

2000年2月9日

赞陈真¹

长风万里远，日下照长空。
小日本心大，与我比武功。
少年陈真到，寄师元甲容。
为报中国强，抖出全身勇。
日军官滕田，吼声如鸣虫。
举拳如轻燕，说自己为龙。
陈真掌中力，好似一把弓。
他一脚踢踹，滕田倒园东。
园中景色美，绿竹有苍松。
石山又清水，壁上妖气浓。
春日枝上莺，秋日枯草耸。
夏日人字雁，冬日鹤毛恭。
陈真自知弱，为骄傲而恐。
须再加努力，中国是主宗。
滕田挥舞剑，怒喊支那冲。
勇如小蚂蚁，壮如蛾嗡嗡。
男儿志气强，吐万丈长虹。
陈真轻抬腿，滕田太阳痛。
倒地不动弹，死气当头笼。
两岸杨柳绿，一园春花红。

2000年2月7日

¹ 作于看罢李连杰演的电影《精武英雄》之后。读此诗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朗诵“勇如小蚂蚁，壮如蛾嗡嗡”一句时学小蚂蚁、小飞蛾的可爱状。2006年10月21日中午，电影频道播放《精武英雄》。子尤躺在床上，手握遥控器说：“太好了！我等了一个礼拜了！”他边看边激动地发表评论。12个小时后，子尤离世。

无 题¹

北京城，
你这苍老的风，
我将伴随你——一生。

从这里延伸到平凡的滑冰场，
那是我妈妈青春时梦想的地方。
她在冰上自由地飞翔，
不时重重地摔上一跤，
嘴角的微笑却在荡漾。

银雪轻飘，
落在我的脸上、头上
一种清爽的感觉
在我身上流淌。
回头仰望，
天边茫茫。

在这古城中，
在风雪环抱中，
伟大的历史重重。
雪犹如繁星，飘落，飘落，
夜风习习，

¹2000年1月21日晚，我带子尤去中山公园音乐堂看演出，沿途经过故宫、冰场，随后站在路灯下冒雪等人。子尤边走边作诗，后半部分是他回家后补完的。

我在叉枝下高歌这美丽的时刻，
耳边响起天空里深不可测的声音，
——那是过去与未来的大钟。

2000年1月21日



1999年4月，子尤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照片上的他如此可爱，可谁会想到，一年之后，他竟然说出：“北京城，/你这苍老的风，/我将伴随你——生。”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

画天——子尤的世界

伟大的诗人都有一颗童心¹

前几天,《诗刊》的一位阿姨来和我闲谈,其间自然谈到了诗。她讲到,一个诗人去一个景点,随后写出了一首诗,其实就是把河流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名称一一历数出来,整个儿一活地图,全诗就一个句式。此诗引起讨论,有人认为好,说读出许多意义,比如生命的表现什么的,当然也有批评。诗人说,他实在是因为看到那样的美景,发现语言无力,才干脆把河流流经之地的名字抄了一遍。

我初一听,觉得似乎挺有道理,但再一想,不对,那还发明文字干吗呀?文字不就是为了描述瞬间的动人、震撼吗?正是因为那情景难以言传、难以描述,才要描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文字是无法表达的,表达,这位诗人显然忘了文字这一最基本的职能。

我跟那位阿姨说,不用担心诗歌已经过时,会被大众抛弃,或是误入歧途。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自然会筛选,好的诗歌会留下来。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诗歌和爱诗歌的人。就像我14岁时写的《谈自由诗》(那时的我还很苛刻,写了很多“恐怖”的话),“诗生在每个人心中,永远永远都存在着、美丽着。我们班里头就有不少写诗的男生女生,当然,是很私人的。可这也很能说明问题,写诗(主要是自由诗)在我的同龄人中很普遍,在班刊里它也是不可缺少的。可以想象,当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翁时,诗歌仍会同样生机盎然。”只是有些诗人的写作理念出了问题,写了许多不知所云的诗,与读者脱离了。有些诗,就像韩寒讽刺的那样,

¹摘自子尤的博客,原题为《诗歌的是与非、大与小》。

不过是把一句话分成了许多行。当然，我希望这样的诗和诗人只是少数，它只不过是暂时背离了诗歌的本真。

我从小写诗。大人们看了我的感叹、悲伤，脸色就“变”了，偷偷问我妈我是不是不快乐。在我9岁的时候，曾有过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诗歌投稿的经历。编辑们认为诗好是好，但一看我父母的职业，都是知识分子，就怀疑是父母代笔。至今，还有人怀疑我的一些文章非我所写。其实，我父母才写不出来呢！那可真是两回事呀！他们的思维已经不自由了，写不出一行诗来。至于说是不是就失去了快乐、童真，我觉得天真这一类的词是大人给孩子定义的，没见过哪个孩子边蹦边跳地说：“我真天真呀！”我阅读了，我思考了，我就写了。这是最自然正常的写作状态。

当真是“孩子一思考，大人就难受”。细想想，那些蹦跳欢快的儿童诗、儿童歌，其实都是大人写的。

当然了，还是有很多懂得和理解孩子、没有偏见的大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2006年4月16日

我的诗歌是有“脾气”的¹

没想到上午发了一首诗²引来那么多反馈，谢谢大家。

++³说这诗写了我眼中的爱情，其实我眼中的爱情哪儿有这诗里写得那么恐怖呀！爱情是美好的，要看我眼中的爱情可以看《羞涩小男生系列》，那会儿我是很快乐的。《秋雨沙沙落》就是其第一首，那时的创作状态真是痛并快乐着、玩还化疗着。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严肃的长篇诗歌了，发病前我经常会写（这有点讽刺意味）；从《谁的青春有我狂》里就能看出，9岁的我在北京城的夜空下沉思着，10岁的我为大人们的美无动于衷而气愤。所以我创作《我们的时代》时，心情与那时很像，而不像14岁，一直在写“小情小调”。

网友猪角子说它作为歌词有点长，没关系，有长的歌词，罗大佑的歌词就很长，他也经常在歌词中倾注很多理念。我在写的时候也一直在想，每句那么长，怎么谱曲呀；但转念一想，先写出来再说吧，不要老为曲子迁就。于是我就放手大胆地写了，终于达到了“跑题”的境界。

2006年3月20日

¹ 摘自子尤的博客，原题为《关于诗作》。

² 指《我们的时代》。

³ 子尤的一位网友。

诗歌就是我头脑里的“童话房间”¹

时 间：2005年4月22日

地 点：北大校医院312房间

朱正琳：1947年生人。子尤的忘年交，曾任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策划人。

朱正琳（以下简称“朱”）：我们直接来谈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特别钟爱自由诗。

子尤（以下简称“尤”）：不是钟爱，是我只会写自由诗。

朱：我说的是题材，自由诗，你特别钟爱诗。

尤：我是觉得我写诗写得比较好，小说写得太薄弱，短的比较
好，因为我心目中的自由诗大都特别短。

朱：你说小说是成年人写的？

尤：那是因为我小说写不好才发出这样的感叹。

朱：那我们先谈诗，你自己的诗里最喜欢的是哪首？哪首是你自己评价最高的？

尤：我觉得哪首诗都好。我是不断超越自己的，而且在不断地想怎么样接着“走”。

朱：我收回这个傻问题，因为这是我们主持人老爱问的，几乎所有作家都说自己的作品全都好。我把这个话题放在后面说。我先讲我最喜欢你哪首诗，是那首《献给我永远的》。你曾经说“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这是从何说起的？

¹ 原题为《写诗从灵感冒泡到泉涌》。摘自2005年4月朱正琳对子尤的采访，载《你好，男生子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出版。

尤：我觉得主要是想象力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大，越到后来语言越贫乏，越被污染，变得没有想象力了；年龄越小就越是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妙，都是新的。

朱：这里还涉及你对孩子和大人的看法。

尤：我发现最美的话都没有被提炼成一个词，而是最原始的话。比如，你说一个桌子是蓝色的，就没什么意思，而我说这桌子有海一样的颜色，那感觉就好多了。这种话只有我们来说，大人说出来就是语文没学好。只有孩子才可以用最单纯、最纯洁的眼睛去看，去展望未来，用自己美妙的嘴说这么好的话。

朱：我很想同意你的话，但感觉这有点“歧视”大人。我有时候也想这么表达，却有点不好意思。

尤：我再说大人和小孩的区别。我经历了很多，主要是过去我写的诗人们不相信是我写的：第一，他们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有这样的思想；第二，他们认为如果我有这种思想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也很能理解，我现在正一步步往大人堆里迈，我都不相信自己小时候竟会那样写诗。但如果我以后看到有小孩这么写，会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从不无病呻吟，这可能跟我的阅读和想象有关系，我有这样的思索，所以就写出这样的诗。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思索，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写。

朱：你第一首自由诗是什么时候写的？

尤：第一首是《无题》，9岁的时候。

朱：那句“不容易啊，不容易，一天到晚直出气”是什么时候写的？

尤：哈，那比小说还要早，说的是超人。我妈现在还时不时地引用这句话逗乐，都成我们家的经典语录了。那时候我是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的，写得比较稚嫩，跟儿歌似的，特好玩儿。

朱：你说你的诗从不无病呻吟，确实是所思所想，我想起你另

外一段话：从9岁到生病时为止，你的自由诗其实都是重复一个主题，就是人类终将毁灭自己；生病后来了个大转折，深陷情沼，不能自拔，倒也是很好的纪念。现在分两段谈一下，先说你在生病前怎么会关注这么重大的主题——人类终将毁灭自己。

尤：就是那么想的。

朱：有没有一个来源，什么东西触动了你？

尤：比如环保啦，我也发现，人类不保护环境。我被眼前只有大自然才能创造的美景所感动，觉得人真的是那么的渺小。我就是出于这种单纯的想法，比如我写的第一首“思想不太正常”的诗《雪》——雪真美啊，人怎么能往里踩呢？！一踩不就是俩脏脚印吗？这就是单纯的想法。

朱：《雪》是什么时候写的？

尤：10岁时写的。

朱：是真的看到外面下雪就有了这感受，回来就写？

尤：对，看到雪啊，我就往外跑，跑了两次。雪下着，我写着。

朱：平常有耳濡目染，家里经常谈到这类主题？

尤：当然，家里布满了书，都是读书的人。

朱：你爸爸好像比较关心这方面，有套绿色的书是他编的？

尤：是的，但他没向我灌输，我是自己看来的。

朱：我检索了一下你的书，《血色的黄昏》、《欧洲之旅组诗》都贯穿了这个主题。

尤：那年到欧洲，我妈妈喜欢给我照相，把我和景色照在一起；而我喜欢照景色，不爱有人在里面，就说，在这景色里人多脏啊。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比较偏激。人们也会问我妈，我Happy（快乐）不Happy？

朱：他们认为你是非常不Happy，才会关心环境问题。

尤：也不光是环境问题，他们觉得我怎么能对世界这么悲观

呢？其实我对这世界不悲观，我每天活得非常舒服，只是在我很快乐的时候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朱：（看来我们）这是很狭隘地理解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反应。

尤：我后来就觉得，大人太自负了，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想法，或者觉得这些事情只能大人想，小孩不该想，想了就不正常了，有毛病了。我就经常受到这样的“歧视”。

朱：所以你现在“歧视”成人了。但不是所有大人都这样，我那篇文章《做了一次牛鬼蛇神》你看了没？我后面有个附记，你还没有看吧？附记里写到老校长和我谈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像你”，而不是说“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他讲了个故事，说随部队去敌占区，在敌占区里住了个他的老朋友，他违反军纪，晚上冲过敌占区的封锁线去看望朋友，回来受了很严重的处分。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当时很像我。当时我就觉得信服了，他是挺“像”我的，所以我在书¹里写到他也年轻过。像这样的人我碰到得比较少，或许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没干过那些事情，或者也曾干过，但他们都已经忘了自己年轻时是什么样了。老校长也是有所感触才说了那些话，平时他也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一个成人。

尤：我被这样误解的事例很多，他们确实比较难理解，他们总是会联想到我是不是生活得比较痛苦。

朱：我觉得是他们接触文学太少，如果我们通过文学去理解人生的话，就不会那么僵化，给人乱贴标签。

尤：当然，像你这样的比较少。

朱：也不少吧，其实在这圈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现在来谈

¹ 指朱正琳写的《里面的故事》，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第二段，深陷情沼、不能自拔后所写的诗。我个人有个感觉，当你深陷情沼之后，你的诗上了个台阶。我是这么看的，对不对要你自己来说。

尤：比较有动力嘛。

朱：我要对你深陷情沼表示祝贺，我最喜欢的诗大致都是你在那以后写的，第一首是《我是你心头优雅的秋风》，还有《献给我永远的》。顺便问一下，那个泓同样是喜欢《献给我永远的》这首诗，并且喜欢的句子是和我喜欢的一样，对吧？这几首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尤：《我是你心头优雅的秋风》写得并不好吧，是写给男生的，是模仿林徽因的诗写的，因为我看林徽因的诗里有那种好长的句子，好，就学了一下，看上去像是给女孩写的。

朱：对。那《献给我永远的》呢？

尤：那首确实写得不错，它也说明了些意思，最后都归结到：青春是值得回忆的，很美好的。侯宝林的相声里说，光绪光绪光光绪，意思是光了之后续上点儿；当你不行的时候，一下子给了你个动力。写诗有对象是件很爽的事，而且当你知道这个对象看到你的诗有什么感觉的时候，那是很值得遐想的。也可能年龄大了，写诗的技巧更加成熟了，《献给我永远的》写得太长了。

朱：在你生病之后，就是你深陷情沼之后，还有首我很喜欢的诗——《童话房间》。

尤：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天天让我背那些古文古诗名篇。《滕王阁序》开头那句“龙光射牛斗之墟”，被我用到了我的看图作文《小手帕》里，分三段，说我的小手帕很漂亮，对我帮助很大，我喜欢它。“小手帕像块五光十色的宝石，它在夜里由于反光，它的光芒反射天空，如龙光射牛斗之墟。”老师在课上念我的作文，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不出，老师说：“你慢慢想

吧。”可见我当时不懂，但可以用。

朱：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一下，你好像在《诗刊》上发表过诗？

尤：发表了3首。

朱：以前能够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就是很高的成就了，是真正的诗人了。关于《童话房间》你再讲讲。

尤：那是我14岁生日过后写的第一首诗歌，当时正在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化疗。我往往是先想到一个好句子，然后觉得挺想写的；可能一开始会挺艰难的，慢慢就顺了，越写越顺。这首诗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朱：你中间讲到你欣喜若狂什么的。

尤：一开始写诗，我是口述、吟诗，不是很注意押韵什么的，后来我就比较注意了，结果就是从灵感冒泡到泉涌而出。写顺了就有那种感觉。

朱：《童话房间》是不是指病房？为什么你认为病房是童话的呢？

尤：一开始也没起名，后来我妈妈给别人看，总得起个名吧，于是我一想，就叫“童话房间”吧。童话总是美好的。我当时对生活感兴趣，对疾病没兴趣，如果整天对疾病感兴趣，哪能一年见那么多的女生啊？我是为了女生才痛苦的。但后来，我的生活因疾病而充满了曲折和奇妙，其中不乏美好。

朱：这是不是和当时你们把病房布置得像个童话世界也有关系？

尤：也有关系。

朱：当时是怎么布置的？

尤：贴得像卢浮宫似的。这“房间”第一指病房，第二也是指我头脑里的“房间”。

真正的诗，从不服服务于现实¹

都说现在已经没人写诗了，诗歌越来越不景气，我看不是，诗生在每个人心中，永远永远都存在着、美丽着。我们班里头就有不少写诗的男生女生，当然，是很私人的。可这也很能说明问题，写诗（主要是自由诗）在我的同龄人中很普遍，在班刊里它也是不可缺少的。可以想象，当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翁时，诗歌仍会同样生机盎然。我想，人们产生诗歌不景气的想法，是因为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诗歌实在太差了。确实，那些诗连我看了都要感叹江河日下。比如我的3首诗被《诗刊》选登²，好不容易拿到一本样刊（实在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翻翻看看，自认为除了我的写得不错，其他人的都写得难看之极。

由此，我明白了，并不是人们忘记了诗。大家都在写，不为了什么，只是写给自己看，但这才是最真实的写诗状态。那为什么人们不爱看诗歌刊物呢？因为统治公开出版物的那些所谓的诗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人，我指的是他们写诗的心态。他们写诗根本不打算给别人看，只是自呻自吟，不知所云，实在是玷污艺术！我心中的好诗——用词、思想、个性这3个因素都是不可缺的。

像我的同学们那样写给自己没关系，可如果要将被所写诗歌刊登在杂志上，那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普适性，要引起人们的共鸣。我唯一庆幸的就是，自己登在《诗刊》的3首诗，读者都看得懂。

诗歌哪里高深莫测？就是因为那些写“恶心东西”的人认为要把它拔高到一个似乎高不可攀的地步，才写得不知所云。记得《新

¹ 原题为《谈自由诗》。

² 《诗刊》2004年第11期发表子尤的3首诗：《献给我永远的》、《凡尔赛宫观后》、《无题》。

月诗选》在1931年出版时，陈梦家写了个序，那篇序是中国诗歌历史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其中提到他们的创作方向是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一群因爱诗而写诗的人，如一股清新的泉水，序文中阐述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对新诗未来发展方向的想象，这是非常重要的。翻一翻新月诗派的诗，如徐志摩，无处不体现着一种古诗词般的节奏，以及受西方诗歌影响的韵律。《再别康桥》之所以成经典，我认为与这首诗的格局是很有关系的，它的诗句都整齐地拼接在一起。我不喜欢一句诗过长，而在一句诗中肆意加标点则更让我心痛。所以像志摩的《大师》一类因战争而写的诗，过长，不整齐，韵上很不规律（我是很注重这个的，最近自己的诗基本都一韵到底，非常方便朗诵），就不好。由此可见，徐志摩是不能沾染现实尘埃的。

早期诗歌如新月诗的缺点就是在往白话的转变上还不彻底，就像我们中学课本上选取的鲁迅作品，大家就经常嘲笑类似“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样的奇怪语句。

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表达思想的手法。闻一多的名诗《死水》用词太肮脏了！还有《夜歌》，我很能体会他对意境的塑造，但以“癞蛤蟆”开头，以“老妇人”结尾，中间还夹杂着“血样的狰狞”、“胡松的散发”一类的词，不美。徐志摩的《大师》也犯了这毛病，它很口语化地讲了一个埋尸首甚至活人的故事，手法上很有突破，但让人看不下去。

王尔德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序言里，惊天动地（请允许我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因为王尔德的序言实在绝）说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认为艺术不为现实服务，他说艺术家是美的作品的创造者。王尔德就是这么做的。

且不说这种思想对不对，我还是部分赞同它的。由此再回到诗歌这儿，如果有人用肮脏的语句玷污它，不管为了什么——即使因

为这世界确有很多肮脏的事情，我第一个不能忍受。

我看的诗不多，所以能列举的例子有限，聊以表达自己对诗歌的看法。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写诗的人当然就有自己心目中的诗歌标准。诗歌变化无形，没有绝对的对错，这正是它的伟大之处，任何人都会用自己的标准去塑造它。

再说一下登我作品的那期《诗刊》，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说什么样的自由诗是好的、什么样的坏的。它列举了两篇同样写母亲的诗歌，说前一首坏，后一首好——是舒婷的诗。我觉得诗歌还不能这样轻易判断的，因为它的个人色彩很强。就像我的同学们，他们自己写给自己看，你该怎样评价他们的诗？唯一能判断的是写诗的技巧，可当技巧也不重要时你怎么判断？

看海子的诗，它虽感情充沛，但看得我晕头转向，又没格式又不押韵（格式和押韵是我写诗时最需要的），到底是疯子说梦话，还是伟大的诗？我迷惑了。但我仍要说，从他的诗里我看到了他诗意的心灵。

食指的诗就两个字能形容——希望。他的《相信未来》就是希望的代表，我很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格式很整齐，也是一韵到底，像我。

北岛我也喜欢，他的代表作《回答》，人们总是只提前两句，但纵观全诗，三个要素（用词、思想和个性）都具备了。北岛有思考有发问，但不是闻一多式的。另外，他的诗也是整整齐齐的。

朦胧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诗歌里总是出现船、天空一类的意象。顾城的诗像画，一看满眼都是彩色，还值得认识。其他的诗人偶有亮点，但不太值得提，都是些思辨色彩太强的作品，而我要看的是诗，不是哲学书。

我很愤怒我们的语文课本，从小学到中学，自由诗也偶尔有选取，但都是些不堪入目的作品；我们看不见天上的新月，感受不到

内心的朦胧，满书都是一味的无聊歌颂。我悲伤的是，这些诗会误导学生们，会让他们更加厌恶诗歌。

课本里选的诗歌作者，同学们以前大概听说过的像余光中，他写的那还叫诗吗？就是一白发老人在那儿唠叨，把语句拉得像面条一样长，像他的身体一样瘦，“在那头这头”一类的话语也并不稀奇，而他其他作品比这首《乡愁》更不知所云。他似乎在追求一种节奏，可他就像生手开车，一走一停。

“指点”了半天别人的诗歌，再谈谈自己。我写诗的感觉就像做游戏，我在和每一个字眼挑逗，且乐在其中，欲罢不能。一开始的感觉或许有些犯愁、苦恼，但像写《童话房间》时，写到中间，心里就开始激动起来，绝对是一种甜蜜的感受，可又不想在没写完时被人发现，欣喜若狂这4个字是对我当时心理最真实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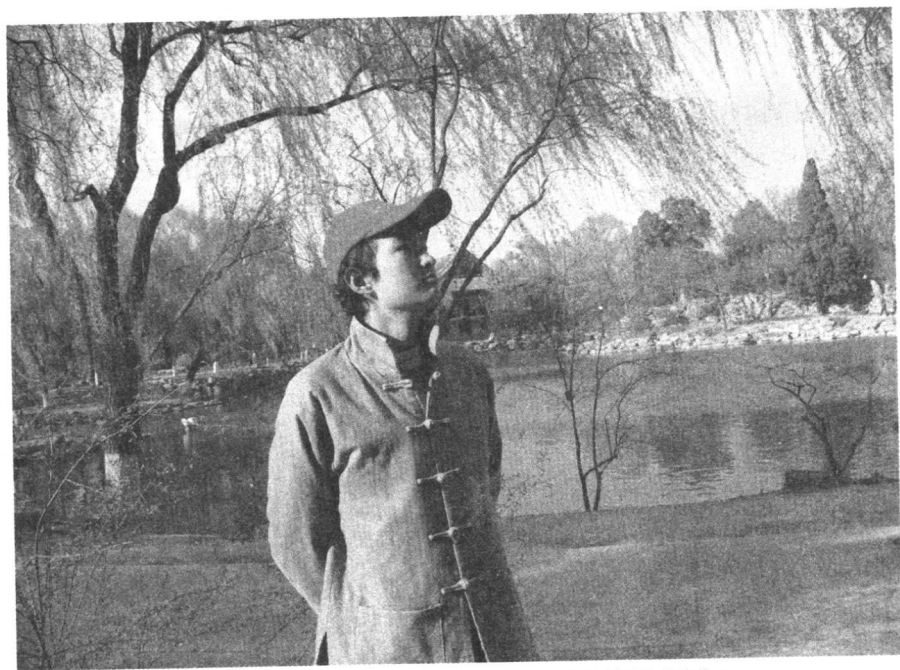
有人说我写诗忧郁，那是因为这个世界让人忧郁。我文字忧郁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决不无病呻吟。

如何知道自己有灵感要写诗了呢？我会在无意中突然有残缺的半句蹦入脑中，然后我就马上抓住那半句，再努力往前延伸，最终完成整首诗。

写《献给我永远的》时是在301医院，花了一天半：第一天写两段，就撂下；第二天上午写完，下午觉得意思表达得还不充分，就把最后一段改了，改着改着就上瘾了。

就像上文说的，每个人的作品个人色彩都很强。我有自己的创作理念，并将它体现在笔下。

2004年12月8日



2005年3月，身着中式对襟袄的子尤，立于北大未名湖畔，还真有些“夫子”的味道。

杂论：疾病与女生

——我享受不尽，每日高歌着她们的名字

—

诗人写诗应该有个统一的创作思想，这绝对不能含糊。让读者从诗中看出多层不同的含义，并因此适用于自己，这才是伟大的诗。如果仅为了让读者能看出不同的意思而放弃自己独特的创作思想，这样的诗人不要也罢。

2004年1月15日

二

我一直担心我写诗的才华枯竭，所以我努力读书。现在我认识到，经历是更好的书籍，没有经历我就写不出那么多东西，即使是面对同一个事物，经历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才华是不会枯竭的，它永远新鲜。

2004年6月15日

三

我从9岁开始写自由诗，一直到生病以前，其实都是在重复一个主题：人类终究会毁灭自己。生病以后来了个大转变，深陷情沼，不能自拔，倒也是很好的纪念。人们常说某人生病时表现得很坚强。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坚强意味着苦闷、孤独，有谁能像我一样幸运？

写于2005年2月，摘自《悠悠哉哉》

四

这一年，有两个词汇布满我思绪的每个角落，即疾病与女生。疾病代表着苦难，女生预示着希望。身在病房，我与疾病为伴，享受不尽；和女生一起，则初尝思念的滋味。

一年来的经历惊心动魄，这是外人看到的情景。我要做的只是冷静面对，张开双臂迎接每一天。在疾病之神不停地将死亡的烟花爆炸在我头顶时，我却每日高歌着女生的名字。

我这一年所有的自由诗都是为她们写的，也算是对一段时期的记录。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我可以阅读自己的心灵，直面自己，世界好像只为我一人存在。我学会了夸自己、欣赏自己。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段在医院躺着的日子。身体是沉静的、安详的；思绪是飞扬的、澎湃的。我有无数的构想，我有无数的打算，我有无数的朋友，我有无数的亲人，我拥有无数的爱，我爱着无数的人，我还有无数的路要走。

青春，我向你宣战！

写于2005年4月，《子尤14岁作品集》序言

五

看到《沉沦的圣殿》里有老诗人说顾城没有生活。是的，他净写童话诗了，陶醉在自己丰富的想象里。有趣的是，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能让人们解读出许多现实的《一代人》。但他是天才、多少年难遇的天才，这天才够他用一辈子都不用拿现实来滋补。

摘自子尤2006年文档

六

他（韩寒）对于自由诗似乎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的每本书里都要“戏弄”一下自由诗和自由诗人。像《三重门》里那个恨不得把诗句里的每个字的每个笔画都拆开算作一行、爱自己的诗如生命的诗人，《零下一度》里的小曼，《像少年啦飞驰》中更是比比皆是，时不时讽刺一句。归根结底，韩寒的意思就像他文中的一句话：这首诗，我读了5遍，竟然读明白了，所以说这不是一首现代诗。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新鲜，自从自由诗诞生，就有一些人抱怨其中的一些诗看不懂。我觉得，诗是写给人看的，所以让人看不懂的自由诗应该不算真正的自由诗。韩寒塑造的那些“诗人”，也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自由诗的人，他们或许存在，但应该也只是少数。建议韩寒大哥有机会看一下我的诗，希望你能看懂，并喜欢。

写于2005年12月3日，摘自《我看韩寒》，载夏雪编《你好，男生子尤》

[附录 1]

您赞赏的是整首诗呢，还是我引用您的那两句？

——子尤与北岛的通信

北岛伯伯：

我是子尤。我刚从徐晓阿姨那儿得知您看了我的关于青春的诗，好像还挺赞赏。您赞赏的是我的整首诗呢，还是赞赏我引用的您的那两句呢？这首诗是我写得最差的诗，给我最欣赏的自由诗人看我写得最差的诗，让我很不好意思。

我对您的诗歌还是有所了解的，徐晓阿姨回忆您的文章我也读了不少。我对那个时代充满崇敬之情，尤其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温暖，现在已不多见。对不起，初次写信，我的话语总用得太谨慎。给您一篇《谈自由诗》，很粗糙，但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可以让您更了解我。住院治疗期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儿，为她写了许多诗歌和文章，现在挑一首《献给我永远的》给您。希望能够听到您的评价。

子尤

2005年4月27日

子尤：

你好。让我们彼此直呼其名，因为我们都写诗，故无长幼之分。真对不起，我这一阵特别忙，刚从韩国开会回来，故一直未能及时回信，希望你不要介意。听说你身体不好，一直住院，十分惦念，但愿你早日康复。

你的诗和文章都看过了。你的文章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这是少年诗人应有的狷狂与坦诚。写作要勇于挑战权威，这样才有开始的可能。我同意你对“肮脏”的看法，诗人写得脏往往是为了惊世骇俗，其实效果完全相反。但我不同意你对韵律的看法。一个俄国诗人说，韵律是每个五年级的小学生都能做到的。现代诗往往要打破韵律的束缚，而更重视的是节奏。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用韵的诗都不好。我给你转去我为《收获》写的专栏中关于俄国诗人艾基的文章¹，其中涉及官方话语和韵律的关系，也许对你有所启发。我的这本介绍20世纪国际诗歌的书²快要出版了，届时我请徐晓阿姨转送给你一本。

你的这首献给小云的诗，让我感动，它体现了你所说的“忧郁”。爱情的确是忧郁的，但那是一种透明的忧郁，其中有很美的意象。但坦率地说，也有一些陈词滥调，比如“我爱抚那破碎的伤口，/擦净你独自留下的泪痕”。还有就是你写得过于随便，你在文章里提到只花了一天半，这是远远不够的，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要反复琢磨才行。比如，我试着帮你改前两句，你原作是“我是你家台阶前的参天树，/呼唤你名字的岁月流进旋转的年轮”，我试着改成“我是你家台阶前的参天树，/岁月呼唤你的名字转动年轮”。你看，我只是作了语序上的调整，把形容词改成动词，就有了另一番效果。当然，诗歌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这只是建议而已。

你有什么新作尽管传给我，我虽然很忙，但会尽力而为。若不能及时回信，也望原谅。你是个勇敢而自信的孩子，相信你一定会战胜生活中的重重困难。

北岛

2005年6月11日

¹指《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²指《时间的玫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附录2]

小诗人的勇气、良知和沉痛感，都足以为我师

——子尤与邵燕祥的通信¹

贻方兄：

读来件，真是愧煞我也。这位小诗人在写诗方面很有天分，他的勇气、他的良知、他的沉痛感，都足以为我师，这不是由于“初生之犊不畏虎”，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厚积薄发”。

就我的经验看，在他正在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不妨完全放开手，用诗的形式来抒写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最好是不拘绳墨，就像相信“文无定法”一样，相信诗也无定法。因此，只宜博览，像杜甫说的“转益多师”，这样通过读和写，采众家之长，熔于自己的一炉。不要轻易听什么诗论家“盲人摸象”式的瞎说，结果不是走入误区就是跟着他们走进死胡同。

我当不起写诗的“老师”²，没有哪个真正的诗人是拜师后学出来的。我请你劝告这位小朋友，也不要汲汲于求师，肯当老师的人是有的，但那种好为人师者多不可靠。

另外，一定请兄告诉这位小小的有心人，万不可一头钻进诗里，只读诗，只写诗。我想他不会的，从他这首诗看，他有历史感，有相对广阔视野，有社会关怀和政治热情，这些极为宝贵，这些

¹ 邵燕祥，生于1933年，诗人、杂文家，子尤的忘年交。

2003年6月20日，我们的朋友华贻方转来邵燕祥给他的信。此前，他发给邵先生一首子尤的诗。此后，子尤便和邵先生互相通信，直至子尤去世前夕两人通信数十封。这里选取其中几封。

² 华贻方出于对子尤的喜爱，热情地请邵先生做子尤的老师，而我和子尤并不知道此事。老华转来这封信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当然是来自他的阅读和学习。从我的见闻看，一个像样的诗人，至少也得兼顾文史哲，生在今天，没有点法律和经济以至自然科学的常识也是不行的。最可怕的就是，当今文坛上出现的一些青少年作家，一头栽到时尚里，可惜了原本有些闪光的艺术感觉和文字才华。这些又是足为鉴戒的。

我从兄的来信中，深深体会到一种爱才如渴以及难以抑制的对这位小诗人成才的殷殷热望。但愿我上述云云，不会是给你泼凉水。

这位小朋友不知是谁家子弟，请代我转致祝福，祝他健康成长！

邵燕祥

2003年6月20日

邵燕祥爷爷：

我是子尤。看了华爷爷转来的您的信，觉得您这人很有趣，很喜欢您。有一点要澄清，我并没有要求让您当老师，只是非常愿意与您交朋友。用诗与您作心灵的交流、思想上的对话，这是我和妈妈都非常高兴的。

我认为诗应该是非常纯洁的，能让人敬畏的。我读诗很少，没有受到其他诗人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的诗是我心中流淌出来的，是我的感情与思想最真诚的体现。在诗的世界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该有任何粗俗的功利在其中游荡。

自由诗很可怜，它生不逢时。曾几何时，自由诗辉煌过，它的文字在人们的传抄中和嘴里跳跃，可如今，肤浅的人们抛弃了淡雅的诗。当人们疯狂地挖掘古诗的宝藏时，可怜的自由诗只能藏在角落中。

自由诗人中我喜欢徐志摩，他的单纯让我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新月派的诗词真的好圣洁，不带一丝尘世的杂质。林徽因也是。我认为写诗第一得有诗意，第二要有思想，淡雅的如水莲花不胜娇羞，大气起来像霹雳般震撼心壁。

我很不欣赏建国后的诗，太具有政治色彩。艾青他们的诗就是没有诗意，或许有感情隐藏其中，但没有很好地表达。所以现在的人对古诗的敬仰如朝圣一般，对现代诗却是不屑一顾的，这让人很痛心。

您从小也写诗，里面有许多语句我真的好喜欢，尤其是《夜光杯》一首，是那么的有节奏，好像歌儿一般。

您问我是谁家子弟，告诉您，我是北大子弟。我爸爸叫吴国盛，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妈妈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助手。我父母离婚了，我妈妈带我，她很好地培养了我的兴趣爱好。我非常爱阅读名著以及戏剧。我更多的是写小说等门类的文学作品。我最爱看电影，家里收藏了很多。我欣赏欧洲大师们的作品，也为奥斯卡的经典老片感动。我最爱卓别林的作品，他可以算是杰出的天才艺术家。这些在此无法一言道尽，下次再说吧！

我唯一满意的就是我所有的诗都敢拿出手，我写了5年的诗，如果您有兴趣，我希望咱们继续交流。

快回信！我等着！

子尤

2003年6月21日

柳红女士：

子尤确是个颇有天分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

今天的孩子总是过早地进入成人世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但

我怕进入成人世界所带来的困惑和思考,会给孩子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

我内心深处,在根本上是个悲观主义者(也许不成为主义,只是持悲观的眼光),不过在我一向写的东西里还总是尽力之所能及地想给人一点希望、一点向前看的勇气。而在与比我年轻的人接触时,我生怕这悲观的情绪(使人失望,更不用说绝望)会感染他们,那就罪莫大焉了。

你放心地让孩子跟我这么一个老家伙“交流”,我只能希望我不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当然,我也相信像子尤这样早慧的少年,一定具有相当的独立判断和批判能力。

子尤:

你这个名字就是“自由”的谐音吧。清末有个革命党人,名叫冯自由。

你对那首所谓满分的诗¹的批评,我完全同意。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赞同高考不要允许以“诗体”答卷。一、多年来,人们已被迫丧失对诗的审美能力;二、改革开放后,文艺思潮解冻,新诗界呈多元化格局,在许多非诗因素的干扰下,至今对诗已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量“非诗”、“伪诗”泛滥(我上次信里,叫你慎重读乃至不读时下一些诗评家的文章,就是因此),好像在诗的问题上谁都可以胡说八道。这次给这首诗(不怪这个写诗的同学,他就是受到流行东西的影响)打满分,是判卷老师胡来,记者报道(报社

¹子尤在给邵先生的一封信中,批评了2003年高考中一首用自由诗的形式写成的满分作文。

主编通过)也是假充内行,不负责任。

我的这一评价只是我的想法,没有多少理论的支撑,主要是依据常识;也并不意味着我就自认为我的诗写得怎么样、我的诗观就是唯一“正确”的,我有自知之明。

从你去年回山西写的那首诗¹,看得出你诗中的人文关怀,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的心理应该担当的,你本来应该在那黄土高原(哪怕是贫瘠的田头地边)跑着放风筝啊!我这个人,回忆过去,可以说,我没有童年。那是因为我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日本入侵和内战的年代。像你,本来有机会享受更多属于青少年的欢快呀!

不过,你的这首诗,倒是让我想起去年我也写了一首诗,同样是沉重的,题为《美丽城》。那时,我到巴黎一个华人聚居的街区,那里有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三陪女。我的诗是这样写的:

这里只有简单的欲望
 写在麻木的张皇的脸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用身体挣钱 挣钱回家乡

左手心写着两百法郎
 右手心写着一百法郎
 薄利多销 看人讨价
 钱货两清 当时付账

简单的动作 上床下床

¹指《血色的黄昏》。

满足你同样简单的欲望
不懂得法文美还是不美
中国话撕人心：失业 下岗

回家吧 回家吧
为什么卖身到异国他乡
从这里你带不走一片云彩
只一身的痛苦 满心的创伤

回家吧 回家吧
下决心回家吧 别再流浪
整整你的头发 整整衣裳
美丽城的街角是可怕的地方

这首诗，虽较整齐且押韵，我还是认为这是一首自由诗。我以为，在中国，只有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按谱填词的词和曲才是典型的格律诗。

你们该复课了吧？祝好！

邵燕祥

2003年6月28日

邵先生：

我们刚从城里子尤姥姥家回到北大宿舍。子尤正在他的屋子里做功课，为后天的开学做准备。对您所说的及您的关切，我非常理解。伴随这个孩子的成长，我也在成长。渐渐地，我发现，我

能够为他做的，就是给他打开一扇扇窗户，向他呈现缤纷的世界，他要是有兴趣就走进来，不喜欢就再换一个窗口。是子尤，使我觉得有必要颠覆一些习以为常又似是而非的关于孩子和教育孩子的约定俗成。

诗歌只是子尤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读他的诗，很多人为他担忧；其实，他是个乐天派，特别爱笑，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我们的生活非常充实。

看着你们交流，我特别欣慰。谢谢您。

柳红

2003年6月28日

邵爷爷：

读了您的信，您的坦诚很让我尊敬。确实，这个时代在我看来，已经不属于诗，因为只有人纯如诗、景美如诗、情真如诗，才会有真正的诗。

您看了我去年回山西写的那首诗，觉得我这个年纪的人心里不应该担当如此沉重的东西，其实我也是有青少年的快乐的。您说您没有童年，因为您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每个人都有童年，只不过童年各不相同；每个人都会怀念自己的童年，因为他们的童年都对自己一生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有不同的快乐。我因为写诗而感到快乐，我的感叹与忧伤都源自于我独立的思考与阅读，而我在其中自有一番乐趣。我的童年是绝对快乐与美好的，有的人在放风筝的奔跑中快乐，而我也绝对不是一个天天在书房里看书、为黄土高原大哭的呆子。天真是大人下的定义，他们对童年有着不同于孩子的标准。我愉悦于艺术带给我的享受，却也没有失去

儿童的天真无邪。

您的诗我看懂了，很直白，念起来悠悠的，字里行间透着些苦涩。

不知道您的生活怎么样？是否很有趣？您说您去了法国，去年暑假我和我妈妈也花了5个星期的时间到欧洲7个国家玩了一遍——您千万别想成是吃快餐式地跟随旅游团跑，我们可是“独行剑客”，来无影去无踪，横着过去竖着回来，历程都能写成小说。那些趣事以后再慢慢给您讲，我想将一首我们住在多瑙河岸边时写的诗¹给您看看。

子尤

2003年6月28日

¹指《欧洲之旅组诗》中的《多瑙河》。



2004年6月22日，邵燕祥老先生看望即将接受手术的子尤。这是两人通信整整一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诗人到了一起，谈论最多的当然是诗歌。



子尤的奇异之旅

画天——子尤的世界

尤是那般红¹

我叫子尤，今年15岁，2004年3月24日，还是初二学生的我在一堂生物课上突然感觉右半边身子疼得厉害，呼吸越来越困难，救护车把我送进医院，查出我患了恶性肿瘤。其后的治病旅程曲曲折折，精彩纷呈，直到今天，我将其概括为：“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就在发病前一个月，我还曾向天许愿，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充满传奇的，没想到上帝真听我的话，许愿刚过了一个月，就让我开始了传奇旅行。我努力让自己的治病生活充实美好，痛苦自然是要经历，而精神食粮每天也在吃着。化疗时，我病房的墙上贴满电影海报和各种字画，我曾形容其为“卢浮宫”。病房里总有几百本书，还有我写作用的电脑，连电视上也被挂满饰品。我是一个电影爱好者，精通电影，我老说自己是研究电影史的，所以自然少不了我最喜欢的几十张电影光盘。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没它们不行，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传统”带到医院来了。刚才说到了我的写作，我热爱艺术，曾戏称要把八大艺术全都攻下来。写作是我自小的伴侣，它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的一种表达方式。每一年我过生日时，家里人就把我上一年写的作品汇编起来，订成一个集子送给我，所以我拥有从8岁到14岁的作品集，但我从未发表过其中的作品。2005年7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将

¹2006年，我和子尤应邀为《癌症康复》杂志（双月刊）写专栏。子尤为我们的专栏取名《尤是那般红》，他写怎么做病人，我写治病过程。这篇长文便是子尤写的前五期稿子。第六期他准备写《是癌症不是挨整，是子尤也很自由》，却没来得及。

我从小到大写的东西精选出版，书名为《谁的青春有我狂》。媒体在宣传这本书时，也都极其关注我的癌症患者这个身份，那些不了解我而只看书名的记者，会将我写成“青春狂人”、“癌症病童”，题目一个比一个恐怖，我不喜欢这种写法。而那些见过我漂亮的病房、漂亮的生活、漂亮的笑容的记者，会看重我的快乐一面。一开始我看他们这么写，心里挺高兴的，写快乐总比老写病好吧！但后来我又觉得没意思了。因为这个快乐太狭隘，太个人，好像我的快乐是很特殊的，我天生就这么高兴，别人没法像我这么高兴。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说自己过得舒服，生活快乐，这样说更实际一些，别人也可以效仿。我快乐有性格上的原因，也跟家庭跟教育有关系，还与我过往的经历有关。我希望可以跟病友传达一些自己的理念，与别人分享一些自己在病中保持快乐心情的经验，尤其是我的同龄人。因为我没有能力与家长一起来商讨治病的方案，那么我就力所能及地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最大限度地让自己舒服快乐，并将疾病视为财富，从中得到无限收获。

我这样生活，希望你们也是。

是喘气也是传奇，是经历也是精力

——记发病

在2004年3月24日下午的第二节课以前，也就是我突然发病以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少年，当然，发病后的我还是普通少年，可是我关心的事情，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我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当然，发了病我还在关心考试，这是后话。发病的那天中午，我正在紧张地准备下午的语文考试，如果没有发病，考试完了我会满心忐忑地骑车回家，回了家就抓紧做作业，会做到很晚，然后充满期盼

地扑上床，很快睡着，第二天非常痛苦地被闹钟吵醒，一脸不情愿地背着书包上学。到了学校，我会等待前一天的考试结果。

我是单亲家庭，我和妈妈住在一起。有人会想，你生病以后表现那么好，是不是跟生病前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呀？我没有经历过受苦训练，也没有因为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就受到多少影响。就像所谓的健康人会对癌症病人有偏见、大人对小孩有偏见一样，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被人视为“悲剧”、不幸的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也真倒霉，刚才说的三种偏见我一人全包了，如果再加上后来我又成了被人评议的少年作家，社会上最被争议的四个人我就全是了。其实，说单亲家庭的孩子特不幸，这种观念已经很落伍了。每个家庭与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家庭生活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家长，而我是幸运又幸福的。

3月9日是我妈妈的生日，我那天放学陪她去颐和园玩，作为庆祝。一路上，我与她谈天说地，不是课本上的事情，而是我课外凭兴趣自己涉足的领域，像我对古今中外文学名家的看法，我看《红楼梦》，我看张爱玲，我看托尔斯泰，我看茨威格。真遗憾，考试不考这些知识，不然谁考第一还很难说！这时，我是最神采飞扬的演讲者，妈妈是最认真的倾听者。

两个星期后的3月23日，我气喘吁吁地上楼，跟妈妈说刚刚放学后陪一个朋友骑车回家，他有些苦闷，于是我就多跟他走了一会儿。这时，我的右肩膀开始酸疼，我想可能是因为前几天拔河的缘故。

第二天是星期三，下午上生物课，先是疼了好几天的肩膀变得更疼了，接着疼痛渐渐蔓延到右边身子。不知什么时候我就呼吸不顺了，不断深重地喘气，且越来越急促，如呼啸的火车，直吓得我旁边的同学问我怎么回事。我强装笑容说没事，却痛苦得将手边的生物书揉成面团。原本想上完这节课再到楼下电话亭给

妈妈打电话，可不久我发现自己坚持不到这节课结束。怎么办呢？大家都在心无杂念地认真听老师讲课，只有我心中如翻江倒海般难受。记得过去我曾有过上课憋不住要拉屎的经历，那个时候，举手又不好意思，不举手后果不堪设想，心里就奇怪为什么其他同学不想拉屎，感觉自己的表情与其他人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今，我上课又遇到困难了，可这困难比想拉屎还糟糕，我喘不过气了，老师正在让同学们传看一个标本，传到我这儿我随手就递给后面同学了，哪儿有心思看呀！

怎么办呢？我哆哆嗦嗦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反复在书上写，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举手告诉老师，但最终跟老师说明情况的还是我身边的女生，似乎我天生就能忍，不爱麻烦别人。

随后，全班同学开始用奇怪的目光注视我，老师让一个男生陪我出去打电话，我走出门后，就再也走不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墙，吃力地告诉他电话号码，让他去打，他飞跑下楼，消失于视线之外。这时，从办公室里走出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男老师，他看见我靠在墙上呻吟，非常害怕，说：“我马上去叫人。”我坐在楼道里，那时在想什么呢？大家都在上课，楼道悠长而安静，偶尔能传来某个班里的笑声或鼓掌声，那种感觉真是奇妙。

那时的我没有丝毫害怕，空气中回荡着我的急促的喘气声，但不久这安静就被打破了，许多老师都围了过来，而且下课了，众多学生也围了过来，把楼道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们匆忙将我对面的一个办公室打开，准备让我进去，但我已经不能走，老师也不敢让我走。这时，美术老师跑过来，要抱我进去，我挣扎说：“不，不——”但他不由分说，一把将我抱起，那时我少说也是60多公斤的人，他那瘦弱的臂膀竟然将我抱了起来，真让人感动。我不让他抱的原因是裤子没完全提上，如果被抱起来，自己的裤衩有可能被同学看见。列位看官，瞧见没

有，性命攸关，我仍在顾及着自己的脸面（噢，不对，是屁股）。最后，我与美术老师的妥协结果就是，他将我往办公室抱，我一只手提着裤子。

这段经历现在想起来异常传奇，我确实没害怕，还真有点乐在其中的感觉。可当时的我还没想到传奇，只是喘气。后来有人问我发病时晕过去没有，没有，要是那样的话该多么丢脸啊！我当时的表现属于情况虽严重，行动却从容。现在想起来，有两件事让我骄傲，一件是我走着出班门的，一件是我躺着出校门的。第一次上担架，感觉特爽。

别人或许是从体检等手段中检查出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们因此会有复杂的心理过程，或痛苦，或悲伤，或向天质问，或对地哀怨，而我不是，因为我根本顾不得想这些就已经被卷进救治过程。

妈妈不久被电话叫来，于是我躺在担架上被抬下楼，又进了门口的救护车，呼啸而去，妈妈在我身边陪着。我这时感觉渐渐好了一些，心里还怕要是虚惊一场可怎么办。救护车把我拉到离学校最近的海淀医院，欲知进了医院后我的所见所想，且听下回分解。

是病床不是冰床，爱点滴也是点滴

——记化疗

上次说到我3月24日发病，这已经是2004年的事情了。救护车将我送到了海淀医院。进了医院，在大厅专门围出了一圈病床，我躺在上面，感觉好多了，心想这感觉怎么好得那么不是时候呀！照片子家长进去看，我的班主任过来问我：“你有没有吃过什么钉子一类的东西呀？”我认真地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就是在那张床上度过的，因为胸部难受，躺不下，

只能让人把床摇成90度的，坐着睡。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妈妈又叫来救护车将我送到肿瘤医院。我躺在肿瘤医院楼道的长椅上，看见每个病房都是那么昏暗、拥挤，有点不能接受在这里住院。我和妈妈将片子给大夫看，大夫冷冷地说：“小孩出去。”于是我只好出去。出去的那一刹那，我奇怪地想：莫非老天要考验我了？我就像一个月前企求的那样要经历传奇了？我得什么病了，大夫让我出去？我就在楼道长椅坐着，坐着……

妈妈回了一趟家，带来许多东西，其中就有刘宝瑞的相声。

当天下午（3月25日），我入住中日友好医院，在一个大病房里加了一个床。在楼道等待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妈妈一接，是我挺喜欢并经常与之聊天的一个女生的电话。她平时说话的声音最是娇弱无力，我妈妈都能学出来，而此时她却是那样焦急地想知道我的情况，妈妈大概说了一下，她就焦急地喊：“我还想和他说话呢！”我“心情激动”地接起，还向妈妈“挥手”致意。当时与她具体说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因为时间紧张，我也只是报告了一下病情（其实现在看来，我对自己的病情还太不了解）。那天晚上，我的铁哥们就来看我了。

一次在班里，我看到好朋友在看《边城》，她问我看过吗？我为没看过而感到遗憾。于是，住院的第二天，在一上午繁忙的体检间隙，我看完了昨天特意让妈妈带来的《边城》，对于作者沈从文和《边城》还发表了一番感慨，妈妈细心地记了下来。那天早上刚醒来时，我依旧跟妈妈说了自己好多灵光一闪的想法，和往常一样的倾吐，全然不顾前途的艰险，我跟她说，一些人被上帝派到世上，就是来做天使的，比如莫扎特，他们就是来给世界增添光彩的。妈妈此时的心思全都放在了治疗上，她安慰我说：“你就是天使。”

我开始接受手术前的例行检查。我妈妈和医生们在探讨先手术还是先化疗。在病房，我用手提电脑听相声，看百看不厌的《我爱

我家》，狂笑，但这样会震痛胸腔。我在楼道闲逛时，走到一个门前，对着玻璃拿照相机自拍了一个右手做V字的照片，这让妈妈觉得很有寓意，而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得了多难治的病，怎么想到做这个手势呢？

在大病房里，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病人，比如，有一位高个子中年人，极其怕疼，他得了气胸，老哼叫，而且还晕针。他是从急诊住进医院的，据说，在急诊那儿，他看见护士拿着针过来就昏死过去，抢救过来看见针又昏死过去，如此反复三回。还有一位病人术后发烧，已经住了三个月院，他特别能吃苦，做过好多次胸穿，多大的痛苦都能扛。这位病人的手机铃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让我开了眼界。

之后，我经历了一次穿刺，也就是胸穿。当时，我曾来过一次“现场直播”，就是在离穿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写下自己的想法，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又记下当时的感受，最终成了一篇很详细的文章。比如我记：“想到下午就要‘穿一根刺’，没有紧张，只有临上战场的刺激……上午，妈妈早早就戴着墨镜风风火火地来了，裙子异常漂亮，好像桂林的山水。我和她一起看《我爱我家》，都笑个不停。”写到穿刺过程时，我写：“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微笑着面对所有人。只可惜这微笑代价太大，在考验耐力的无限痛苦中更增添了些许闪光的平易。”

胸穿之后，我开始咳嗽不断，每晚都要吃有毒麻性质的强力镇咳药，而那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非常麻烦。

4月2日，我从六个人一间的加床病房搬到了一个单人房间，准备于次日接受化疗。下午和晚上，我的小学、中学同学分别来看我，让我很来劲，其中就有那个看《边城》的女生。第二天，化疗开始，护士一直扎我的手，我一直和她说话。此时的我根本没想到，过一会儿，还有一个更大的笑话在等着我。

化疗前，需要准备一个盛尿的杯子，因为要记尿量。我们对一次尿多少毫无概念，我爸就将一个矿泉水瓶子的底儿给剪了，做成一个尿杯子。不巧的是，这天有一位阿姨来看我，这时我刚被注射了“速尿”（一种药），顿时就想尿了，但她来的时候我不能尿呀，所以我就一直憋着，憋得我大汗淋漓。等那位阿姨终于被我妈送走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尿了。”我爸笑说：“好！”因为他的“杰作”就要得到检验了。此时我还不适应在床上尿，于是我一手挂着输液管，另一手撑着下床，然后脱裤子尿，一开始尿得很急，矿泉水瓶子做成的杯子很快就要满了，可我还没有停的势头，我爸绷不住了，大喊：“别尿了！”终于，杯子里的尿溢出来了，搞得我爸措手不及，不停地大喊：“别尿了！”可我那时哪儿还停得住？此情此景逗得我狂笑不止，尿到我爸的手上身上，我爸躲开，我干脆就边笑边大义凛然地往地上尿，我爸情急之中拿过我妈的喝水杯子接，直到喝水杯子也满了，我才尿完。等我妈送完那位阿姨回来，只见屋内一片狼籍……“速尿”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化疗第一天下午，我就觉得恶心了，不舒服，不想动。这时朋友席西前来看望，他兴奋地说：“我给你带来英国老牌乐队披头士的音乐CD，你听听，特好听！”此前，妈妈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很轻便的DVD机，我们将它连在电视上，也可以放音乐。第一首曲子放出，是披头士怒吼着唱出的*Love Me Do*，我听了，觉得更恶心了。一曲放完，席西问：“怎么样？”我勉强说：“可以。”“可以哈？那就再来一首吧！”我当时心里的感觉只有一个字：晕！

第一天的点滴一直滴到第二天护士来送药了还没滴完。当第一天的药终于滴完后，我们到医院的后花园走了走，换换空气，不然太难受了！

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我开始呕吐不断，直至发现呕吐物里开始有血，大家都紧张。大夫送来了一个小袋子，袋子连着一个管子，

里面是止血药，让我用吸管喝。我喝了一口，那药真不是人喝的！后来，家人又把它倒进碗里让我喝，哎呀，闻起来像臭鸡蛋味儿，只得硬着头皮喝下去。下午，我被推着去照片子，检查哪儿出的血。

这才第二天，反应就如此强烈。哎呀，我现在写着都有恶心的感觉了。到了第三天，我走着去厕所吐，吐完坐在马桶上汗淋淋地喘气，还跟妈妈开玩笑说：“我真是呕心沥血呀！”

但这话被妈妈想成了痛苦的慨叹，到了媒体那儿又成了煽情的话语，所以同一句话在不同人的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其实我是笑着说的。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打点滴，手有时会肿得跟馒头似的，朋友出了个主意说土豆片可以消肿，于是妈妈就把土豆片贴在我的手背上，我赶紧兴奋地让人照下来。治病过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照相，到现在估计得有几千张，因为我特爱拍照，比如大笑时，赶紧照一张；吐完了，照一张；刚才说的那个“呕心沥血”，就有照片为证。我高兴时拿着李白的诗集激情朗诵，妈妈赶紧照下好多张；我掉头发时，也照下了全过程。我也热爱实验摄影，常常以某种特殊的角度拍摄——自拍。我们每天穿漂亮衣服，化疗房间一天一个样，越来越漂亮。医院的后花园，医院旁的元大都公园，也不时会留下我们摄影、散步的身影。病房墙上贴满了明信片、画、照片，护士来了都流连忘返，来的人都要惊呼：“真像一个家呀！”是的，我们就是把它当做家的。还有一个阿姨说，感觉像是妈妈带着儿子在愉快地度假。

病房的窗台成了书架。我每天读书，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读金庸小说，看电影也特别多。4月10日，我的14岁生日来了，情境是如此特殊，那是病魔跟我跟得最紧的时期，之前，没有人知道我能不能熬到14岁生日。家人还是依惯例，为我编印了一本《子尤13岁作品集》。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从《子尤8岁作品

集》开始，每年生日一本。

大半个班的同学都在我生日前一天来了，平时安静的医院国际部顿时人声鼎沸，每个人都戴了顶朋友专门为我制作的绣着我名字的小红帽，上面写着“IN ZIYOU WE TRUST”。有很多人来电祝贺，还有同学在电话里为我弹琴唱《猫》，其唱歌技术一流，这样的生日过得真优美！此时我的体重却在一天掉一斤，已经从刚进医院的120斤掉到110斤了。

生日后的第四天，4月14日，我发烧，非常难受，妈妈去问医生，回来之后告诉我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打屁股针，妈妈说：“我看你接受不了，就选了另一种。”我长吁口气，因为我一身痒痒肉，为此在生病后深受打屁股针之苦，每次一打，笑得满床打滚，搞得护士碰都不敢碰。妈妈说：“另一种选择是，塞屁股的退烧药。”啊？我拿着一小块被切好的退烧药，愁眉苦脸地照了张相。听护士说这药见效快，还不能塞多，有一个护士给自己孩子塞，只是塞多了一点点，结果没多久那孩子就浑身冰凉了。果然，塞完没多久，头就不晕了，一会儿体温就降了不少。这样的有趣故事很多。

之后我每天都会接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女生的电话，她住校，经常下了晚自习与我“声音会面”，大概是晚上9点多。4月18日，我和妈妈跑到医院美丽的后花园采摘树上的花瓣，装了一巧克力罐，准备送给她，还附了一封信，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字，突然一写，好看了不少。信中有一段是这样：

多日未动笔，手已经很不习惯，这几天，天天右手打点滴，我都怀疑体内流的还是不是人血。不过，能有这样的传奇经历，我还有些许喜悦与骄傲。以后要大模大样地对你们说：“老子打的点滴比你们喝的水都多。”

化疗药终于把我打趴下了，躺着完全动不了，什么都不能吃，非常难受。本来，为了在化疗中坚持我的站着尿尿的“理念”，每次我都要把自己搞得满身是汗，疲惫不堪，有一次看见电视里有个人唱歌，唱得满头是汗，我开玩笑说：“他怎么跟我尿尿一个样呀？”终于，当我被化疗药物整得已经跟死人差不多时，我也就接受了躺着尿尿。

家人想尽办法让我吃进去些东西，他们将西瓜榨成汁给我喝，这让我留下后遗症，之后不能闻西瓜的味儿，西瓜水更不爱喝。扎点滴更是让人头疼，扎了一阵，我手上的血管就都被扎瘪了，有一天扎了两三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护士长亲自上阵，凝神开扎，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她说她从来就不扎第二针的，但就在给我扎的那一刻，她心软了一下，结果失败了。

越是在这样艰难的行程中，越是需要某种精神支持，比如看电影、看书、打电话，有点精神就写些东西。我写作完全是因为爱好，而且全凭兴之所至。可以在这种时候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4月21日，我突然兴致来了，在电脑上写了一首名为《童话房间》的诗：

当迷茫的白色开始破碎，
巨大的幕布上滚动起辉煌的蓝天。
我愿化作那蓬勃的一角，
黎明与黑夜变得更加直接。

乌云是弱者身上的枷锁，
是令人发颤的闪电。
抬起头，再看一看呀！
挑衅的怒吼已成了发黄的照片。

徒有那小丑般的舞蹈，
我有我翱翔宇宙的连绵。
世界存在于我的眼中，
一间通向万里的房间。

书是浩瀚的山河，
床是流连百态的云烟。
笔是一声霹雳的锋芒，
电话是倾吐声音的爱恋。

细雨羞涩着在窗口翻卷，
娇叶颤巍着与春风告别。
我留下我轻狂的头发，
在漫长的微笑里和彩鹤同眠。

之前说到布置化疗病房的事，我曾形容其为“布置得跟卢浮宫一样”。在贴满各种装饰品的同时，我将女生的照片也贴在躺下时一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4月27日晚上，因为头发实在掉得厉害，像摆在头上，一甩头就掉，每天一床一地的头发，于是妈妈毅然决定亲自给我剃秃瓢，剃的过程中自然也是照相不断。脑袋第一次剃光，凉飕飕的，裹上头巾以后很舒服。妈妈给我买了很多好看的包头布，换着用。后来我发现好多演员和时髦人士都包头巾，闹了半天，我这不得以为之的造型还成了时尚。

最令人叫绝的是，我们在2004年5月5日凌晨两点多到3点多看了月全食。我和妈妈起来看，先是在楼道里看，后来跑到医院外头看，眼见着胖黄的圆月逐渐消隐于黑色的夜空，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叹与惊奇。就这样在夜风中呆了一个小时，实在诗意的很。等夜

空中已不留下一丝月影的痕迹，我们才回到医院房间。外人可能对我们这样的行为不大理解，化疗期间还这么折腾。然而，这是我们要的生活。当然，我妈妈在我的保暖方面是格外精心的。

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尝试着写歌词了——《羞涩小男生系列》，后来被我的朋友诺尔曼谱上了曲。我第一次认识诺尔曼，是她和她的爸爸布仁（今年春节晚会上唱《吉祥三宝》的歌者）来看我，他们在病房里唱歌，其实更早以前，我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听过他们一家三口唱的《杭盖》，当时就感觉他们的歌特别动人，这一次近在咫尺地听，布仁叔叔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唱，更好。可惜我当时的身体非常难受，还老流鼻血。我听他们唱歌的样子，被同来的四中女生安宁拍了下来，后来成了我的书《谁的青春有我狂》里面最重要的一张彩色照片。

有时我和妈妈也唱歌，但最热衷的还是电影。病房里摆着我喜欢的《教父》的两幅海报，有一天，一位阿姨带着电影导演孙周来看我，我们就在一起聊电影，中国的、外国的，张艺谋、陈凯歌，还说到伊朗的电影导演。所有能找到的喜剧和跟笑有关的作品，包括卓别林全集、侯宝林全集、马季全集等等，都是我病中的伴侣。我们家人有时开玩笑说，这医院里应该设这么一个让人笑的科。

第二次化疗结束后，趁着身体还好，我很想回一次学校，就给班主任打了电话。结果这一打不要紧，牵动了学校许多根“神经”，招惹上不少“麻烦”，最后几经商量，终于决定在5月12日去学校呆几分钟。

事后看录像，觉得我那天去学校时的打扮像去抢银行，包头巾，戴墨镜，戴口罩，一身酷衣服。我本来想让老师把消息保密，但老师实在不是好演员，从那天早上就开始笑，使得秘密泄露。结果我一进教室，顿时引来全班同学的欢叫及掌声，期间我的种种精彩表现难以尽述，反正让我突然想起了看美国奥斯卡颁奖晚会主持

人脱口秀的情景，我说一句话就引起一阵轰笑。学校之旅结束后，我又得迎接第三次化疗，连着难受了好几天，然后再休养几天，就该准备出院了。不过这病房墙壁要收拾干净，还需要花不少功夫。爸爸戏称得请搬家公司的人才能解决问题。

而出了这个院，又进哪个院？化疗完了，手术呢？虽然我努力将自己的生活布置得“别样幽芬满园春”，可我体内的肿瘤却越来越不安分。妈妈在为我的病奔波着。

是医院也是意愿，是医生也是一生

——记手术

话说2004年5月31日，我结束三个疗程化疗后出院回家，路上还有点晕车，家让我感觉格外亲切。第二天是6月1日，我原来所在的年级在圆明园有个退队入团仪式，我特意赶去参加。初二是我们最后一年过六一儿童节，因此，仪式场面浩大，一眼望去，都是我的同学。我们班格外显眼，每个人都穿着特别制作的印有“迈好青春第一步”字样的短上衣，还分组，一组一个颜色。我那天的打扮也不一般，红头巾，黑墨镜，花上衣，还有早上特意让妈妈剪出口子的牛仔褲。

我一到场就蜂拥上许多学生，争着要我给他们签名，我净顾着给别人签，他们的衣服上已经布满了字迹，自己身上还是空空荡荡。

在家的几天，我依旧写作，如情景喜剧，如影评。同学还来了几次，我给他们看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时的录像，他们笑；我给他们念我写的《我爱我班》的剧本，他们也笑；我们一起聊天，大家又笑，反正每次人家来看我，都是我逗他们笑。从之前的第三个

化疗疗程开始，我胸口的疼痛就又开始了，这使得我很烦躁，很着急，想做手术。

6月10日早上，突然接到301医院的电话，让当天去办住院手续。刚在家里享受了10天，又要去住院了，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我和妈妈上午看了《怪物史莱克》第二部，心思百味，复杂难言。那天中午，我们将“休息”了快一年的空调打开，卧室变得舒服无比，为了怕我被吹着，妈妈拿了一个被子在我和空调间做了个帘子，我睡在里面，品尝到了安定的舒适感。“还没呆够呢！”我对妈妈说，“真不想走呀！”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午觉。下午，家人拿上必备的物品下楼装车，而我则空着手、穿着拖鞋离开，好像只是出去散个步就会回来一样。外面，阳光刺眼，灼热无比。

如今再回看这次住院的日子恍如隔世，我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次是解放军总医院，病人也被像军人一样的管理，极其严格，不许陪床，探视也受限制，难钻空子。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因为是加床，位子终归是人家的，人家做完手术，从重症监护室回来，我就得让地方。经常是出去散步回来就发现床上躺着别人了。有一天我爸来看我，一进门就愣了，怎么一晚上不见，我儿子变老头儿了？我就这样在各个病房里来回奔波。

刚住院那天晚上，我不让妈妈走，妈妈就犯规地陪了我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护士拿了个大针筒来，要抽八管血，妈妈很舍不得。可能是因为针筒太大，针好不容易插到血管里面后，护士手抖个不停，拔不动，就号召我妈来一块拔，我妈说：“那我哪儿敢呀！”

每天情况都很多，我妈在外来回奔波，暂且不表，只说我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就拿着同学送的本子写写画画——此后翻阅这个笔记本，觉得这个本子太珍贵了，许多歌词的原稿都在上头——没事闲着我还写点随感：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给谁画个漫画，编个故事，记下做的梦等等。一次我和实习护士聊天，我

给她抄了首自己写的《绘》，她看后惊讶地问：“这是你写的？”

有时我独自躺在床上瞎想，眼前的白墙让我压抑，周围有那么多等待手术或手术过后的病人，各有各的痛苦，这环境让我不适应。虽然妈妈给我买了个小灵通，但信号太差，与外界联系很麻烦，也不能用电脑写作，这让我情绪低落。右胸的压迫每日加重，行动都已受到影响，无法蹲下，更别说弯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情干的人，就拿了妈妈买的回宫格字帖，一遍遍临摹诗经，临摹完了就背。其间，我又写了一首自由诗。

快动手术了，术前拍的CT显示我有阻塞性肺炎，要先消炎。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手术大夫认为肺部病灶转移了，手术有可能做不了，而妈妈抓住CT室阻塞性肺炎的说法，建议采用试验性的治疗——也就是消炎，看看情况能不能有所改变。此后开始一瓶一瓶又一瓶地打点滴，每次我都笑着和扎针时紧张得要命的护士说话。我又让爸爸拍录像，我对着镜头说了许多话，然后寄给学校。

每天我仔细观察身边躺着的手术完了的病人，看他们术后会碰到什么麻烦，心里想象自己的未来。我一连看了好几场“拔引流管表演”，又看了好几场“拔导尿管表演”。听他们说拔导尿管很疼，我就盘算着自己这病用不用插导尿管。总之，复杂极了！

去医院前，妈妈曾介绍她的老朋友的孩子天儿来家里与我聊《红楼梦》。这位在清华附中上高一的女生是个“红楼迷”，很懂《红楼梦》。我去医院后，虽然学校的期末考试临近，她却用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坚持天天给我打电话，她还送给我一本书，书里将《红楼梦》的诗词收录全了。那本书她包了皮，书皮薄如纱，我屡屡翻阅，但始终小心没有将其弄破。

她痴迷cosplay，好像是动漫社还是什么意思，我对她的那些事情极其不明白。我喜欢穿怪异的衣服，她听说我的这种喜好，就告诉我有地方能租这些衣服，我自然欣喜若狂。我们商量着等以后

有时间，她来个日本恐怖片《午夜凶铃》里贞子的打扮，我则来个《星球大战》里绝地武士的打扮，俩人上街一起去看《星战前传》第三部。有一次，在电话中，我说：“跟你打电话吸毒。”她说：“吸毒是物质的。”我说：“那我就是精神吸毒。”

那阵日子，几乎天天下雨，整天呆在屋里的我反而越来越胖，满脸是包，是整个生病期间最胖的时候。不知这日子是苦是甜，我看《传统相声大全》，依旧是笑，还拉妈妈一块看，看后便感慨，便思索，然后在本上将对相声发展的期望写下：“相声本身就是个陈旧的艺术……”

妈妈的朋友说，看我写过很多诗，但从没给妈妈写诗，想看看我写这样的诗。我随口说：“妈妈是一首写也写不完的诗。”我还说：“以后要是拍电影，我会在片头写：献给我最伟大的妈妈和我最崇敬的艺术家卓别林。”

6月25日，星期五，我就要“上刑场”了，之前最后一次盛大的“探监”不能不提。班主任倾尽全力，带了许多人来，可301医院是何等戒备森严之地？我们就相约在医院的后花园见。星期三下午，我睡完觉让爸爸带着去洗了澡，穿上新衣服，包了头巾，一身都很漂亮。我被妈妈用轮椅（那会儿小心得都只能坐轮椅了）推着缓缓进了后花园，众多同学一下子都围过来。这一日，好花好天气，我让爸爸拿摄像机在旁边拍下了全过程，大家见我只会笑，凑到跟前也说不出一句话，于是都自顾自玩耍。其时我已经呼吸困难，说起话来很艰难，但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与我喜欢的那个女生小云说了几句好玩的话，妈妈又把我推到众女生跟前。我告诉她们：“在医院我不喜欢穿病号服，所以这个时候仍是穿休闲服装。”

集体录像完了，我开始和男生们拥抱，可惜没照下来。我从轮椅上站起来，女生们顿时一片惊呼：“好高呀！”

因为肿瘤压迫，我右胳膊已经抬不起来，走一步都喘，但和同

学拥抱时却行动自若。和男生一一拥抱后，我突然转向身边的女生小晖，说：“我也搂搂你吧！”说着一把搂住，她在我怀里挣扎，像被捞出水的鱼儿一样扑腾。放开她，我就开始挨个“进攻”，顿时女生们在我周围窜上窜下，像鸡笼里到处扑叫的小鸡。

我把能找着的人全搂了一遍，包括老师。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我被推着往楼里走，还扭头想看清每个人的面孔，他们都是笑盈盈地在挥手。

后来看录像时，有人问我当时的这些举动是不是有生离死别的意味在里头。我笑答不是，是怕以后没理由搂了。

手术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的情况也越来越差。饭是一点都不能吃，尽管我享受着皇帝般的“待遇”，桌子上摆满佳肴我也毫无胃口。其间又出了很多节外生枝的坏事情，因为胳膊抬不起来，大夫怀疑我是脑转移，让我去拍脑CT，但当时我不知道事情之严重。后来备皮时，医生又发现我腋下长了个包，怀疑是淋巴转移，又赶紧让我做B超，一时间气氛紧张。

离手术还有一天，妈妈说：“明天就要去除心头大患了。”

我说：“不是，是胸头大患，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前胸有个大石头压着，肩上扛着个大扁担，后背有个大铁锤捶着。”

最后，我还给一些同学打了电话，比如小云，我请她在我手术后写一些信来，让我能反复看，她爽快地答应了。燕燕也来电话，为她星期三没能来而向我道歉。我当时必须得吸氧气才能感觉舒服一些。

手术前一天晚上，恐怕是最难熬的一个晚上，手上还在打着点滴，那是我最恨的东西。灯黑了，周围的病人都在睡觉，给我喝的灌肠的药水好像还没起什么作用，搞得我一会儿就得进一趟厕所，却都“无功而返”。我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反正所有坏情况都在我身上体现着。

朋友钊子的妈妈这时来看我，我谈笑风生，这使她非常惊讶，

钊子也发着和我一样高的烧，在家里“哭天抢地”。护士按照惯例会给第二天手术的病人发两片安眠药，因为怕他们紧张得睡不着，我说：“我还用这样？”但转念一想，此时不吃，以后就没机会吃了，还是尝尝它的滋味吧，所以我选择了吃一片。

第二天，病房里挤满了我的亲人，我颤颤巍巍地去洗澡，结果鼻血又在狂流。我高烧不断，因为从当天零点就不能吃饭喝水，护士给我打上点滴，补充营养。爸爸拿来湿毛巾，在我脸上盘成个圈，像面包圈，又冰了头，又止了鼻血，就是形象太怪异。马上就该“启程”了，我却关键时刻掉链子，灌肠药到这时候才起作用，爸爸只得拿着吊瓶陪我不断进厕所。我倒不怕别的，就怕在手术台上大小便失禁。

护士给我打防止唾液分泌的针，比较疼，然后就被推着徐徐进了电梯。后来看《半边天》讲一个女士得癌症，节目表扬了她上手术台仍面带微笑的精神。我看了不以为然，我所有的照片全都是微笑的，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癌症即挨整。

进了手术室，大夫们在我脚上打上点滴，我估计就是它使我睡过去的。刺眼的灯就在头顶，他们让我再说点话，我就背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 *When You Are Old*。事后想，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

当然，我到底还是活着下了手术台，被推出电梯时，麻药劲儿没过，精神还恍惚着，但能听见妈妈在叫我。做完手术的人要先进重症监护室。有人来看我，我还是对答自如，谈笑风生，只不过现在想起来都只记得片段，不记得全部，比如我记得他们向我介绍看护我的护工，我就问：“我是叫你阿姨还是姐姐呀？”

长夜漫漫，我迷迷糊糊地说要喝水，但还是按规定喝了30多个小时。而我解禁之后最开始喝的水你们绝对想不到，那是妈妈从外面买的一瓶冰镇冰红茶，是我强烈要求的，我一仰脖把一整瓶全喝了，感

觉爽极了，然后马上开始难受，想要吐出来，但最终还是没吐。

我不是突然醒过来的，而是有一个从半醒到全醒的过渡过程，清醒后我对遍布全身的管子不是惊奇，而是欣喜，感觉自己长得像一个外星人，在口含雾化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刚做完手术的那几天感觉是不一般的，好像身体不属于自己，尿尿没有感觉，因为有导尿管；两根引流管插在体内，也毫无感觉；通常刚做完手术的人都极其痛苦，有的人直到出院前一天还是难以入睡，让护工推着床绕着屋子转，我却一点疼痛也没有（听相声时大笑除外），这福气肯定是天赐的。

朋友将一个存了70多段相声的MP3播放器送给我。一开始我觉得在监护室呆几天得多没劲呀，结果有了它还真有力，有力得我常常狂笑不止，搞得伤口剧烈疼痛，为此我痛苦不已，常常一段相声只敢听一半，到了那些会让我发笑的段落就和它挥手告别。有一次，我笑得血氧饱和疯狂下降，只得紧急抢救。

在重症监护室呆到不用监护了，就进了一个二人间，那个二人间的一个老病人已经知道我的“事迹”，我还在监护室时他就在门口向我遥望。我与他们一家相处得很融洽。他在等待手术，后来他被推进手术室前，我还给他们一家照了相。

手术后的故事同样多。当身上的管子拔得还剩下一个的时候，我被允许下床，在屋里稍稍走动。我坚持不让护工扶，努力站稳，享受了一会儿“腾云驾雾”的感觉，然后转头出屋子去楼道散步了，当别人还在被搀扶着一步步在楼道里挪时，我就应该算是“大步流星”了。当时天儿正在紧张准备高一期末考试，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帮她放松一下。

电话那边，“喂？”正是天儿的声音。

“喂，”我故意说，“请问天儿在家吗？”

“呀！”她一惊，“稀客稀客，有失远迎。”这般沉重的生离死

别被她搞得犹如老友小别重逢。好一个天儿！

我大喊：“我的天呀！”她忙叫我不这么喊，因为她不知道我是在叫老天爷还是在叫她。

术后第四天，妈妈才告诉我手术前后的波折，告诉我手术有多么的艰难，多么的复杂。我大喊：“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然后激动地带着哭腔讲出一段话，妈妈在旁边记了下来：

我不怕死，我这十几年过得多生机勃勃、波澜壮阔啊。

这么好的故事你不跟我讲，你太不理解我了，听了故事后我只会高兴得大笑。

我这人不知道什么叫紧张，只知道什么叫激动。

上帝他会选人，他选我是因为他知道，人类中只有我最懂得他的用意。

这样美的事以后再也没有了，我对这玩意儿恋恋不舍。

上帝准备送一个金灿灿的肿瘤给一个人，送给谁呢？他怕胆小的人支持不住，所以接受这个肿瘤的人要性格坚强；然而，坚强挺下来的人，留下来的只有平淡的忍受，所以要送给一个乐观的人；而乐观挺下来的人，光笑却没有回味；于是他就选择送给我，因为我是超越一切的！

我把这叫享受。

此后的几天里，我又陆续发过一些感想，令妈妈大为欣慰，因为她知道我是这样满意我的生活，并且这样大模大样地面对死亡。

我整日在楼道走来走去，身上挂着一个袋子，袋子一头插着一个连接到肺里用于排肺液的管子。大夫让我练练吹气球，鼓鼓肺，练肺活量。于是我就每天都吹，过去我不会吹气球，学校新年联欢会都是别的同学吹气球，结果这次我练得特好，经常吹爆。

后来拔管子的时候，我让爸爸把这个过程全程拍下，以后有朋友来家里时都会给他们看，当然，得是有胆量的人，不过我觉得小孩都看得挺来劲的。

拔管时大夫们很谨慎，拔之前做了各种测试，还让我再吹吹气球，于是我又吹，等吹鼓时我突然一松口，任气球飞出去。全场轰笑。

一个大夫突然喊：“大口吸气！”我鼓嘴，然后一根一尺来长的管子从我胸里拿了出来，真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呀。现在我的胸前还留着两个洞的痕迹。紧接着，大夫们觉得我的伤口愈合得应该差不多了，就把我手术后缝的线给拆掉了。谁知，化疗使得我的皮肉组织已与常人不同，拆线拆早了，伤口又开了，大夫们希望我能自己愈合，就每天死命往外挤血水，再用胶布把胸部勒得紧紧的，每到这时我都会拿一个小镜子反照，看他们的操作情况。大夫直说我是受虐狂。

不久，大夫们又觉得我肺里积液没排干净，需要再抽一次。抽之前，他们拿被单把我眼睛蒙上，我给弄开，他们又给蒙上，我又弄开。这次他们是拿一个针插到我胸里，然后在针上连一个针筒往外抽。这使我想起发病不久时做的那次胸穿。一开始大夫还只抽出气体，我说：“我能闻闻吗？好歹是我体内的空气。”大夫说：“不行，臭死你。”其间他们还不间断问，让我想咳嗽时说一声，因为那样就表明插到肺上了，需要赶紧移开。接着就抽出积液了，他们不停地把针筒里的液体往碗里倒，最后抽出了一大碗液体，像绿豆汤。旁边病床的病人一家看得触目惊心。

再来说伤口的线。伤口自己迟迟愈合不了，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是重新缝了一遍，而且不打麻药，这期间我要求边缝边听猫王的《温柔地爱我》。缝的过程还是比较疼，我真想大唱：“小妹妹似线，郎似针……”

我奇怪自己怎么事那么多。我曾听护工说有病人拆线后发现没

长好，又补了几针，护工还感叹这次她要受苦了。我当时还觉得自己肯定没事，结果没想到自己也被整个重新缝了一遍，算是把手术能遇到的情况全经历了。

我在医院呆到最后真有些烦了。楼道的黑板上会写这周谁谁出院，就是老轮不到我。我天天躺在床上唱歌，调子是朴树的《生如夏花》，歌词却是自己的。只要一有护士进房间，我就开始声嘶力竭地唱：“我要出医院！就要出医院！啊！医院呆得没劲，好想回家玩一玩。”

快出院的那几天，我的身体好像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原本我因为刚缝愈伤口而极其小心，背驼得头都快沾着地了，现在也挺得笔直了。早上一醒就兴奋地到花园里去散步，在棵棵参天树下，空气格外清凉。

我们像过节一样，高高兴兴回到姥姥家。欲知手术后再一次化疗带给了我多少到现在还珍藏的“礼物”，且听下回分解。

是血液也是学业，会痛哭不会痛苦

——记最后一次化疗和血小板下降

手术后我们回家呆了一段时间，其间我又去过301医院拆第二次缝的线，胸口的胶布贴了好久。

然后就选定肿瘤医院做第四次化疗了，化疗给药只有五天，回家在望，我们都期待着西医措施结束后的美好生活，妈妈还专门把厨房装修了，书房布置了，俨然一派新生活的景象。

化疗前一天，我先和妈妈去万圣书园买了许多书，用来度过化疗的时光。我当时记了简单的日记：

8月16日，星期一，开始化疗，由上午11点45分打点滴到晚上11点30分。其间看完《挪威的森林》，晚9点30分吐一次。

8月18日，星期三，8点40分“开打”，吐了四次，疼得实在受不了，拔了，我表现得很没出息，哭了。

8月19日，星期四，上午9点“开打”，晚7点整结束。吐四次，血小板掉到6万。

8月20日，星期五，体重59kg，9点“开打”直到晚上7点半，晚上突然痒到发疯，打了一针抗过敏针。我说今天不洗澡誓不為人，最终也没洗成。化疗终于结束！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半句话，可以说，化疗的家庭都是相同的。

8月21日，星期六，吐了四次，打点滴一上午，在电脑上看《我爱我家》。

8月22日，星期日。打点滴一上午，一切如常，看《未来水世界》。

因为是肿瘤医院，对于做化疗极其娴熟，再配上中药，情况比前三个疗程好多了。所以也就不担心没力气去上厕所了。

新的一周到了。周一早上测血，下午很晚才看到结果，血小板已经掉到一万五了，白血球1600，血色素7克。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吐了，情况万分危急，开消毒灯，抽血，忙乱一团，直到夜里才输上血小板。此后，每天或隔天都要输两袋血小板，打白介素11升血小板。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那天上午我去二楼做B超，还在光滑的地板上玩溜滑，要是摔了可就惨了。

即使这样输血，血小板依然不长光掉。本来期待可以快乐地回家，现在也化成泡影，重新布置好的书房与装修一新的厨房现在也

得再等等它们的主人了。

化疗让我刚长出一点儿的头发又掉了,而且是一块一块儿跟狗啃的似的,干脆又让妈妈给我剃秃了。这一次秃头在其后的三个月里都没有长出新头发,可见化疗药威力之大。我跟妈妈说:“以后再长出头发,干脆就留长吧,把在学校里干不成的事情全干了。”

护理我的一个实习护士大概只有十六七岁,穿着很时尚,让这个略显古板的病房有了些朝气。因为我老是关注她,全科的护士后来都知道了,有时她们拿这个逗我,甚至让她多来陪我,搞得她都不好意思理我了。其实,我跟她连话都没说过几句。有一天,我让她下班时到病房来一趟。脱下护士服的她自然更会打扮,浑身是时尚。我和她一起照了相。她告诉我,第二天她就要转到别的科了。差一点儿我就找不着她了。真是幸运,在我日夜受着煎熬的情况下。

虽然每天为血小板的岌岌可危担心,但我依然疯狂写作,我曾写道:

我的右胸长了个肿瘤,那是上帝送给我的最美好的礼物,它在我身上呆了十多年,一直很安分。2004年3月24日,它终于发出了一语清脆的啼声,硬是将我从学校里拉了出来,在医院呆了5个多月,不能回去,而且,或许还要在外面多呆一阵子。

于是,我难得地拥有了在校门外的时光,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因为天花板实在是灵感制造机,古往今来,多少浪漫的故事都是人们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写出的。我还可以自由地写作,认识了许多平时没机会认识的朋友。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独有的“文化”,病房就拥有病房文化。每

天看周围的病友，就是在看一个别样的小世界。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也不是被瞒着，而是我注意力不在这儿，反应慢，没太搞明白。比如妈妈写了篇《癌，让我们说出来》，我就每天都唱：“癌，让我们说出来！来，让我们说出癌！”也没想妈妈为什么写癌？我周围很多的病友被亲人瞒着病情，比如我旁边床的老人就一直跟人说：“我是肝囊肿！他们都是癌症！”

后来我被转到一个六人住的大房间，就更有意思了，每一个床的病人与他的家庭都有故事。我左手边住着一个新疆胖老头儿，整天乐呵呵的，跟没病一样，天天到外面小饭馆吃饭，化疗完成后一天都不呆就回家，医生劝也劝不住。有一次，医院里面搞了一个关于癌症病人的问卷调查，问到想没想过轻生，我说：“怎么想那个？”问到旁边新疆老头，他说：“想过。”我们都笑着问他：“你真的想过呀？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

我右手边住的是个目不识丁的东北老汉老满，家人没告诉他病情，他一直说：“他们都是癌症，我是肺结核！”人家跟他说：“你要是肺结核就不能住这儿了，得住在传染病院。”他是从日本来的，因为妻子是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孤儿，后来落实政策，就一起去日本定居了。生病以后，在日本治不起，只得回国来治。他发烧一个多月退不下去，可能不想治了，便回东北老家了。真是叶落归根啊！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等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得的是癌症，已经又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一次妈妈和朋友讨论癌症问题之后，我突然问妈妈：“我得的是癌症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那样我就可以跟人显摆去了！”妈妈说：“是啊，你显摆什么啊，别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我并没有为得癌症而恐惧无比或仰天长叹，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其实，光化疗手术也够让很多人闻风丧胆了。但我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要走的路当成一次有意义的、获益匪浅的旅程，每一次经历，每

一个伤痛，都是在我生命里加上的一道美丽彩虹。痛苦又怎么样？就不治了？还是要治，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由此，我也看到了人们对于癌症的态度。癌症，依旧是恐怖的、不能提的字眼。人们尽量避开它，将它划分到另一个世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人们对它和癌症病人世界的陌生。癌症病友们所经历的事情，他们的精彩奋斗和拼搏，是外人难以理解的。真的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啊！

有时我看到有的癌症病人好像有一种负罪感，似乎是对不起大家一样，避免说癌症，只说：“得了这个病。”认为那是个不可说的、可怕的病，跟进了监狱似的怕被人知道。也有人会感叹：“为什么是我？我哪儿做错了？”癌症，似乎这个病本身就代表一些事情。前几天，我笑着跟妈妈说：“我的生活方式那么健康，也没别人用电脑多，为什么得癌症了？是不是我想事太多了？”妈妈说：“你这就是‘疾病的隐喻’了。”是呀，人类对于疾病尚知之甚少，其原因曲折微妙得找也找不到头，说它就是因为什么而起，未免也太简单了。那是一个只有天知道的事儿。无论什么状态的人，即使生活特健康、心情特开朗的也会生病，干嘛要把那些阴暗的理由栽在病人的头上？那样，如何能使他振奋精神呢？既然病了，就积极治疗，力所能及地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修身养性就好。

好，让叙述回到化疗后的血小板降低。那时我们对于血小板降低的顽固还没有多少概念，以为它过一阵儿就回升了，所以我们在不输血的时候就回家住，等发现降到很低时，再赶紧跑到医院输血小板。有一次扎完指血后，护士让我用棉花摁住出血口，我没注意，结果血流得满手都是。医生请来外院的血液科大夫会诊，建议我做骨穿，吃激素。妈妈不同意骨穿，激素却必须吃。这一下好像所有的系统都乱套了，吃不下饭，又开始吐。

记得当时看身边的病人去做骨穿而自己不用做，心里非常高

兴，谁知我高兴得太早了。所有跟我的病沾边的治疗措施最后全用了，一样都没逃过，因为我把最坏的情况都赶上了。那是9月30日，第二天就放“十·一”长假，我却不得不接受痛苦的骨穿。做完骨穿，我躺倒在床上，凄凉的雨在窗外下着。那天出了医院回姥姥家，我被风吹得一步三摇，走一步退三步，好不容易打了车，恶心得不得了。回到家，倒在床上，突然想起纳兰词《潇湘雨》里有一句：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何萧条，/无端又听……

那时每天都得去测血，是我坚持的。10月1日，我们去姥姥家附近的协和医院西院测血，风大得让我睁不开眼，动不了身，从胃一直往上到喉咙都不舒服。300米的路，我愣是走不动，妈妈只好拦下一辆出租车。在医院里，看见旁边一个人在不断呕吐，我觉得他一个人吐太单调，颇有跃跃欲试、陪他一起吐的想法。结果出了医院门，我就蹲在树旁一阵猛吐，此时风刮得更起劲，带着我的泪水不知吹向何处。难受之余，我还拼了一首“词”：树旁一阵猛吐，/泪水吹向何处？/短短几百米路，/半点力气全无。

骨穿报告出来了，说我得了MDS（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妈妈拿着报告单去找儿童医院血液科专家，被告之，白血病前期，血小板永远升不上来了。10月12日，肿瘤医院再次安排会诊，综合了肿瘤方面和血液方面的专家，最后商量着把我转到西苑医院血液科。

看来，血液真的成了我的“学业”了。

是病痛不是病童，爱生命才是圣明

——记化疗后住进血液病房

上回说到我进了西苑医院血液科。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领域。没想到这一住，竟又住了四个半月。这四个半月可以

说是整日与鲜红的血液和挣扎的心理打交道。怎么回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是2004年10月17日一大早入住医院的，入院那天的情况我后来这样给朋友写道：“迎接我的是给我抽了14管血的护士。为了详细检查，医生又给我做了次骨穿，还从腰那儿取了块骨头做活检，爽得我走路时右腿都不会打弯儿了。”

我对家的氛围极其留恋，不想住在医院，于是就和妈妈协议好，只要测血结果显示血小板能在1万以上（正常值10万~30万）就回家，否则就留在医院。流鼻血是我的家常便饭，常常吃着饭就开始流，弄得饭也吃不好。血液科的病人统一一周测两次血，扎指血。我的医生则安排我隔天测一次，因为我的指标比较低，需要监测得频繁一点儿。当血小板高于1万时，我很高兴地和妈妈回家；低过1万，就低过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就需要输血小板。每到这时，我就强烈要求再测，期盼结果能比上次的高一点。其实这有点自欺欺人，因为血小板还是那么多，我看到的只是误差，但就为了这点误差，为了心理上的安慰，我一次次要求测血，为了能回家，含泪争执也在所不惜。

可有时把指头扎成马蜂窝，血小板也还是低于1万，我就只好躺在病床上等着输血小板。7万、8万的期盼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有时去医院输血，我在出发时会带上一包“精神食粮”，有《王尔德全集》、电影光盘、手提电脑等等，准备等待输血时享用。如果测血结果意想不到的低，我不得不留在医院输血小板，妈妈就专门回家给我取书、电脑、影碟。身体越不好，越需要精神食粮的支撑。

2004年的那个冬天，北京的雪特别多。记得有一天，我的血小板是4000，妈妈陪着我输血小板，我们俩玩儿填词游戏，其实我们都不会，填的是《如梦令》。妈妈写：春去暑往秋住，/日昏叶落一路，/望穿血小板。/低徊又遭天妒。/何故？何故？/雪化

吾儿康复。我则写了一个：碎碎琐琐进发，/漫漫绵绵秋夏，/望断征程路。/又有结果降下，/也罢，也罢，/空劳几多牵挂。

雪地上留下了我和妈妈在医院与家之间奔波的影子，可我们依旧会在“血”中笑，在“雪”中笑，力求让自己的生活是美丽的。我家附近的一家花布店拆迁，妈妈趁机买了好多布，因为它们有美丽的颜色和图案。我们将布挂得满屋子都是，卧室全是红色调的布，我笑称跟《英雄》里残剑、飞雪的家似的。圣诞节我们邀请朋友来家里搞了一个圣诞晚会，大家一起读《圣经》，唱歌。

大夫又给我做了一次骨穿，这是第三次了。每一次的结果都验证了大夫的观点，我就是得血液病了——MDS。于是我开始吃治MDS的药，直吃得我举步艰难，吃饭没胃口，体内什么都乱了，经常浑身过敏，一会儿腿粗，一会儿手肿，五个手指头肿得都排不开了，我的牙床全肿了。而我会兴奋地找照相机照下这些珍贵的过敏时刻。同科的一个小病友也是吃药吃得牙龈把牙都包起来了，当他跟人笑的时候，对方会吓一跳说：“你牙哪儿去了？”

最糟糕的还是没胃口吃饭，不管多好吃的饭，一点儿都咽不下去。但不吃饭就没有能量恢复。有一次，同学来家探望，看见这个情况，说我像老佛爷一样，特别难伺候，他们这些“随从”怎么劝我吃都没成功。

2004年12月31日，我是以头痛结束这一天、这一年的。因为实在难受，晚上7点我就上床关灯睡觉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从屋里走出来要找妈妈朗诵！原来，头痛之余，我迷迷糊糊编了一段话，这就是“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的由来。不过，这些话要是能光动嘴说说就好了，我却是身体力行一步步经历过来的。就在前不久，我还经历了一次。那天晚上吃完饭，我边看电视边觉得喉咙那儿像卡着什么东西，我还以为是

刚才吃猕猴桃过于“积极”吃噎着了，就拼命喝水，可即使我自己喝成水缸情况还是没改变。算了，不理它了，上床睡觉！可上床后，情况更严重了，只觉得嗓子下面压得越来越厉害，憋闷之感让我实在受不了了。妈妈赶快给医院打电话，我躺在床上捋气。我们凌晨1点钟去了医院，月黑风高，街道空旷而冷清。半夜，我们进了血液科的大门。

我只觉得胸憋得越来越厉害，如同一只钳子般的手卡着我的喉咙。进了病房躺在自己的床上，旁边的病人仍在梦乡。值班医生抱来一台机器准备给我做心电图，拿酒精棉签在我身上擦，怕痒的我又开始忍不住笑，虽然此时情况危急。心电图做下来，只听大夫说：“什么姿势呆着最舒服就什么姿势，心肌缺血，有硝酸甘油吗？”我一听硝酸甘油，哇塞，这东西只有我姥爷吃过，今日有幸品尝。一个巨大的袋子递过来，我往手里倒，可倒出的药片不足橡皮屑大，这就是硝酸甘油。我遵嘱将其含在舌下，可刚放进嘴就化没了。

一切如接力般，吸上氧，马上有人推来轮椅，让我们去测血、照胸片。凌晨3点多，妈妈推着我从病房楼去门诊楼，按响了夜间急诊的红灯。我们左呼右唤，负责照片子的大夫终于睡眼惺忪地从屋里出来，身上穿的竟是病号服，看见我们才又在外套上个大褂。谁知他的裤子不争气，他边在前面给我们带路，裤子就慢慢顺着腿往下掉，最后拖在了脚踝那儿。直看得我和妈妈又开始狂笑不止，心想，真该用相机照下这样的医生形象。

在漆黑的大病房里，别人都在睡觉，只有妈妈陪着我，此时我的感受如置身深海，几近窒息，巨大的压力在身体里蔓延。事后，妈妈说我当时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可我怎么都不信，8个月都没说过丧气话，怎么可能那时候说？我只承认自己说过“让医生想点办法呀，别老让我挺着”。

我对妈妈说：“上帝嫌我经历得还不够，想再来点花絮。”长夜

漫漫，无心睡眠，连大夫也说这一夜恐怕要让我受苦了。我躺不下，只能坐着，可坐着又睡不着，一直熬到5点多，就是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我也没熬过这么晚。心肌缺血不会引起这么大动静，硝酸甘油和长时间的吸氧又都毫无作用，作为辅助，医生又给我输上止血的药，因为对我发病有多种猜测，或是心肌缺血，或是肺部出血，或是肺部毛细血管阻塞。

渐渐地，我感觉稍微好了些，不知道跟点滴有无关系，就这样坐在床上昏沉睡去。第二天醒来，缓过来了，只剩下之前的惊险让我回味。我笑称：“病来如山倒，病去也如山倒。”

可血小板低这个病就是“青山永不倒”。我们心里的那道底线不断退后，原来是希望血小板上1.5万，后来是上了1万就行，再是5000，终于在去年2月份的一天，我们测出了血小板为零，我老实地坐在床上等待输血，妈妈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出院。这当真是有魄力之举！但也只能这样。因为我们意识到短时间难以等来血小板的提升，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了。

于是，我们决定入住北大校医院，因为在那里有输血的保证，而且北大的环境好，漫步未名湖，对身体肯定不错。

没有想到住进北大校医院后，又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并且是离家7个月未归。那是怎样的7个月呀！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切，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我还行动自如地从架子上取下伍迪·艾伦的电影碟，看到很晚。2005年2月28日，那是冬天的尾巴，校医院外的树是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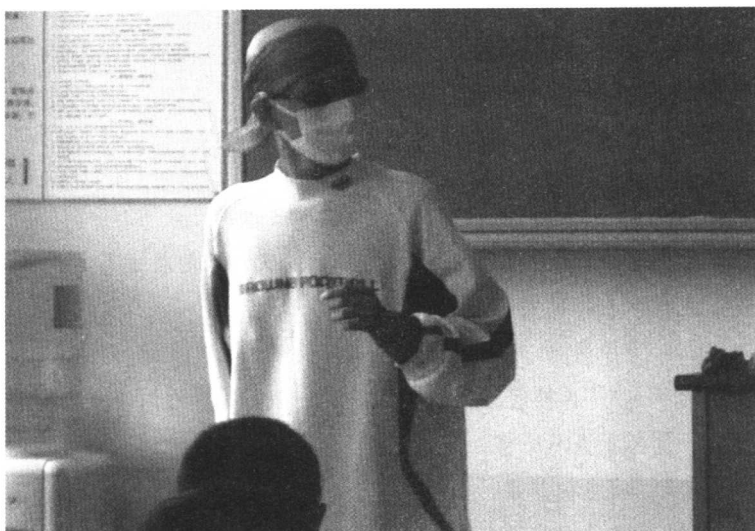
住院不久，听说北大中文系一个学生跳楼身亡，我不禁震动异常，我整日努力保护自己，只为不要出血。而她坠到地面的一刹那，肯定摔出不少血吧！北大的自杀事件不仅这一起，短短几个月，就有几个学生自杀，身为“天之骄子”、“天之骄女”，苦读十几年，最后换来一死，不值呀！没过多久，我的同学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

同学也自杀了，我惊讶得反复向同学求证：她确实死了吗？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刚刚踏上人生的道路，刚开始品味生命的美妙之时，我不敢相信有人竟放弃了它。但不要把这简单归结成孩子禁不住事儿，看看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我的同学们在经历另一种磨难，我生病后反而招来他们的羡慕，他们说我是肉体痛苦，他们是精神痛苦。我躺在病床上，以一人之眼，望千万张脸，看到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即使没有生病，没有死亡逼迫，依然有许多青春在受着煎熬。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因为那被埋没的声音》，后来被收进了我的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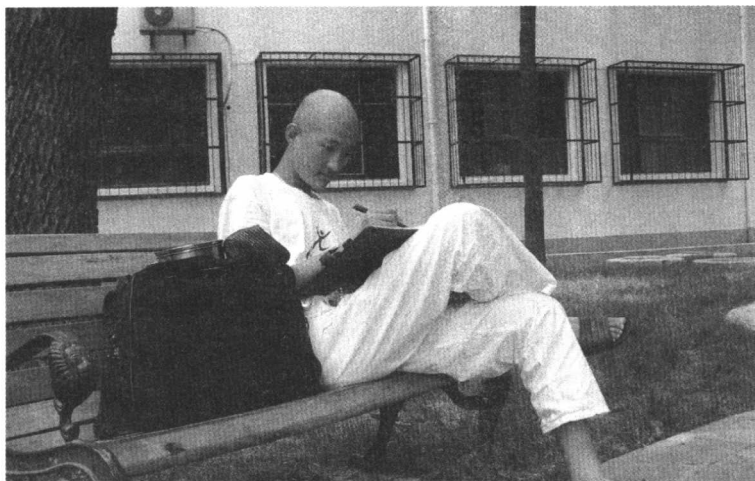
生病后，我才意识到健康的宝贵与难得，因此努力求生，如今却看到有人一心寻死，这让我感到悲哀。不要呀！不要！请珍惜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打击、磨难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你连死的勇气都有，还怕没有生的勇气？如果你活得毫无价值，就请为我的羡慕而活吧！因为你能跑、能跳、能呼吸自由的空气，因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给我做出个健康的榜样！让我看看健康、生命是如此美妙！

2005年4月10日，我15岁了，这是我生病后过的第二个生日。回想14岁这一年，真是精彩，有手术、化疗，还有14万字的美文。所以我写道：“一年来经历惊心动魄，这是外人看到的情景。我要做的只是冷静面对，张开双臂迎接每一天……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我可以阅读自己的心灵。直面自己，好像世界只为我一人存在。我学会了夸自己、欣赏自己。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一段在医院躺着的日子。身体是沉静的，安详的；思绪是飞扬的，澎湃的。我有无数的构想，我有无数的打算，我有无数的朋友，我有无数的亲人，我拥有无数的爱，我爱着无数的人，我还有无数的路要走。”

2005年11月—2006年7月



2004年5月12日，子尤在化疗间歇回学校看望同学。子尤后来把自己这身装扮形容为像是去“抢劫银行”。



2004年6月15日，子尤在301医院后院的长椅上写作。他的许多诗句、文章都是在医院里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疾病对他的写作来说，是一笔财富。

[附录]

天高任你飞翔¹

文珊

子尤食言了，答应给我们写的第六篇文章《是癌症不是挨整，是子尤也很自由》没有写。

2006年9月20日傍晚，子尤觉得很不舒服，头疼、恶心，接着手抬不起来，再接着连话也说不出……妈妈柳红急得光着脚和朋友一起把子尤从六楼抬下来，上了救护车，直奔给子尤做手术的301医院。检查的结果：血色素4克，血小板一千多，白细胞一千多。301医院没有床位，子尤在急诊室躺了一夜，输了一夜血。第二天，子尤转到北京西苑医院血液科。我是第二天中午才知道的，

¹子尤原本答应为《癌症康复》杂志写六篇稿子，但第六篇却没有来得及写。这篇文章是该杂志记者文珊写的关于子尤的故事。我在2006年11月12日接到她的来信，信中写道：

今年最后一期《癌症康复》杂志已交印厂了，下周给你寄去。本来我用的题目是《是子尤也很自由》，后来发现冲突了，就改成《天高任你飞翔》。这也是我对子尤的感觉，以前，他的思绪就经常飞得很高很高，令我们可望不可及。现在，他更是高不可攀，找不到了。

明年，我还希望继续说子尤，并且刊登他本来就准备给我们的《恩宠与勇气》的书评。如果你愿意，咱们还用“尤其是那般红”作为专栏名称——子尤起的名字，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你和子尤的生命融在了一起，现在子尤只能藉着你来表达他的生命。16岁的孩子，一般还什么都不懂，子尤却有那么丰富的思想，越到最后，他越上升。要说透子尤，把子尤最令人钦佩、连成年人都比不了的对生命的领悟表达出来，只有你。你可以令子尤的每件事都非常有意义。《西藏生死书》中说，死亡是最高的修炼。子尤清醒到最后，把他安祥的面容留到最后，这就是他的修炼，是天使来接他走的。有些婴儿生下来就死了，因为他们睁开眼，看一下世界，一点也不美好，不愿意留下来。子尤的纯洁、美好、丰富，使他在这个俗世呆了16年。

子尤、柳红何其勇敢，尽管很多人在怀念子尤的时候写“上天不公，天妒英才”，但子尤从未抱怨过，从未退缩过。他和柳红是有多少痛苦都全部承受了，而且在苦难中不断升华，放出光芒。

赶到医院，子尤正在午睡，已经缓过来了。输血后他的血色素上升到了7克，不过白细胞和血小板仍然极低。原以为在医院输输血，度过几天危急时刻，子尤和柳红就能回家，继续他们有滋有味的康复生活。可接下来的日子，子尤的病情越来越重。摘录几段柳红发来的邮件：

目前全血降低的情况愈发严重：白细胞一千，血色素4克，血小板一到两千。每日输血也难坚持。昨天输400CC红细胞，今天就只有5克多血色素。

骨髓象可见大量坏死细胞，其余细胞的形态非常不好。幼稚细胞数不足20%，还不够白血病诊断标准，是MDS中极易转化成白血病的那一类型。骨髓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正邪势力”正在斗争。这些是今天早上血液科主任告诉我的，正式报告还未出来。应该说，这种情况是我两年来一直担心的，如今它确实发生了。

子尤发烧一周，今天白天好些，晚上又有体温上升迹象。一直在用抗生素。其间还咳得厉害，在心率每分钟130次以上、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咳，很痛苦。

昨天流数小时鼻血。耳鼻喉科医生来堵住。夜里两点又流起来了，持续好几个小时，早上起来还在流。

感染、出血等带来的危险时刻威胁着我们。当务之急是保障安全，治疗还在其后。

(9月29日)

子尤得肺炎了，发烧，咳嗽，咳得他口鼻出血，咳得他精疲力尽，咳得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一秒钟都挺不过去了。

……

这一次，子尤的痛苦令我难以承受了，从精神到身体。我也感冒了，他咳我也咳。

骨穿结果是MDS-RAEB，这是三型，可能极快转成白血病。我现在什么病都不怕了，就怕眼前的肺炎。

(10月4日)

子尤还在发烧，还在咳嗽，还在艰难地喘息。他的身体消耗——烧和咳，都足以把一个健康的人摧毁，何况是他，昨天甚至输了两次血……有精神的时候，他还是要记一些思想片断，有时口述，让我记，有时自己动笔。晚上甚至在电脑上看了一会儿郭德纲的相声。

(10月8日)

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母子相依为命一步步走过来的。因为血小板过低，子尤经常流鼻血，腿上也是一片片的瘀青……虽然康复之路走得很艰难，但子尤和柳红始终是带着笑脸在往前走。他们的精神一直是那么纯净、快乐，生活充满了生机。这次子尤的病情实在太重了，肚子里的腹水压得他只能侧身躺着，时间长了，两侧的胯骨都开始疼。虽然他们娘儿俩可能夜里刚经过了惊心动魄的危机，但我每次去看他们时，柳红都镇定地里里外外忙着，而子尤则一脸安详，恬静地躺在那里，还带着笑说：“这次真的糟了，我现在不想看书，不想写作，连女生都不想了。”

10月22日凌晨2点50分，子尤走了。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子尤的面容始终是笑眯眯的（脸有些肿，更显得有些小孩子样），子尤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子尤的眼睛始终是清澈明亮的……

子尤没有食言，他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写着他的故事。子尤的人生正如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生亦漂亮，死亦漂亮。当知道自己的血液检查结果不好时，子尤写下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就是勇敢而无畏的子尤！有谁敢把那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乎要他命的肿瘤比作上帝送来的金灿灿的礼物？有谁敢在面临身体全线崩溃时还能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子尤用他这短暂而波澜壮阔的16年生命，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给我们这些成年人以深刻的心灵震撼——让我们反躬自问：“即使活到了老年，我们能如子尤般潇洒面对疾病和死亡吗？”子尤在为们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就在我发病前一个月，我还曾向天许愿，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充满传奇的，没想到上帝真听我的话，许愿刚过了一个月，就让我开始了传奇旅行……”这就如上帝要在人间找一个不怕苦、不怕死的人来体味人生意义，小小的子尤挺身而出，还有他的妈妈柳红，母子共同承担了这副重担，用眼泪、用鲜血、用生命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使命。

子尤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这让我非常后悔，本来有机会和子尤谈谈死亡，以他的睿智，他会给自己的故事一个最精彩的收场。可每次看见他都开不了口，他那么小的年龄，那么瘦弱的身体，每天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这时和他讨论身后的事，太残忍了。但现在，永远没有机会了。10月24日送别子尤，看他安卧在鲜花中，他的同学、朋友们用烛光、鲜花和诗歌送他远行。我在想：如果让子尤自己设计，不知还会有多少奇思妙想呢！柳红特地剪了头发，打扮得年轻而精神，伏在子尤的头前，轻声给子尤念着朋友们写给他的诗和信……

子尤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化作了天使，自由地飞向天堂。很多人都发现：子尤走的那晚星光灿烂，第二天、第三天都阳光明媚，

但送别子尤那天却是天气阴冷，下着小雨。看来上天也在感念子尤的离去，知道人间有那么多人爱着他，舍不得他走。

子尤以他的方式永远活在爱他的人中间，子尤的博客还在继续讲述着他的故事——动人、温馨、美丽。我们也会继续怀念这个神奇的16岁少年。

2006年11月

原载于《癌症康复》2006年第6期

生亦漂亮，死亦漂亮

——读《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¹

这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书。当我终于读完它，合上书，闭上眼睛回想，映入头脑的，首先是完美完美又完美的女主人公崔雅。接着想起的，是贯穿全书的美好爱情。男主人公威尔伯是美国后人本心理学家、哲学家。书评语中写道：“21世纪确实有3个选择：亚里士多德，或尼采，或威尔伯。”足见威尔伯之成就。一个传奇的机会，他在聚会上遇到了崔雅，两人一见钟情，似乎此生只为寻找对方。从他们相遇的刹那间，就注定永远不分离，整个过程只有神奇二字可以形容。

崔雅美丽，热衷环保、灵修、宗教，吃素。多么纯洁！这两个人遇到一起，会迸发怎样的光芒？就在他们准备结婚之时，崔雅被检查出患了乳腺癌，喜剧转眼成了悲剧。紧随而来的，是两人相伴，五年跋涉。我多想知道威尔伯如何用他的哲学、崔雅如何用她的美丽迎接这些苦难。对不起，崔雅那么智慧，无须用美丽做名片，但她的美又那么纯洁夺目！想起有人评价费雯丽的一句话：“她如此美丽，以至她不需要如此的演技；她如此有演技，以至她不需要如此美丽。”

威尔伯将他的叙述和崔雅的日记穿插合奏，展示了两个平凡又不凡的人对抗灾难时（既来自疾病也来自自己）的精神交锋。

身为癌症患者，我对他们关于疾病的隐喻的探讨深有同感，那章叫《被意义定罪》。只有病人，才会发现人们为疾病赋予了多少价值判断，比如淋病被视为道德上的疾病，使人背负沉重的枷锁。“社会眼中的病态，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当社会把某种

¹ [美] 肯·威尔伯著，胡因梦、刘清彦译，三联书店2006年3月出版。

疾病视为不好的或负向时，通常是因为恐惧或无知。”多么精辟！

这本书好比一座高楼，有很多楼层，读者想在哪层探索就在哪层。有爱情，有生活，有治疗，有思考，有身、心、灵，还有各种宗教，后人本心理学、长青哲学等等。有不同积累的朋友，可以各取所需。而我，则要继续接下来的旅行。

他们都是知识渊博的人，但过去他们的知识仅仅来自书本，这回却是从灾难中收获，算是生活实践。这时的思考，更浸染了人生的真实，不冷冰冰或是说空话。比如崔雅说，因为众生都在受苦，她觉得自己与众生深深相连。她将自己对于疾病的观点写成文章《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引起巨大反响。“我开始以更慈悲的心情面对那些生病的人，以更友善的态度来接触他们……”她指出，人们问“你为什么要选择得癌症”这样的问题毫无助益，倒不如问“你要如何运用癌症来成长”。她这回真是成长了。

崔雅经历了数次手术、放疗、化疗，试了许多方法，从正统到另类，很多时候还见到了前方的曙光，但是，还是没有阻拦住癌细胞的不停转移。在一次次的较量中，似乎都是癌症占上风，这对主人公和读者来说，都太难了！崔雅和威尔伯也会恐惧，甚至彼此生恨，相互埋怨。他们记下了每一个细小的心思，愈发显示出人性的光辉。就是这样的痛苦和哭泣，就是这样的埋怨和怀疑，让他们更加融合，更懂宽容，精神在苦难中不断提升。当这些插曲过去，他们依然坚持着，依然美丽着！不幸的是，癌细胞在崔雅身体里泛滥，让她在五年的拼搏后，累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是我见过的描写死亡最细致的文字，魂归之时，由风雨交加到霎时间四周寂静，看得我全身血液沸腾。崔雅的每一颦、每一笑、每一个思想的时刻，都让我爱上了她。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东西如此之多，甚至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念，引领人们不要为一些世俗的蝇头小利所干扰，让心灵开怀地面对人生，死亡。世间要是多些这样美好的人和书，会和平许多。

大陆版的审校者写道,当他向朋友推荐此书时,他们会问崔雅病好了没有,当听到“崔雅还是去世了”的回答时,都失望地说:“也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呀。”他们失望,而我,对他们的反应也失望。人们如何对待生,如何对待死,又期待什么样的奇迹?

生病以后,我渐渐认识到,人活着是为了感受人生,明白人生的意义,明白怎样活比活本身更重要。崔雅得到了上帝的宠爱,在疾病中升华,她最终活明白了,圆满地完成了人生的旅程,也就是提前完成了任务。人们经常策划庆典,像结婚、毕业、生日等等,我倒觉得,不如策划一下死日。崔雅是在众人的爱中安详死去的,没有一丝遗憾。她死得漂亮,风雨大作,天地为她送行!这样的死,有什么不好?她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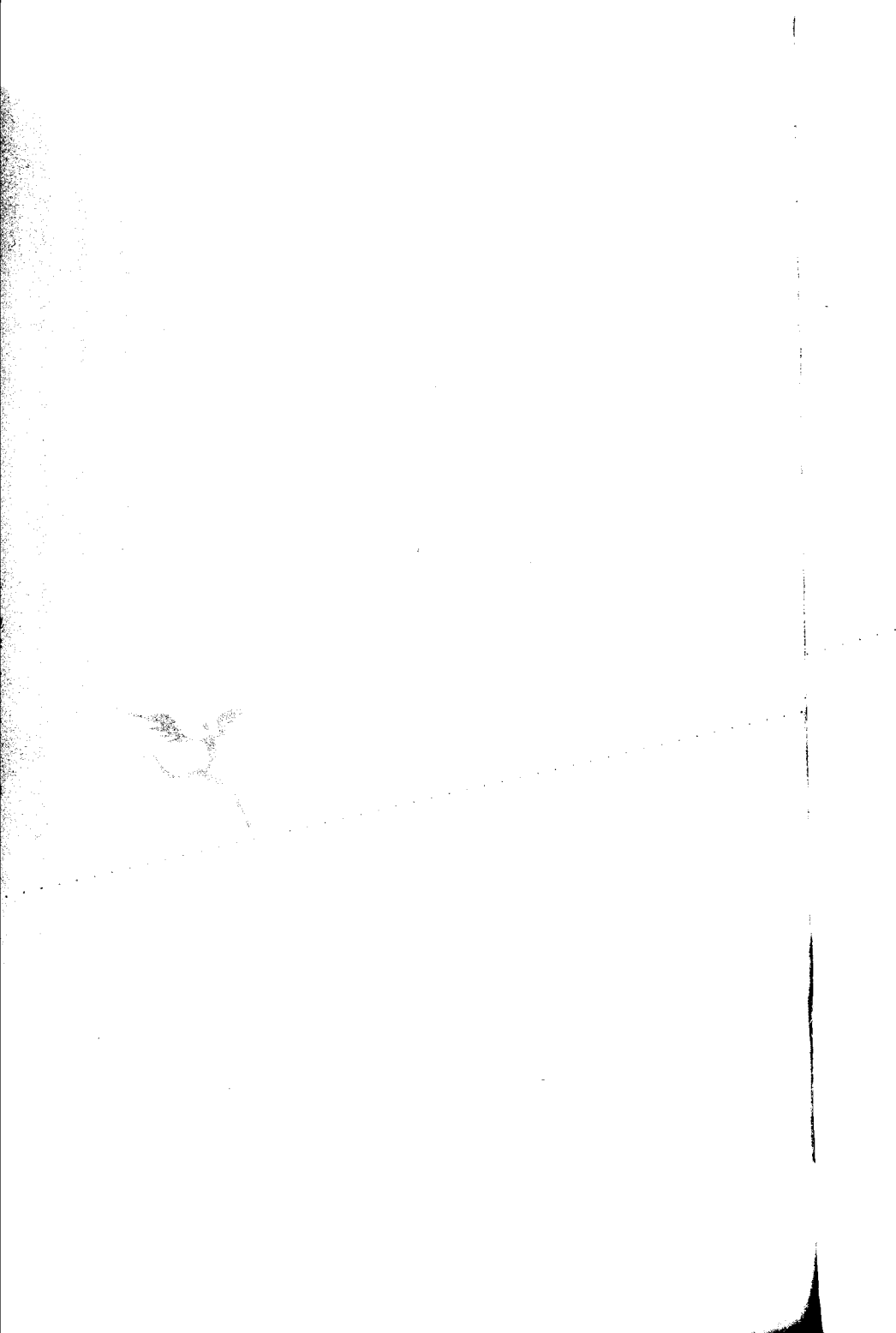
书名是“超越死亡”,谁做到了?崔雅做到了。她真正超越了生死的狭隘界限!

40岁离去,太年轻了,但她获得的,比许多80岁的人获得的还多!她不需要我们给予她什么,相反,她用自己的行动,带给我们一切!所以在感动之余,我们对于如何评判人生的价值,应该好好深思。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译者是胡因梦,就是那个美丽的胡因梦,就是那个才华横溢的胡因梦,就是那个当电影演员的胡因梦,就是那个将自己名字中的“茵”改成“因”的胡因梦,就是那个曾当过李敖三个月妻子的胡因梦,就是那个和我一样得过畸胎瘤的胡因梦,就是那个……我心生碧波荡漾的因梦湖水。

我还特别喜欢书中一个好玩儿的故事。崔雅化疗时,威尔伯每天在病房间行走,他的大秃头让病人以为他也在化疗。看到威尔伯如此健壮,脚步如此轻盈,他们觉得这个化疗病人好猛!于是,威尔伯就在行走间无意中鼓舞了全科的病人。哈哈!有趣!相信崔雅在天之灵看到这儿也会笑的。

2006年8月1日



永远的子尤

· 画天——子尤的世界 ·

痛悼子尤

邵燕祥

16岁的少年诗人子尤因病离去了。子尤是自由的谐音，这也是1990年4月他诞生时，他的母亲为他命名的取义。

子尤啊子尤，你的名字是自由。当你的灵魂飘上青天，你感到自由了吗？

曾几何时，你有过快乐的飞翔，但你那么快就堕入一只无形的黑手，子尤。

你被绑架，被施刑，成了随时会窒息的牢囚，子尤。

我抛掉无神论的桂冠，为了你的生存，我祈祷上帝，而上帝欺骗了我，子尤。

你的生命太短暂，人间的病苦你深尝了，世俗的幸福一点没有享受，子尤。

头发青青，还拂在你的额头，而你死在了上世纪遗留的恶瘤，子尤。

厄运是你与生俱来的宿命吗？还是上帝谋杀你，却借着病魔的手，子尤？

你爱我们，我们爱你，你所向往的就是我们的向往啊，子尤。

你与音乐同在，你与诗同在，你与激情同在，你与书籍和活跃的思想同在，子尤。

你抓紧稍纵即逝的欢乐，你担心我们陷身于太多的哀戚与烦恼，你年轻的胸怀装着别人，装着世界啊，子尤。

你不该停止呼吸，你不该在暗夜里隐去，世界少了你是永远的遗恨，子尤。

我听到你的母亲招魂：子尤自由，自由子尤！
我也要呼唤，归来与我们同在吧，永远的子尤啊，永远的
自由！

2006年10月25夜于河北黄骅
原载于2006年11月4日《北京青年报》

我与子尤

陈玉明

这个题目搁了很久，却一直没能成文。我开了好幾次头，每次都觉得语言苍白、文笔枯涩，于是便想等到心情比较平静时再动笔。

现在子尤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慢慢收集起记忆，把脑海中关于子尤的点点滴滴都整理出来，敷衍成文，聊以寄托哀思。

我认识子尤是在很早以前，那时他还没有得病，更没有成名，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四年级学生。认识他算是偶然吧——子尤的妈妈柳红阿姨在北大BBS上发帖说，想给孩子找一位古诗文方面的家教，我不揣鄙陋，毛遂自荐。

于是就这样认识了子尤，时间是在2000年下半年，其时我正读大四，因为被保送上研究生，所以有的是闲暇。

当时的子尤才10岁，个头也不高，可能就一米五吧，很乖，很腼腆。我每周去他家上一次课，一次一个多小时，教学内容就是古诗和古文，主要由我来挑选。从2000年直至子尤发病前，我断断续续教了子尤3年左右，但其间有些时段，我因为要准备考试或找工作等等，耽搁了不少。

记得我教过的古诗主要是《诗经》的部分篇目、汉魏六朝诗和唐诗，其中尤以汉魏六朝诗居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的偏爱，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子尤的接受能力。汉魏六朝诗不尚雕琢，浑然天成，质朴自然，不像《诗经》那么古奥，也不像唐以后的许多诗歌那么华丽繁复（套用《庄子·齐物论》的话说，汉魏诗歌好比是“天籁”，唐诗虽好，终是“人籁”），比较适合孩子读习。

我教过的古文主要是《古文观止》中的一些名篇，此外还有《论

语》——这个好像从头到尾教完了。可能还教过几章《孟子》，此外似乎还从《韩非子》、《墨子》等书中选教过几篇，其他还教过什么就记不清了。

教子尤读古诗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因为他很喜欢诗歌。我们一起读，我给他解释每首诗的背景和内涵，一般每次课能读十来首，结束时再从中选几首名篇佳作让他背诵。

我们在一起时，子尤话不多。读到比较喜欢的诗时，他便会带着一种愉悦的神情说：“这首诗好，我要背下来。”

还记得教子尤读苏若兰的《璇玑图诗》时，因为一般的选本没有画出璇玑图，于是我找来一本《镜花缘》，把里面的璇玑图挑出来给子尤看，子尤看了觉得很好玩，后来柳阿姨好像还特地去买了一本《镜花缘》。

子尤是个很浪漫的孩子，他喜欢的诗似乎多是比较浪漫一些的作品，记得江总（陈朝诗人）的一首《梅花落·腊月正月早惊春》子尤就比较喜欢。子尤还很喜欢《红楼梦》中的诗词，这方面我们也是同好。

子尤后来写的诗大多也颇具浪漫气息，我有时很担心他一味浪漫下去会染上旧文人的迂阔颓废以致不通世务（我自己似乎多少已有了这方面的毛病，所以不愿子尤步我之后尘），所以后来还特地把《韩非子》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整理了一份，让子尤读读，以便学习一下其中的处世之道和政治智慧。但之后子尤从未向我提及是否读过，我想，子尤大概是不喜欢这类充满权诈色彩的东西。他始终是个富于浪漫想象的孩子，学不来大人的机心和世故。

但子尤的诗文除了浪漫，往往还饱含着一种对历史、社会和文明的忧思。这在《欧洲之旅组诗》、《血色的黄昏》等诗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也许想得太多了，太敏感了——不敏感不能成为诗人，但因其敏感，又特别容易受刺激、受伤害。如我，装出一副达观随命的老庄面孔，抱着一种“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心态，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诗人的。

我教子尤读古诗，子尤也尝试着写过一些古体诗词。限于功力，他的古体诗还很不成熟，平仄、韵律等形式也未能全然掌握，但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这种尝试已很难得。假如天假其年，他日未必不能成为一名21世纪的士大夫——倒不是说这是多么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我时常觉得，在如今的时代，古人的流风余韵倘能留下一丝半缕，也足慰我们民族的文化乡愁。

2004年2月6日，我最后一次见到生病之前的子尤，那一次教了他《古文观止》里的3篇文章，顺便送了他一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目答问》是治国学的入门参考书，我自己是个国学爱好者（虽然我在理性上是国学的坚决批判者），希望子尤他日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年看着这孩子越长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不由得感叹，他真幸福。”

然而我感叹得太早了。一个多月以后，子尤就住进了医院，从此便开始了与可怕的病魔的残酷搏斗之旅。

子尤病发住院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教他读古诗文了，总共也只见过他四次。

第一次是在2004年6月6日上午，我在北大校医院第一次见到生病之后的子尤。那一次，子尤精神尚可，只是瘦了许多。听柳阿姨说，子尤的病况有所好转。子尤在病中始终非常乐观，毫不以病魔为意。我心想，凭着子尤的乐观，也许真能创造奇迹，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子尤就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活蹦乱跳的阳光少年。然而此后，子尤的病情反反复复，让每一位亲友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第二次是在2005年2月11日上午，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三，我

在子尤家里再次见到了他。那一次，子尤看上去有些憔悴。当时还看了柳阿姨用DV拍的子尤治病的过程，不由心里感叹：造物主啊，为什么你如此苛刻，总要用苦难来成就天才？是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可是，造物主啊，你为什么不能让梅花在春天绽放？

第三次是在2005年10月22日上午，我去西单粉子胡同看子尤。那次我送了他几期朋友编的同人杂志《大风》，子尤送了我一本《谁的青春有我狂》，扉页上还写了“送给陈老师”。那一次，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谈文学，谈李敖，谈时政，感觉很好。我当时没有想到，整整一年以后，子尤就离开了我们。

第四次是在2006年6月17日下午，还是在西单粉子胡同。那时，子尤病情还算稳定，但也没有明显好转，血小板还是极低。柳阿姨说，自去年6月以后，子尤在家接受中医治疗，虽然没有大效，但也不用输血，情况也没有恶化。其时我正在研究八字，问了子尤的出生时辰后，回去排出八字，发现子尤果非寿考之命，过去的3年极为凶险，今秋之前也难好转，但今冬以后或可稍瘥。我没有料到的是，子尤终于没有等到今冬就走了。命夫命夫，人生斯世，果有命夫！

子尤自2004年3月得病以来，能与病魔顽强搏斗两年，这其实已属奇迹。但我像许多人一样，总期盼这个奇迹不会消失，希望这场病只是造物主的一个玩笑，只是为了成全一位天才作家而设的“阳谋”。没想到造物主如此冷酷无情，他让无数才德俱无的蠢物悠然地活着，却如此残忍地夺走一位富有才情和良知的少年的生命。盗跖长年，颜回寿夭，这世间真有天道否？

子尤在生病之前已展现了相当突出的文学才华，但说实话，其时所展现出的才华还不能算是惊人。我虽然知道子尤必当有一番成就，但未能料到子尤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便成为了一颗璀璨的文坛新星。子尤的病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场锻炼。病痛带给予

尤的，除了肉体上的苦楚，还有潜能的发挥与灵魂的升华。子尤生病之后的作品，语言比以前更加成熟洗练，境界也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过客观地说，子尤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很认同，比如他对李敖的欣赏、他对日本人的憎厌、他对周国平的批判等等。子尤是少年天才——虽是天才，但毕竟是少年，他对人情世故的理解还很幼稚，他的信念、世界观与思想体系还远未成熟。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子尤的欣赏，也许这正是子尤吸引我们的地方——我们早已丧失了童心，而历经生死劫难的子尤却用赤子之心燃烧着生命的火焰，散发出炽热的光芒。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子尤眼中的世界是单纯而美好的，子尤笔下的人生是浪漫而幸福的。子尤永远留在我们心中的，是一篇篇散发着生命光辉的文字，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传说。

2006年12月2日

与青春同行

李小雨

在生与死之间

见到子尤时，他正靠着棉被打电脑，清瘦，一头长长的黑亮卷发，很像个女孩子。他妈妈说卷发是化疗过后的反应所致。想起他曾经写下的诗句：“我留下我轻狂的头发，/ 在漫长的微笑里和彩鹤同眠。”他不剪发，这恐怕也是对新生命的珍惜吧！4月15日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第一天，上午，坐在轮椅上的子尤和妈妈参加了在北京市肿瘤医院举行的宣传活动，他赠书，朗诵，坐在展台后面毫无倦意。有的病人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他们彼此传递信心，共勉。

4月15日，也是姥姥给他补过16岁生日的日子。此刻，姥姥家床上的子尤，身边是书，枕边是书。他从不玩电脑游戏，也从不上网聊天，他爱读书、写作、电影、相声和一切与喜剧有关的事物。他倚着被垛打出一个个的字，只有当他抬起头来，一笑或一说话时，才显出孩子式的腼腆和可爱的纯真。这个孩子，在他短短的16年中，经历了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2004年3月24日，子尤在学校突发险情，生命垂危，急救车送至医院，确诊为罕见的恶性纵隔肿瘤，从最初的震惊到坦然面对，他接受了这个最为残酷的现实，他以他14岁的肩头勇敢地承受着连成人都难以忍受的一切，却将种种经历都付于笑谈。他笑称自己做了“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眼下，他在病中写诗歌、散文、剧本、小说、评论已达几十万字，他边写

边笑，文字同样妙趣横生。他读书多，玩笑多，思考也多，虽然不能行动，思想和心却伸展得无边无际，对每一天的生活都满意。他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半，辗转五家医院，曾经的病友有许多死去了；即将为他编辑新书的健康美丽的姐姐煤气中毒死去了；一直关心、看望他，也是介绍他认识邵燕祥爷爷的华贻方也死去了……生命的匆匆来去使他迅速成熟，他说：

上帝准备送一个金灿灿的肿瘤给一个人，送给谁呢？
他怕胆小的人支持不住，所以接受这个肿瘤的人要性格坚强；然而，坚强挺下来的人，留下来的只有平淡的忍受；
所以要送给一个乐观的人；而乐观挺下来的人光笑却没有回味；于是他就选择送给我，因为我是超越一切的！

我把这叫享受。

虽然他在医院已经呆烦了，天天唱“我要出院”，但是照样高兴能干爱干的事儿，自称是最好的病人。他说：

知道吗？因为手术难度之大让医生都不敢去做，加上病情的急剧恶化，我和妈妈都相信手术前周三的那次会面有可能是永别。但上帝比较喜欢我，想让我俩的友谊时间长点，所以就让我留下来了。

他说：

作家多，但得病又写病的作家少；病人多，但病人是作家的少。我经历了生病，在这过程中写出了无数文字，我给你们看我的生，给你们看我的死，我的爱，我的痛，

分享那感受，因为我的生、死、爱、痛所有人都会经历，能有记录与分享这种体验的机会是多么难得啊！今天测血，我的血小板只有两千，而正常值是10万~30万，我是触摸到了死亡的温度的人，连死都经历了，还怕什么？征途漫漫，我还有很多路要走。海明威好像在获诺贝尔奖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作家是用写作来表达意思，不是用说话来表达意思。我常常给朋友写下这样的话，现在我也要对所有人说：请看我的波澜壮阔吧！

思想教会他坚强，文字给了他翅膀，青春的诗支撑他去攀登一座座人生的高峰，这就是子尤。

青春：写一首来劲的诗吧

……进了手术室，大夫们在我脚上打上点滴，我估计就是它使我睡过去的。刺眼的灯就在头顶，他们让我再说点话，我就背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 *When You Are Old*。事后想，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

……现在是11月15日星期一，我们刚从医院回来，我此时正躺在床上休息，柔和的阳光透过红窗帘照射进来，整个卧室都化为一片红色，非常诗意……

好，那就请永远诗意的子尤，对他心目中的青春写作和诗做一番评说吧。

子尤偏爱古典，也关注80后的青春写作。他引述韩寒对自由诗形容，就是把一个句子分行排列，韩寒的许多作品中都对傻子一样

的诗人写出来的谁也看不懂的诗做了讽刺。而子尤自己则更加客观，子尤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整体诗歌现状，虽然诗歌写作是私人化的，但一定要让人看懂，现在不是诗歌本身被大众抛弃，而是诗人自身存在写作的误区。人们需要诗，这不用焦虑，在诗歌面前人人平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自然会筛选，好的诗歌是会留下来的。

子尤说：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我正在一个灵感不断的时期，所以随便什么事情都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一些作品的构思源于电视上一个关于郭敬明的访问，主持人提到曹禹在郭敬明这个年龄就写出了《雷雨》，郭沫若也是在这这么大年龄就写出了其诗歌代表作的。

是啊，我由此想到，既然前辈们可以这么大就用他们的作品当利剑向世间不平挑战，为什么人们还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80后”那批正茁壮成长的年轻作家们呢？他们只是热爱写作，作品就是他们倾吐的思想。少年无事，只怪这个世界的目光都太扭曲畸形。郭沫若发表诗歌后可曾被归到“20后”作家一列？人们可曾质疑说他是青春写作？没有一代作家被如此荒唐地对待，但到了这个肤浅、堆满泡沫的时代，稍年轻点的人想正经出本书都身不由己了。因为什么？只因为他们的年龄，可他们承受不起这么多的非议。我对那些年轻作家也不是没有批评，我有我的态度，张爱玲23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她的黄金写作时期了，她那阶段写的作品成了永远的经典，而我们现在只能看着学生们面对《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尖叫。

那么，如何看待少年诗歌写作中的忧郁感伤，他们是否就失

去了童真了呢?子尤认为:

诗中的忧郁感伤和性格中的快乐无比并不矛盾,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对待世界的思考和情感世界,而那些看起来欢乐的儿童诗才是大人写的,他们并不了解儿童,正是“孩子一思考,大人就忧郁”。忧郁是孩子们的正常倾吐。

他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比如,我去欧洲,看到绝美的风景时我坚决不去照相,因为我怕人把那美丽的风景弄脏;当我看到有人胆敢践踏洁白的雪地时,我会愤怒,因为我对自然的完美遭到破坏感到忧虑。所以说,每个孩子都是诗人,我的许多男女同学出口成诗,已证明了这一点。

子尤认为:所谓天才就是天性保持得好,不被后天的教条改变。他对古今中外众多大诗人的诗作如数家珍。在病床上,他顺口背诵了海明威《战地钟声》里的一段译诗,他喜欢那些诗句整齐、朗朗上口、美的、有意思的、好玩的、来劲的诗。子尤喜欢诗歌朗诵,甚至认为朗诵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之一。他主张表现诗美,但认为大家却都忘记了诗美的标准是什么,许多人追着潮流跑,把诗的本质的东西丢在了一边。

子尤的创作,体裁繁多,涉猎面广,生机勃勃,坦率真诚,洋溢着生动的文采和青春的激情。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独到见解和大胆的批评。比如,在讽刺喜剧《大唐读书节目访读》中,他讽刺各地涌现的作文比赛和人们面对少年作家时的不同态度:

主持人宣布，最近书市上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万人空巷，大家争相购买被称为“初唐后”的一代年轻写手的书，但同时，他们引起的争议也很大。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青春文学与青春写作……

……很多有才气的人都被淹没了。我决定独辟蹊径，在此宣布，以后每年重阳节在滕王阁举办作文比赛，选拔写作人才。我们这次比赛的口号就是：提倡新写法，为的就是不拘一格！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王勃是首届滕王杯作文大赛的得奖者，如今已成了沛王府修撰。骆宾王也是从那儿一举成名的！这也全亏了《开花》杂志的栽培呀。现在我手中就拿着一本最新的《开花》杂志，它是青少年们不用寒窗苦读就能当官发财的好地方……

还有一篇《让我心痛的姐姐和〈姐姐〉》，子尤从自己的病痛感受出发，写出了对患有癌症死去的姐姐的爱和惋惜。由此，他十分尖锐地质疑姐姐的那个哲学家父亲：

一个不断从笔底吐出生命哲理的人，却对生命的顽强表示厌恶；一个快乐地写着新大陆（礼记之一），说着“做父母才学会爱、付出爱”等等话语的人，对他的女儿却表示了怎样的爱？直到我写这行字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这位哲学家父亲在整个18个月里，做了什么爱的事情？“不行，成了个小瞎子就不是她了。”哲学家父亲爱的，不是眼前这个瞎姐姐，而是他心目中的姐姐，他理想中的姐姐。那么我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终于明白了，啊，原来放弃姐姐的原因，是他不爱姐姐的全部，只爱姐姐健康的眼睛！

真可惜，您没有看见癌症病人与命运抗争时的顽强，那自强不息的精神！妞妞生病，她父母还去逛西单市场，这时他们看见“有两个男性盲人互相搀扶着，各人手持一根竹竿，摸索着前进。他们在交谈，面露笑容”，他心想：太惨了，我决不让妞妞那样。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在交谈时会有多么开心呢？他们的世界并不比明眼人黑暗。癌症在您的脑海里是绝症，是死的同义词，可您不知道，我们在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生！

您是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哲学家，您的悲天悯人产生于书房里，您的生命思考产生在稿纸上，书房稿纸是一回事，治病救人又成了另一回事。其实，我们在病房里看到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真正体会到生命伟大的人，他们从未言败，他们自强不息，他们也会哭，但眼泪是他们下一轮战斗的号角，不像您，当孩子接受放疗被印上紫色标记时，“感到深深的屈辱”。您在努力排斥着疾病、死亡这些词汇，您不敢想象自己本来健康的人生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死亡的岔口，只有在家中与可怜的妞妞玩乐时，您才感到一丝安慰并感到当父亲的乐趣。要知道，身体不健全的人或者病人的世界也是别有一番洞天的！

热爱生命

这就是子尤，虽身陷病榻，却处处显示出他对生命的无比关爱。他爱美，爱亲人，爱同学，他以爱和美充盈着这个世界。他曾写道：

——这一年，有两个词汇布满我思绪的每个角落，即疾病与女生。疾病代表着苦难，女生预示着希望。身在病房，我与疾病为伴，享受不尽；和女生一起，则初尝思念的滋味。

——妈妈的辛苦不用说也能想象，但我俩坚持不让治病的日子是人生旅途中显得黯淡，而是让它异常耀眼。我们把化疗病房布置得让护士流连忘返；有月全食的时候，虽然身体虚弱，仍在凌晨跑到医院外看，眼见着胖黄的圆月逐渐消隐于黑色的夜空，心里是说说不出的感叹与惊奇。就这样在风中呆了一个小时，等夜空中已不留一丝月影的痕迹，我们才回病房。从化疗到手术，一路惊心动魄却兴致盎然，写作、读书，精神享受从来没断过，直把我那帮同学羡慕得死去活来。我，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癌症患者，反而招来了同学的羡慕？！因为什么？我生病，病的是肉体，他们病，病的是心灵（应对重重考试和不喜欢的功课），他们的痛要痛过我千倍。我在以我一人之眼望千万张脸。

——那天给一女生的电话打了3个多小时，下个星期就要期中考试，我问她周末复习吗？她说懒得复习了。我在床上尖叫：“太棒了！我太喜欢你了！”说着我差点跳起来。谈起兴趣爱好，她说她喜欢看英达的情景喜剧。哎呀！我找了十多年都没找着一个爱看情景喜剧的女生知己，原来在这儿呢！再谈深入一些，她又说她喜欢相声，我已经激动得快背过气了，我8岁以前，所有认识我的人如今谈起来津津乐道的，都是我追着人家要给他们说相声。好！她说她喜欢奇志、大兵的相声，不错，如今相声界也就他俩不让观众难受了。

——我坚持让妈妈每天都打扮得最好看，穿最美丽的

衣服。记得我要去做穿刺的那天，她的衣服宛若桂林的山水，裙子上染出的一色碧湖好像在为我壮行。我心目中的妈妈就应该是这样，时刻光彩照人。无论在我发病的学校、化疗的病房、手术等候室，还是我做骨穿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输血的时候，我妈妈都是所有人中最美丽的。下午一觉醒来，妈妈笑盈盈地进了屋子，问：“你没觉得我有什么变化？”我一看，才知道，赶上三姨姥来做客，妈妈让她帮忙把额头上的头发剪了一排“屁帘”。原以为我会高兴，谁知道新的批评又来了：“怎么变得像洪金宝的盖儿头了！”就这样，妈妈的努力又白费了。无论怎么改，她都不会达到我的要求。而我也在这无休止的挑剔中，默默地享受着，感动着。

两年来，子尤体验着，坚强着，思索着，痛并快乐着。他说，他逐渐成熟了，对以前的作品也渐感幼稚，他一定会写出更多更精彩的诗句、文字，他的精神世界无比健康，充满阳光，他对未来满怀信心。在春天的温暖怀抱中，就让我们以他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我刚刚14岁半，但我看见了太多别人不可能看见的东西。那种人世间最微妙的东西都被我捕捉到了，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只有亲人是你永远都不会失去的，这是最深刻的道理。

——一年来的经历惊心动魄，这是外人看到的情景。我要做的只是冷静面对，张开双臂迎接每一天。在疾病之神不停地将死亡的烟花爆炸在我头顶时，我却每日高歌着女生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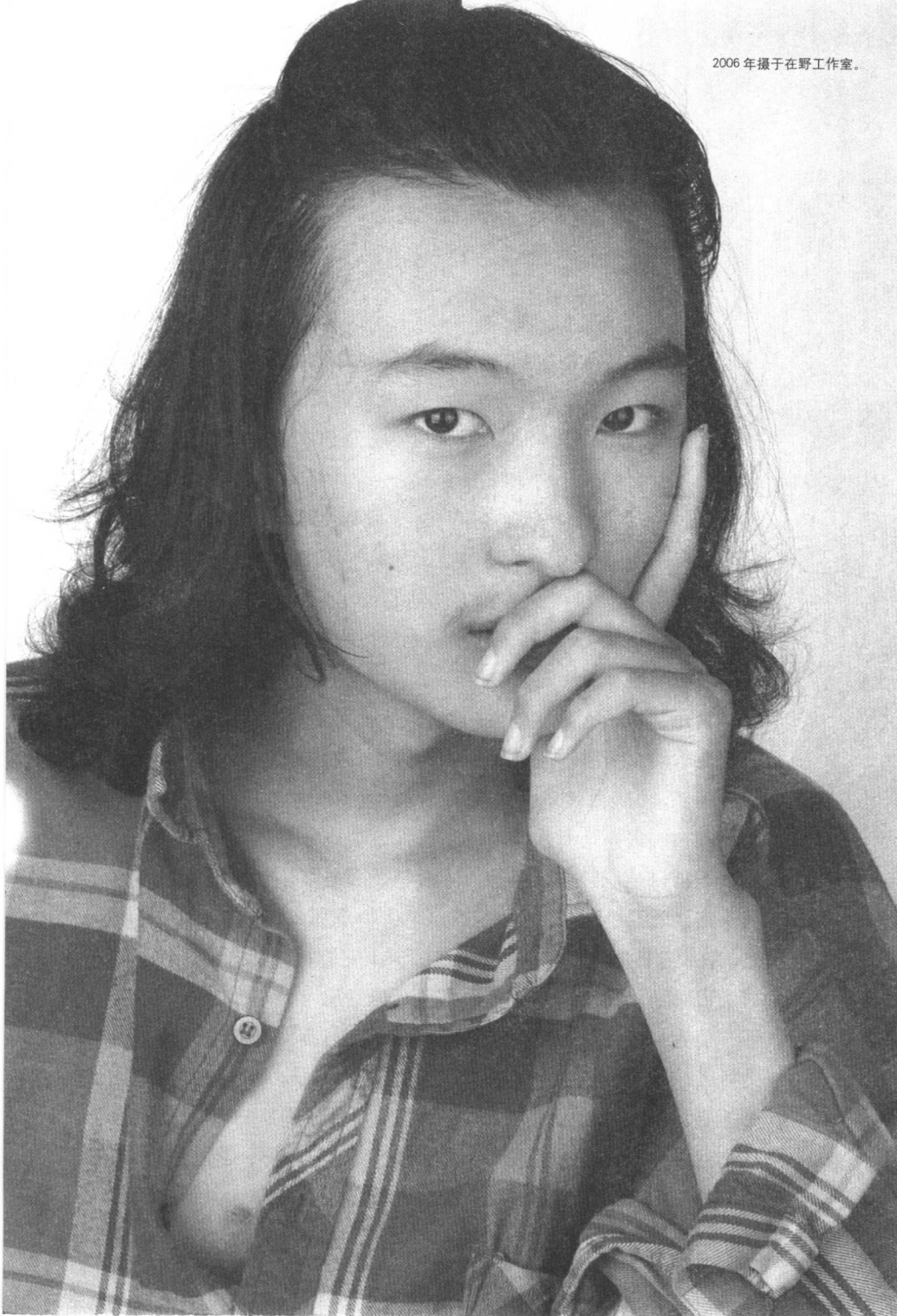
我这一年所有的自由诗都是为她们写的,也算是对这一段时期的记录。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我可以阅读自己的心灵,直面自己,世界好像只为我一人存在。我学会了夸自己、欣赏自己。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一段在医院躺着的日子。身体是沉静的、安详的;思绪是飞扬的、澎湃的。我有无数的构想,我有无数的打算,我有无数的朋友,我有无数的亲人,我拥有无数的爱,我爱着无数的人,我还有无数的路要走。

青春,我向你宣战!

2006年4月16日

原载于《诗刊》2006年6月号

2006 年摄于在野工作室。



青春必须燃烧

——子尤的生与死

王一方

初识子尤是在他生病前，我是他父亲的朋友，已记不起是在什么场合相识，只依稀记得有那么一位机灵好动的男孩，爱扮鬼脸，打过几个照面。后来，陆续收到他父亲分送给亲友的“子尤作品年选集”，这套自印的小册子收编了子尤一年中所写的文字，有诗歌、散文、剧本，从他8岁起每年印一本，设计、印刷都很简陋，但里面的文字“吐火”，让我们这些“大男孩”不由怀着三分好奇、七分庄重地读它。当时，大家都喜欢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意象，还有心弦拨动的意境，尤其是他在欧洲旅行中的怀古诗。于是，大人们不约而同地背后叫他“诗孩儿”。

真正认识子尤是在他生病后，先是忽闻子尤在学校意外晕厥，送医院后确诊为纵隔恶性肿瘤，部位离心脏很近，大家的心突然高悬起来，不久后传来手术成功的好消息，颗颗心才悄然放下。我和朋友相约去探访时，我才得以仔细地端详他那张稚嫩却坦然的脸，不再只是“诗孩儿”的天才激越，而是多了几丝哲人的理智与淡定。我惊诧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是那么特别——瘦削、敏感、敏锐、自信。后来，得知他在病床上发笑，以戏谑调侃的方式与上帝对话，同时沉迷于自由阅读，独立思考，率性写作，其视野、境界早已超越他那个年龄应有的幅度与高度。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结识了一位“少年天才”。对于这个称号，子尤很喜欢，只是不愿意把它解读为“杰出”，而是“不同凡响”——不同凡响的病，不同凡响的病中生活，不同凡响的阅读与批评、思考与写作，不同凡响的青春燃烧。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与策划，少年儿童出

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谁的青春有我狂》，收入了他病前病后的各类作品，有历史故事、校园小说、哲理散文、叙事诗歌、现代风格的相声与校园情景剧的剧本，当然，还有那篇激荡世俗的《让我心痛的姐姐与〈姐姐〉》。这一年他15岁，应该交代的是，子尤是一位魅力四射的男孩，他的罹病经历，他关于生死爱痛的独到体验与诉说，让每一位参与编辑工作的人都被他的热情点燃：受他的启发，年轻的美术编辑除了设计封面、版式，还为他画了一幅名为《生命随想》的油画，倾情设计了一组招贴；文字编辑收集子尤的病床妙语印了一本《子尤语录》；营销编辑坚持要记录子尤谈话的声音，附在书后。上海几个大报的文化、读书版记者结队去病房里打探新书出版花絮，结果为了书名方案在走廊里争吵不休。在与子尤合作的日子里，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他身上的那股灼人的生命活力。青春，对子尤来说，必须燃烧。

新书出版的头一个月里，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两场主题讨论会，题目有些凝重，叫“一个天才少年的生死爱痛”。子尤出席了其中的一场，主要是与他的同龄人对话，他的幽默与机智折服了在场的同学、朋友和陌生人，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位“天使”。另一场是大人们在侃“子尤现象”，重建清洁的“子尤记忆”与“子尤路径”。那是一颗没有蒙尘的心灵，那是一条很有意思的道路，在病中升华，在病床上、轮椅上腾越。品味疾病不寻常，超越生死不简单，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病，也许子尤正奔波在上补习班的途中，在重点学校的大门口徘徊。要知道，过分关注生命的外在、生活的功利，就会忽视内心的“褶皱”，忽视生命的真谛，那恰恰是没有精神发育的童年，没有灵魂觉悟的人生。鲁迅先生曾在他的小说中呐喊——救救孩子，在子尤的新书座谈会上，我想到的是先“救救大人”，用子尤那清洁的心灵。人大概要到遭遇疾病与死亡之时，才会有真正的“精神关怀”，才会去寻求内心的充实、完整、宁静、

和谐。

随后，媒体上频频出现关于子尤的报道和文章，报刊的版面对他总是那么慷慨，著名的《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大篇幅介绍了子尤在“病床上的健康生活”，台湾文化名人李敖来大陆时，专程去北大校医院探望，凤凰卫视的著名栏目《鲁豫有约》、CCTV《艺术人生》栏目的春节特别节目“温暖2005”，都真诚地邀他做节目。子尤还在新浪博客网站上精心耕耘，赢得“十大少年博客”的称号和超级人气，他的青春依然挥洒，尽情燃烧。然而，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肿瘤手术虽然十分成功，但术后的几次化疗摧毁了他的造血系统，先是血小板低下，仅有正常人的1/30，随后又发现大量的白细胞呈现幼稚化，白血病的症候显现出来。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凡的母亲，动员一切资源为子尤寻求治疗和康复方案，几乎是在与上帝“扳手腕”。最后，上帝在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把子尤唤走了，带着他的思考和乐观，带着他那正在燃烧的青春。

从这一天起，他无时不在俯瞰着我们。

2006年12月12日



2004年6月1日，子尤所在的年级组织同学们在圆明园过最后一个儿童节。这一天，他们迈出了青春的第一步。

愧对子尤

李泓冰

这个男孩，优雅得如一缕秋风，快活得如一股清泉。他才情横溢，曾经自负地说：“我和李敖的见面，是强者对强者，高山对高山……”优雅、快活、聪慧、自负，远不足以描述这个可以调侃癌症为“我的兄弟”的16岁男孩。去看看他的博客，看看媒体的报道，我们成年人常常会用到一个词：惭愧！

面对子尤的坦然与无畏，面对子尤文字的犀利与澄澈——惭愧，他如利刃般一再撞击着成人世界。陈鲁豫这样说：子尤释放出来的坦诚、热情、快乐，能感染身边的人，有一种温暖，能让人性格中被扭曲的部分松动……

是的，子尤从不矫情，比如他喜欢女生，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坦然宣告，甚至坦承他还用了一些“醉翁之意”的小伎俩，比如在大手术前夕，一一拥抱全班同学，以此来得到女生们的拥抱。他甚至在手术和上药过程中，总拿着一面小镜子仔细观察自己，声称是为了描述给女生听，让她们震惊、心痛，而子尤就喜欢她们那一刹那的表情。听着他叙述这一切，你会感到一股透明的纯净和孩子气。

其实，让成年人惭愧的，并不仅是他的才情，而是他始终如一的真实。想起了子尤著名的文章《让我心痛的姐姐与〈姐姐〉》。他心痛的是，和他同龄的姐姐，在身患绝症时被放弃治疗，因此，他秉笔直书，直刺成年人“在面临选择时可能的自私”，以及健全人面对疾病和残疾时表露的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他的坦诚和“无情”，会让成年人颤栗。令人痛心的是，颤栗之后，成年人仍然选择了掩饰，用子尤的疾病、出自单亲家庭和他的成名为借口，把一场严肃的对生命的哲学诘问，形容成了一个无聊的炒作策划。生命

的尊严、理性的思考，却在这一层层层的掩饰中，开了小差。

当然，对旁观者来说，可能谁都没有占据道德高地。这场论争，让我们看到了被视为弱者的绝症少年对生命尊严最强悍的维护。如果不是子尤，我们可能一直都在习惯性地漠视着这样的声音。因为在现在的社会，我们太在意具象的所谓成功，迷失于高薪、高学历、高消费，而藐视弱者的“失败”……

在子尤面前还应该惭愧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子尤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感谢生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了从应试轨道倏然逃离的机会，才可以“无所事事”，才能让他的思想无所顾忌地飞翔与表达。否则，这个在应试体制中相对“笨拙”的孩子，可能还在奥数、英语兴趣班中，在中考、高考的如山试卷中苦楚地辗转。他对“九死一生”的感慨，真的不仅仅是调侃，更是他真实的内心表达。

连我们这些成年人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绝症了。说感谢？实在让我们揪心地疼痛。我们的教育，怎么竟然如此僵化无情？一个充满智慧的小孩，难道只有在重病的时候，才能让自己的才华、自己快活的生命大放异彩？

子尤并不是一个叛逆的小孩。他和母亲柳红之间的深情和知心，让所有母亲感动，拥有这样的孩子，柳红说她“受宠若惊”。他对老师，也从不出恶语，反而有种种感激。对同学，他更是一往情深，是同学中的宠儿。所以，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一个孩子，会选择如韩寒一样逃离甚至背叛现行教育体制。所以，子尤的命运，就更让我们悲痛！

子尤借绝症而自由，那么，更多如子尤般美好的孩子，却因为健康和平顺，而失去了海阔天空的思想！这是谁的过错？

成年人，应该在子尤的快活面前，感到深深的惭愧……

心疼子尤

朱正琳

就在这样一种黯淡岁月中，子尤却发出光来……他发出的光温暖和照亮了許多人。只有他吃过的苦被一笔带过。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吃苦的时候原是一口一口地咽下去的。

子尤走了，他走的时候星光灿烂。

凌晨3点接到柳红的电话，我们夫妇俩急匆匆起身往医院赶。一出门，只见夜空高朗澄澈，近些年在北京已很少见到这样的天。心念一动，却听见妻抢先说了：“看这星空！子尤上天堂去了！”忽然想起子尤对我说过，他感觉到人是有灵魂的。再抬头，便觉着子尤正从星空向下张望，于是又想起他写的诗句：“我就在这儿，朋友！/在这儿默默地看着你。/我是你心头优雅的风……”

到了医院，见柳红像往常一样蹲在床头，在子尤耳边不停地说着话，仿佛是想趁着子尤尚未走远，把该说的赶紧说了。但听听那些话，却又不像是临别的叮嘱，而更像是平日里在拉家常，只是语气更急切一些，声调略微偏高偏紧。再看子尤，一脸的安详，躺在那里跟睡着了完全没有两样。我于是有些恍惚，觉得生与死的界限也许并不像我们平时认为的那样严酷分明、那样不可跨越。柳红就这样不停地走下去，子尤没准会忽然莞尔一笑就醒了过来。那一刻在场的人，确实没有人真正相信子尤已经死了，也没有人真正相信死了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此情此景让我产生一种冲动，很想附在子尤耳边也说上一句：“子尤，今夜星光灿烂！”

但我终究没那么做，因为那不是我与子尤之间的方式。我与习惯于笔谈，见面时倒往往会沉默相对。我想，那是男人与男人交

往中时常会有的沉默。彼此会心就可以了，好多事都不必挂在嘴上。尽管我比子尤痴长43岁，尽管子尤还没有成年，但我却从来没敢爱护过他，他与我在其中相遇的那个世界，岁月并不重要。

接下来是商量“后事”。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上，哪怕是“生活在别处”的“翩翩美少年”子尤，也都有个“后事”要办。摆满花圈，放上哀乐，让长辈们和同学们一一来“向遗体告别”？子尤会怎么想？子尤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意识到，“后事”也得让子尤自己说了算。子尤是不能开口了，但他的性情是何等鲜明！只要稍微想一想他自己会怎样设计他的“后事”，答案就几乎是明摆在那儿了的。于是有了“烛光、鲜花、诗篇和歌声”组成的送行聚会。那一天，玫瑰花瓣铺满了他的全身，少男少女们围在他的四周念诵着他的诗篇，最里面一圈是他在《悠哉悠哉》一文中激情赞美的那些“女生”，真正是花团锦簇啊！我当时想，他这一走，只怕是留下了一个永恒的青春。

子尤的人生就像花，不能用辉煌来形容，但的确可以说开得十分灿烂。一个充满苦痛的青春硬让子尤“向上帝借支笔”（子尤诗句）来描绘成了一个灿烂的青春。得益于他的表达，这个青春已然永驻。这当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笔下生花”，因为笔是上帝的笔。事实上，子尤是发现并展现了生命在苦痛中的价值。毕竟，上帝是不会借支笔助人呻吟的。

然而，留下一个永恒青春的子尤却被病痛夺去了生命。看着灵床上他那张依然充满稚气的脸，我意识到，那个曾经像男人和男人一样与我相交的子尤已经走了，此刻占满我记忆的只有一个孩子，一个我一直没有好好爱护过的孩子。我的心于是开始很迟钝地疼，并且缓慢地、一点一点地在加剧。

心疼子尤。最心疼的还不是他的早逝，而是他小小年纪竟然吃了那么多的苦，病痛曾经百般折磨过他的身体。有时候看着他躺在

病床上，那么安静，那么柔弱，一双单纯善良的眼睛会让人想起一头温驯的小鹿。他忍受过多少身体上的痛苦？“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乐”，一年多以前他自己做的这个总结，除了“十分快乐”一项以外，其他数字都早已被突破了。而且，还有更多让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不适、不便与尴尬，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每时都在烦扰着他，琐琐碎碎，不足与外人道。尤其这最后一个月，血色素、血小板、白血球三项指标同时大幅降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缺血缺氧缺蛋白，要什么没什么，他到底会有多难受？

一年多以前我采访他时，曾问过他疼痛的时候怎么办，他回答：“那就捱着呗。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都是磨炼。”后来在说到女生们并非抱着同情心来看待他和他的作品时，他又说了：“要是我躺在床上哼哼，她们只能抱着我说，忍住啊忍住啊。幸亏我给她们的印象不是这样的。”是啊，只要有一点喘息之机，他就喜欢把病痛变为趣谈，他有这种精神，也能从搜寻准确和机智的表达中找到乐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大概见识了痛，才知道笑的珍贵。”还有，他也明白用这种方式可以安慰他的家人，他心疼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妈妈。两年多卧病在床，他长大了，懂事了，有时候简直是太懂事了！

心疼子尤，还心疼他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中处于弱势。他自己说他在3个方面是弱势的，一是他被划归“患了绝症的病人”；二是他被划归“低龄写作者”；三是他被划归“单亲家庭的孩子”。因此，他不得不忍受来自成人世界武断而且时常是缺乏善意的“心理分析”。

回想子尤生病的两年零7个月，930多个昼夜中究竟有多少个灿烂的日子？但就在这样一种黯淡岁月中，子尤却发出光来，他消耗的是怎样的一种能源？到他的博客上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他发出的光温暖和照亮了許多人。他的博客干净美好，也像一个“童

话房间”。他在那里讲着他的故事，那是一个尽情展示青春、展示生命的童话故事。只有他吃过的苦被他一笔带过。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吃苦的时候原是一口一口地咽下去的。

“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子尤留下的这最后一句话回荡在星空中，让许多人都产生了把故事接着讲下去的冲动。在我的想象中，这个童话故事的收场应该像安徒生的《海的女儿》那样：

现在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因为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人鱼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

海的女儿后来飞到天空的女儿那里去了。

到子尤博客上去看，几乎所有留言者都和我想一块了。他们虽然没有说到安徒生，但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天堂。因为子尤，我已经相信灵魂和天堂的存在，而且还相信子尤一位“博友”用英文诗句代子尤说的：“天堂就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不会去得太远。”因此我觉得，子尤另一位“博友”的说法才是这个故事更为真切的收场：“也许这会儿子尤正悠闲地坐在天堂的电脑桌前，看我们给他的留言呢！”

写于2006年10月27日子尤去世后第五天

原载于2006年11月1日《文汇报》

自由地登了顶

杨晓光

前天上午，复兴医院门前便利店的鲜花柜台前，买红玫瑰的人们排起了队伍，他们素不相识，只是因为要给少年子尤送行而聚在了一起。我第一次知道子尤，是去年夏天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报道，说一个得了绝症的15岁北京男孩就学者周国平的《妞妞》写了些不同意见，认为他放弃治疗自己得了绝症的女儿，对那个孩子是不公平的，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机会。我严重地同意子尤，站在孩子的角度，这观点是犀利的。

和一个同行说起这事，觉得这小男孩有意思。这同事说：“正好啊，我可以找到这小孩的妈妈。”于是，我开始游说记者曾鹏宇（因为他做过上海的癌症作家陆幼青的采访），希望他来采访这个正在经历生死并且思想犀利的孩子。当时我是在本市新闻版做执行主编。曾鹏宇的采访过程是曲折的，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文章付印的当晚，他快把我和编辑于晓蓉折磨死了。先是下午子尤新书《谁的青春有我狂》的发布会5点半才结束，然后是堵车。曾鹏宇连饭也顾不上吃，3000字的稿子夜里快11点了才像羊拉巴巴一样一截一截地发上来。

照排机前，其他各新闻版都进入终校阶段，就我们这个版还是“毛茬儿”，一会儿电话，一会儿上楼去催，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删减。有个同事拿起我们的版面看了看，问：“这个先进人物的事迹是上边要求做的？他是需要社会资助吗？”我一下没了底气，决定先不把这个“噩耗”告诉曾鹏宇。

这天，这个版的付印时间晚点了。领导问我原因，我只好说稿子来得太晚，领导说，是很重要的稿子一定要等的吗？我不知该怎

么解释。

我跟每一个同事都去讲癌症和孩子？和这样一个特别的孩子？子尤，他没困难需要别人帮助，他也不需要大众关注，他就是个虽然被捆在病床上却仍然自由飞翔的孩子，就这么简单、纯粹。

曾鹏宇那晚的状态非常“进入”，记者在这种状态是能出好活儿的时候。他甚至主动要求写一篇“手记”，一定是他有感而发的点睛之笔。

我只是告诉自己，硬着头皮也得坚持。

第二天，我拿起报纸先看这个版。也许是没有了昨天晚上的忙乱，重新看我们的报道，文字清新、爽快，手记点题，子尤飞扬的神采很亮眼，真不错呢。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样有个性的人物通讯了！2005年7月29日，这是我们报道中的一次登顶。

之后，子尤的故事开始在很多媒体上流传。

幸亏，我们坚持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得癌症的孩子似乎特别多，每个星期我们都能知道一些新的名字。但这个叫子尤的孩子，登了顶，特别应该被记住。

如果死是生的“暗物质”，癌就是健康的“灰记忆”。不得癌很难真正理解癌，不经历死，很难对死有发言权。在一般人的经验里，癌症和死亡是被先验地避讳了的那部分知识，仿佛它们从没在我们生活的阳光中存在过，仿佛那些被它们一下拉走的亲人、朋友们只是幕间退场了，仿佛它们是人这种过客生活串中间的逗号、句号、另起一段，生活还在继续并将继续继续。

又一个朋友被拉走了，我们才惊觉——癌症、死亡是人类的伴侣。我们无法只要健康不要病痛，只要生命不要死亡，就像无法只要阳光不要黑夜一样。

子尤酷爱自由，当他被癌症禁锢的时候，他选择与癌症相处的

办法是把癌症当作上帝的礼物，他说：“一个小孩如果太优秀了，上帝不知道该给他什么，就把癌给他作礼物。”在生死往来之间收获极限体验，前往没有退路的登顶，是他病后的生活。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精神上的优越。他看过我和几个同事几年前写的关于一个16岁癌症少女张穆然的书《与死亡对视》，他并不欣赏，说我们是成人的无力。我猜想他是认为我们并不具有真正理解张穆然的能力。他说的很可能是对的。

我现在想，癌真的是上帝给予尤的礼物。他被这礼物压在病床上，再也不用去学校，不用参加考试，参加排名，不用背诵，不用填报志愿，分尿管不着他了，于是，他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他真的自由了。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些千奇百怪的创意，那些诗情画意的文字，都随毫无遮挡的青春激情而尽情挥洒，成就一片灿烂奇观。

有多少孩子的天性发展有这样的机缘？有多少孩子有这样的运气来展现才气？

因为自由，子尤登了顶。

我们大多数人经常是在泥地里跋涉，照顾好自己心灵的生活不是我们的习惯。好在，我们还能够欣赏，为那些轻盈自在的灵魂骄傲地飞翔，去探索那些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够着的奇异梦想而鼓掌。

原载于2006年10月26日《北京青年报》

依旧翩翩美少年

朱春标

现在，这16岁的生命厌倦了苦痛，停止了吟唱，你一口气饮下我们带给你的爱，便转过身，离开我们跑了。

10月22日下午3点多，接到编辑的电话时，我正收拾行李准备去青浦开会。她哭着说子尤今天凌晨2点去世了，下星期二在北京有一个追思会。我恍惚着说了一句下周二我去不了北京。挂了电话后我怔了一阵，才想起该打回去那个电话问几句柳红大姐的情况。

在清冷的凌晨2点，漆黑的四周里，我想不出她一个人是怎样守着绝望的心灵……

你生命中的一天半

坐在去青浦的车上，呆望着窗外模糊的暮色，眼前闪回着子尤俏皮的模样，眼泪不由要掉下来。子尤，我为你流过两次泪。上一次是2月14日，在机场和你通话时，你说情人节，老天送了个大礼物——得知你血小板升至三万七，觉得你和母亲终于在困顿中挣扎出了一线光明，之前所有的努力显出了意义。当时在去深圳的飞机上心情激荡不已，可惜随后的复查证明这是医院的失误。现在，这16岁的生命厌倦了苦痛，停止了吟唱，你一口气饮下我们带给你的爱，便转过身，离开我们跑了。

你曾在博客文章中形容自己就是一个易碎的杯子，被往地上摔了一年半，你一直保护自己不被摔碎，或者只是掉了个角。今

天看见这满地的碎屑，碎的不仅是这个杯子，也是杯中那么多爱你的心。

屈指算来，认识子尤和柳红大姐其实刚过一年。地域间隔，纵算有工作之便可以差不多每月飞一次北京，每次我们总是胡聊3个小时， $12 \times 3 = 36$ ，原来我就只抓住了你生命中的一天半。这一天半曾带给我许多快乐，我想你也感到了快乐。现在我只有以倾盖如故来纪念这一天半了。

金子般的少年

生命中的缘起实在是奇妙。2005年7月在《文汇报》读到那篇《金子般的少年》后，我就莫名其妙地被你打动，几经搜索，终于在网上找到你的邮箱并联系到你。你回了信，但这样的信你一定收到过许多，所以回信无甚特别。

第三封信时我提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句话好像打动了你，你欢快地回信“快来吧，我等着你”，可你是个小迷糊，问你地址就说北大校医院就在北大里面，似乎要让我做地毯式搜索。

我第一次在北大校医院看到你，很是沉静，一副乖乖的样子，也没有看到你妈妈说的一副特别爱笑的模样。挺逗乐的是吃饭时让你在书上写句话，于是你煞有介事地沉思良久，终于落下3个字：谢谢你。

感觉我是贸然闯入你生命中的陌生人，不速之情也是一种负担，所幸这种陌生距离渐渐消弭，你能和我说的话也越来越多了。

看你惟妙惟肖地学着郭德纲和他两个徒弟的动作及腔调；听你一身兼任男女声地哼唱《剧院魅影》的旋律还连带着过门；你每次接到我的电话总是喜欢先哼哼哈哈妄图蒙混，然后在我的严厉追

问之下才叫声叔叔；你系着蓝色的头巾，穿着那件淡绿色的中式长褂子，坐在钢琴边弹唱着你的《秋雨沙沙落》；你皱鼻翘嘴撇下巴表演你的夹筷绝技；你因为妈妈说漏了一件让你大失面子的事，而气得耍赖冒称心痛了；偷看到你的杂记本上写着“我长得好看，写字漂亮……”你的那篇谐文《我的屎尿屁与我的“小鸡”崇拜》我也先睹为快；你会故意夸张地说着“我们很想你”之类的话……

那个书名《谁的青春有我狂》给你贴上了一张“狂”的标签（我更喜欢你提的“我是翩翩美少年”），尽管你再三解释，还是被人不由分说地定格为“狂人”。可是我在这一天半里，却怎么也没觉察到“狂”的痕迹。你就是一个慢性子的、善良幽默的16岁少年而已。

少年心性

最近一次去看你时，柳红大姐说：“大人里面他现在和你比较亲近。”我听了也很开心。

少年心性，你受不得别人的曲解。我临走前和你说：“不要过多理会那些败草般的流言，时间能证明一切。比如10年或20年后，那些败草早已是被风吹远了的灰尘，而努力一定会让你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你点着头赞同我的想法。

未想那一面后，如今已是阴阳相隔了。原本打算10月份带着行行来北京的，他从一开始就好喜欢和你讲电话，叫你“子尤得得（哥哥）”，可9月20日后你开始身体不好，就想着过一阵总有机会的，如今却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的博客写到《生亦漂亮，死亦漂亮》戛然而止。这是在写你自己吗？子尤，你就是圣·德克旭贝里写的那个小王子，这人世匆匆一遭，终于要回到你的小小星球。

忽然又想起张抗抗的那篇《牡丹的拒绝》：

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

子尤，你跨越了萎顿和衰老。只是从今往后，春夏秋冬，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

2006年10月25日

原载于2006年10月30日《财经时报》



2005年9月6日，朱春标来北大校医院探望子尤。

李敖：天不假年，但子尤活出了自己

朱玲

一个是历经沧海的老男人，一个是英年早逝的16岁少年。昨天下午，台湾知名学者李敖，通过本报的专访电话得知了子尤的离去。回忆起2005年9月21日中午两人在子尤病房约为10分钟的会面，一身傲骨的李敖感慨“见得值”。李敖自称达观，虽言“对生命的来与去，不多愁，也不善感”，却依然对记者道出“天不假年，以后的才气看不到了”。如今，欣赏子尤“把生命活到极限”的李敖，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两次嘱咐记者，委托本报把他的问候转致逝者的母亲。

对子尤写给自己的信，李敖至今“怀恨在心”

据李敖回忆，去年来北京的前三天，好朋友何飞鹏给他转来子尤的信。“看了以后，觉得这位小男生很有才气，而他对疾病的态度很了不起”，念及“正要去北京，所以就决定去看看他”。子尤在信里说，“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这让李敖“怀恨至今”：“当时我很气愤。”

2005年9月21日，李敖在结束了上午在北大的演讲后，去北大校医院探望了当时15岁的子尤。初见1米81的子尤，李敖第一句话便惊叹“我没想到你这么高”。当时，子尤还和他开玩笑，“看来要著作等身，我比你要困难些”，并戏称“在我这个年龄，我已经超过你了，因为我得的病比你多”。

昨天提起那次拜访，李敖回忆，“当时祖母不在，但祖母的字挂在墙壁上。字是很好，但是临摹古人的字。我就觉得还是自己的

字比较好，但没有当场明说，只是私下里小声告诉了子尤：‘我觉得我的字比她好，就因为我写的是自己的字。’”

那天，两人互以自己的书相赠，李敖送给子尤的是《教育与脸谱》，扉页上题着“目有余子尤其是你”八个字，将子尤的名字嵌了进去；子尤送给李敖的是《谁的青春有我狂》，上面写有四句话：“你也曾青春似我，我也会快意如你；谁敢喊：虽千万人，吾往矣；谁又将两亿年握在手里。”

一直不后悔见上一面，尽管以后再也没见面

昨天提起子尤，李敖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非常优秀。他写过一篇我和他见面的文章，是很有才气的小朋友。”对子尤辞世，李敖自称达观：“孔子言仁者寿，力称颜子之仁，而颜反夭。英年早逝，也是历史的常态。对于生命的来与去，我不多愁，也不善感。这一切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象。”

这时，李敖要《北京青年报》“代我问候他的母亲”：“他很能充分地利用生命，顽强地把生命活到了极限。”言及此，他禁不住感慨：“以他的年纪，表现出来的才情以及意志，是很稀有的。但天不假年，以后的才气竟看不到了。”

李敖告诉记者，自己和子尤只有一面之交，“以后没有什么联系”，并称“见过人之后，才见其书”。

说起往事，李敖说：“那次北京之行，我见过不少人，也选择见了这个原本素昧平生的少年。一切别人的好，我总能联系到自己的好上来。他没觉得我去看他很难能可贵的，而我却觉得自己去得值。我很佩服自己的眼光。”这时，李敖再次嘱咐记者代他问候子尤的母亲。

子尤曾这么说李敖：“我就像李敖爷爷一样，不随便崇拜人，我

只是欣赏他，将他的人生铺展开来，让我知道，人也可以这样活着。他做了我们所不能做，说了我们所不敢说，他的人生是精彩的和痛快的。其实李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就是他自己。”而昨天李敖提及子尤，说道：“他的生命很短，但他活出了自己。”

原载于2006年10月25日《北京青年报》



2005年9月21日，李敖到北大校医院看望子尤。两座“高山”终于见面了。

[附录]

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子尤给李敖的信

李敖爷爷：

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56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在奔波流离，逃难去台湾的路上。

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在《李敖回忆录》里看到写马占山的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我在书的目录一页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3月27日读完，其间发烧严重，几次停止，今天趁两手不输液，看完最后一章，看完忽出一语：“浩浩荡荡。”

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看，感觉很爽。我只要关注上一个人，就会努力了解他，见识了您的有趣后（我是最喜欢有趣的人），我想到应该给您写信，问候一下。去年3月份，我被检查出胸腔长了一个肿瘤，且为恶性，之后就是漫长而让人回味的治病过程，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我是在《李敖有话说》开播后不久就发病了，所以可以说，您

的挥洒伴随了我的整个生病过程。化疗时，病房条件好，有电视，每天看您的《李敖有话说》是必不可缺的。电视里，您指手画脚，以嘴为刀；电视下，我在病榻上读书，以笔为刀。

我觉得咱俩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您也是做过手术的人，但永远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也如此。您总在电视上时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字，说它“一级棒”，但我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所以我们家人的字已不是“一级棒”能形容的了，而是一家子“超级棒”！

《李敖回忆录》里对教育的议论我很有体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作，采访身边的朋友，对初中三年做总结，虽然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半，但对它的厌恶之情却时刻闪耀心头。您在残存记忆里，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那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教育也比台湾好，但现在我要对您说，我们的学校生活是恐怖的、可怕的。我所指的恐怖、可怕，更多是说，学校将我们的思维禁锢，塑造成一个个听话、认真的考试机器。

北京的学校与您那时大不一样，除了我们也会有初恋情人，也会有自己的“张敏英”，其他的没什么相同之处。老师呢，当然负责任的居多，但不会在课外带我们念古文，念无聊的课文倒是很多。这样日复一日学习课文的结果是，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优秀的文章，也不会写优秀的文章。您在电视里，遇到自己写的好文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念给观众，那是真诚地欣赏呀！要是课本里能多来些您那样优秀的文章就好了。我真希望您在牢里给女儿的那些信是我们的教科书。

考试作文培训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字句与冷冰冰的人，没有感情，没有感情！这是多么可怕呀！生病后，我偶然参加了一次题为“爱的教育”的作文比赛。那时我身体极差，心想自己写作这么好，没参加过比赛怪可惜，也不知道别人的写作程度怎样。抱着

这种态度，我往他们的邮箱里石沉大海地发了两篇，有一篇得了个三等奖，奖品是获奖作文集成的一本书。遍视全书，那些作文是怎样表现“爱的教育”的呢？多数都是些发现一只病猫，带回家养，最后猫死了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爱！没得奖的那篇与我的得病经历有关，我猜想它没被选上的原因是，考官们看了太多虚假编造的作文（据说高考作文会出现许多死了爹妈，自己有病的内容），这回看见我一个真的，还不太相信。

对我参赛作文的评语很给我启发，那就是我的作文有冲击力。其实冲击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写作不就是为了震撼人心吗？可平时，考官们要的不是有冲击力的挥洒文章，而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有满分。

老师给我毕业卷子做，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讲述自己人生中的潮汐与浪涛，与海底中蕴藏的珍珠”。正好我经历丰富，有可写的，我的一个文学好友写了一场足球比赛，那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

在北大住的这几个月，我很有感触，很想提笔写它。在这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一群人总在特定的时间练怪怪的功，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总在树林里认真地念英文，念得很差，却让我感动；有个总是坐在未名湖边的人，将给过路人画画当成自己的职业，虽然我们觉得他画出的人长得都差不多；路灯下，有个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用压变形的声音朗诵话剧，情景异常诗意……这样有趣的风景还有很多，我坐在轮椅上由妈妈推着走，恐怕也成了校园风景。

我的同伴们正在为中考（升高中考试）结束而庆祝，今天看电影，明天去海洋馆，当成绩公布时，几人欢喜几人愁。我走出学校快一年半，养了一年半浩然之气，生活与他们有很大不同。您可以大胆而自信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最佩服的，心里

很向往那种“世界尽在我手中”的气魄与境界。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的世界尽在学校手中，老师手中，家长手中，分数手中。

我知道您写过一本《教育与脸谱》，一直想找，但是好像我们这儿没有卖的。另外，顺便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像写《胡适评传》这样的书，您要等多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工作呢？

李敖爷爷，我想，您大概该安心歇下来写一些作品了，写一些传世之作，您的身影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丰碑，您的作品呢？既然国民党是那样丑陋不堪，您也不必将一辈子花在上头，那样岂不是太亏了？

我要出书了，到时候让您看看年轻一代的生活与思想。写这么一封信，是一个小北京人在跟一个老北京人谈天。52年前您给钱穆写信，如今写信问候的变成了15岁的少年，收信的是个70岁的老爷爷。时光如梭，您那传统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的身影在我这一代恐怕是找不着了。我们看不见值得尊敬的饱学之士，固然那些饱学之士仍能被您挑出弱点，但他们至少饱学；而我们不饱，我们很饿，我们只能崇拜唱歌的，熟练记忆着满是语病的歌词。同学中也有人忠实地看您的电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让思维开阔，让眼界开阔，让人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自由地思考。

这封信我写了好几个月，想到什么事就写，所以拉拉杂杂。之所以将想到的都告诉您，是因为我信任您，您是一个有亲切感的英雄。我相信，喜欢孩子并愿意与之交流的大人，是真正聪明的人，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人。信就只写这么多，算是表示我对您的尊敬。

子尤

2005年7月10日于北京大学校医院

那个时刻，星空灿烂

朱嘉明

子尤是在北京时间上周日凌晨两点多，结束了他在人间16年的旅程。那个时刻的北京，夜空晴朗，星光灿烂。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子尤的下一个旅程，定会在天国之中，而每一个闪亮的星座，都会是他的驿站，因为他会继续写作。

子尤是天才，子尤崇尚天才，子尤自认为是天才。天才在子尤那里不等于才子，才子充其量“需要抖搂、显摆”，而天才则是“内里藏金”。多重的话啊。子尤就是内里藏金。他留给我们的，他让我们反复琢磨的，都是不生锈的、沉甸甸的语句——“北京城，/你这苍老的风”。

当才子易，当天才难，当有博爱之心的天才就更难了。子尤的那种博爱之心会令人们的良心感到震撼。这在他的那篇《让我心疼的姐姐和〈姐姐〉》中显现得淋漓尽致。在博爱的胸怀里，“瞎姐姐”有被疼爱和爱的权力；在博爱的胸怀里，永远不存在对“尘土中爬行的那种甲虫”的鄙视。中国有十几亿人啊，为姐姐哭，为姐姐心疼，为姐姐生的权利辩护，为姐姐写了那么多字的，只有子尤。子尤说过，他“想象自己拜访这个同年同月生的姐姐”的场景，并会与姐姐“海阔天空地交谈”。如今，那个让子尤心疼的姐姐，会在天国里，给子尤弹一支又一支的钢琴曲。

和子尤接触，还常常会感到，伴随他的博爱之心的是同情心，以及对仇恨的摈弃。2002年的夏天，子尤和我在罗马、庞培、西西里岛之行中，一起写过诗。去年圣诞节，他在送我的《谁的青春有我狂》的扉页上说，最喜欢我的诗句是“那破旧的石坑，定然躺过相爱的情侣”。我想了很久，爱，是子尤生命的基石。

如果说子尤是一个“内里藏金”的天才，如果说子尤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少年，那还并没有真正理解他。子尤超越了人生最大的课题：直面死亡。以爱为生命基石的子尤，怎能不时时刻刻热爱生命和生活呢？在他一次又一次徘徊于生与死的门槛内外，怎么会有求生欲望呢？然而，他实实在在地、平平静静地、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死亡。在生与死之间能够有随想的人是不多的，把随想与幽默感交织在一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子尤是一个。

对死亡有充分的想象力，对生与死有深刻经历与思考的子尤，当然会在他的生命中，思考过灵魂问题。这正是宗教的，其实也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虽然在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为正统的环境中长大，子尤却相信灵魂，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会飘浮在虚无的世界，会有光明在前面。但是，对于灵魂的归宿，子尤没有找到结论，因为子尤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也无法让他设想的“投胎转世”符合现实逻辑。但是，这并不妨碍子尤最奇特的想象，他思考灵魂、自然和现代化的关系，他推崇古代，那时候的人与自然贴得很近，灵魂得以升天，而现代化的最大代价，就是人与自然的分离，灵魂不能升天。“我选择快死时去西藏，到雪山，赤身裸体。”多了不起！子尤生前无力做到这一点，我多希望他的妈妈和家人如其所愿，让他的骨灰与喜马拉雅山相融合。

窗外，小雨蒙蒙。几年前也是这样，我和子尤母子二人也曾在一个小雨蒙蒙的傍晚漫步在维也纳的石子路上。我爱子尤，想子尤，也哭过子尤，但更多的是惆怅。我曾经想象过，在自己很老的时候，与一个成年的子尤交谈、切磋、对诗。如今，这个想法在今生今世已不再可能了。

2006年10月24日于维也纳



架在生死之间的永恒的桥梁

柳红

真的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子尤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00天了。100天来，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繁星布满夜空的时候；在北京、在他乡；在山间、在海边，他都在我心里、在我眼前、在我怀中、在我背上。

100天来，作为妈妈，作为子尤的妈妈，我一直想为孩子做些什么，为子尤做些什么，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比如，如何设计子尤的墓碑，如何帮助癌症小朋友，如何联络和我一样承受丧子之痛的妈妈……但是，最让我不可抑制、急于想做的一件事，是要编一本子尤的诗文集。编子尤诗文集，并不意味着我简单地认为儿子是一个诗人，而是因为，子尤的诗文概括了他走过的心灵历程，反映了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感受，也是他与世界的对话。这个世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有天上的云，有空中的鸟，有窗外的树，有春天的花，有北京的风，有他走过的山山水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感受，一种来自他的诗行之间、字与字之间，力透纸背的一种精神的凝结。他的很多诗是我纪录下来的，我也不止一次地读过。但是，今天，当我重新阅读和编辑这些文稿特别是诗作时，我仍然受震撼，仍然有新的发现。

还有，我感到孩子们需要诗。记得子尤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我推着轮椅中的子尤行走于校园之中、未名湖畔，每天看见北大附中的学生穿行于校园。有一位同学曾经站在子尤的轮椅前，摇晃着身体一个劲儿地说：“你的诗写得太好了！太好了！”看到子尤在《艺术人生》特别节目“温

暖 2005”中朗诵《给泓给我》，网友到处找这首诗。还有人在《北京青年周刊》上看到子尤的诗，抄在本子上。这样的故事很多。我相信，诗，永远和青春、和无瑕、和幻想、和浪漫、和孩子们有分也分不开、剪也剪不断的关系。

是的，子尤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我视子尤的诗文为一座桥梁，它联结着我和子尤。这是一个奇妙的桥梁，它会随着子尤的走远而无限地延伸，它会在阳光和星光下闪耀，它会在风雨中屹立，它会因为时间变得斑驳，也会留下只有我们母子才能看到的年轮。在我的余生中，我实在需要这座桥梁，这座架在生与死之间的永恒的桥梁。

正因为这样，我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徐晓，因为她是出版业内的行家里手，为这本诗文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感谢我们的小朋友马志明，因为他一直加班熬夜为这本诗文集辛苦工作；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孙涵女士和张兆刚先生——他们都是搭建这座“桥梁”的关键。

当然，还要感谢很多很多亲人、朋友，在过去的日子里，真诚地爱我们，热忱地帮助我们。

2007年1月29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画天·子尤的世界

作者=子尤著

页数=279

SS号=11827605

DX号=

出版日期=2007.2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前言

序·子尤是一首写也写不完的诗&柳红

用自己的颜色画天

命运的琴弦

两个人的奇迹

只为这一刻

好吧！你就走吧！

告别卷发

知道吗我的小弟弟

我们的时代

写给一位刚认识就离去了的姐姐

那时

为中国电影百年留言

如果世界明天毁灭

当你老了

床上的遐想

有这样一群人

给泓给我

捉迷

安宁

罢了，不想她了

我是你心头优雅的秋风

我是谁

献给我永远的

羞涩小男生系列

绘

童话房间

我的梦

我的爸爸是什么

寻觅

低语

定风波

我们的爸爸死了

青门饮·谈《卡门》

苏幕遮·嵌词牌

清平乐·春光

相信未来

老鼠与青蛙

赞一位女艺术家

生日

血色的黄昏

莫扎特咖啡馆

欧洲之旅组诗

在广西叠彩山

希望

心的感伤

雪（二首）

十一年

梦幻

闲情偶寄诗二首

冬

赞陈真

无题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

伟大的诗人都有一颗童心

我的诗歌是有“脾气”的

诗歌就是我头脑里的“童话房间”

真正的诗，从不服务于现实

杂论：疾病与女生——我享受不尽，每日高歌着她们的名字

字

[附录1] 您赞赏的是整首诗呢，还是我引用您的那两句？——子尤与北岛的通信

[附录2] 小诗人的勇气、良知和沉痛感，都足以为我师——子尤与邵燕祥的通信

子尤的奇异之旅

尤其是那般红

是喘气也是传奇，是经历也是精力是病床不是冰床，
爱点滴也是点滴是医院也是意愿，是医生也是一生是血液
也是学业，会痛哭不会痛苦是病痛不是病童，爱生命才是
圣明 [附录] 天高任你飞翔（文珊）

生亦漂亮，死亦漂亮

永远的子尤

痛悼子尤（邵燕祥）

我与子尤（陈玉明）

与青春同行（李小雨）

青春必须燃烧（王一方）

愧对子尤（李泓冰）

心疼子尤（朱正琳）

自由地登了顶（杨晓光）

依旧翩翩美少年（朱春标）

李敖：天不假年，但子尤活出了自己（朱玲）

[附录] 九死一生，十分快活！——子尤给李敖的信
那个时刻，星空灿烂（朱嘉明）

跋·架在生死之间的永恒的桥梁&柳红